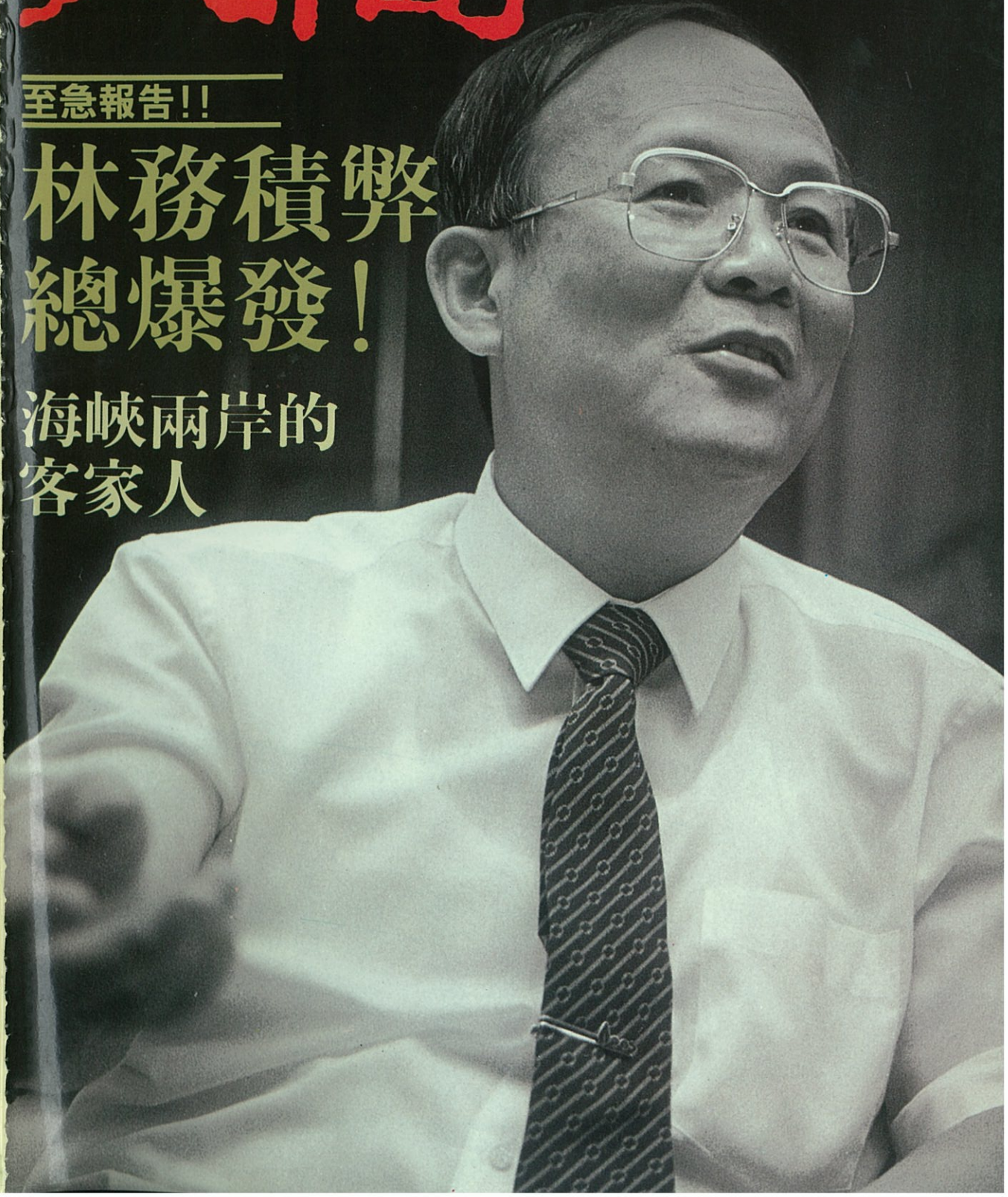


人間

至急報告!!

林務積弊 總爆發!

海峽兩岸的
客家人



FUJICOLOR



記錄就是富士

就像生花妙筆
富士軟片記錄永恒

生動的記錄
不是筆墨的專利
鮮明的記憶
也不只單純的在文字上飛揚……

將生命最美的故事
盡收眼底
富士軟片，正是真實記錄的最佳詮釋

富士彩色軟片

HUNG CHONG
代理商
恆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台北市吉林路20號(02)259-1166(20線)
台中營業處：台中中區文心路三段143號(04)2555123
高雄營業處：高雄市民族一路970號2號(07)3421166

豪邁馳騁·唯KENNEX獨尊

※賀 光男公司股票上市

捷足登高·超越巔峰



鞋面：NAPA PVC
後上片：亮光PVC
鞋墊：毛巾布+POLIYOU+
腳底
中底：TEXON
外底：多色橡膠底

STS-5802G NT\$850 #6-10



鞋面：NAPA皮
中底：TEXON
鞋墊：毛巾布+POLIYOU+
腳底
鞋底：多色橡膠

STS-5808R NT\$1360 #6-10



鞋面：柔軟麂花麂皮
中底：TEXON
鞋墊：毛巾布+POLIYOU+
腳底(EVE)
外底：多色橡膠底

STS-5809G NT\$930 #6-10



鞋面：NAPA皮
鞋墊：可移動腳底
中底：TEXON
外底：RUBBER

STS-7508A NT\$1050 #3-8



鞋面：亮光網布+4m/m泡棉
+32GT/C
鞋墊：佳積布+4m/mEVA
大底：橡膠底

SJG-5881B NT\$620 #5-10



The world is your playground!

肯尼士運動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中縣潭子鄉樂林村祥和路33號 電話：(045)338607-8
台北分公司：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951-1號 電話：(02)7122935-7121362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七賢二路181號 電話：(07)2821809
全省專賣店
台北 隆尊路77號(02)5433256 / 南京東路四段951號(02)7122883
翠華山3號(02)7414784 / 區興路四段141號(02)7063141
台中 中山路83號(04)2264736 / 錦光路62號(04)2220934
雙十路一段6-12號(04)2118017
台南 府前路106號(06)2214072 / 高雄 七賢二路181號(07)2821809



貼上撒隆巴斯·搭上健康巴士

常見的酸痛毛病——
有腰酸背痛、肌肉疼痛、運動碰撞傷痛，請貼上具有消炎鎮痛效果的撒隆巴斯，帶動肌肉活力昂進，帶領您搭上健康巴士向健康道路邁進。



撒隆巴斯

台灣久光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板橋市信義路153號



陳映真：人間雜誌的原點

當代海峽兩岸最具世界格局的傑出作家

人間雜誌，是一種心靈、一種思維、一種祈禱……

而這心靈、思維和祈禱的原點，就是數十年來備受爭議的陳映真。

他是被廣泛的漢語世界所公認的，中國當代最傑出的小說家之一。

在冷戰、民族分斷的時代，三十年來，陳映真的文藝、社會、思想和文化評論，和陳映真的文學作品一樣，

感過普遍視而不見的現實的盲點和冷戰心智，截穿橫行一整個世代的

思想的貧困、捏造與宰制，掀起「日本批判」、「現代主義批判」、「鄉土文學論」、「第三世界文學論」、

「中國結與台灣結」、「台灣大眾消費社會論」、「依賴論」和「冷戰—民族分裂時代論」一個又一個銳利的論題……

陳映真作品集是兩年來人間雜誌愛讀者，爲了更深刻地理解人間雜誌之神髓所必讀，

也是台灣解嚴和民主化時代，迎接一個全面改革、批判、全面再建激進知性的讀者界所必修。

●典藏精裝版 / 書齋普及版

陳映真作品集

全15卷

●陳映真——總校訂

●王拓——策劃

●編輯委員會召集人——高信疆

●編輯委員——姚一葦、尉天聰、葉石濤、王拓、
詹宏志、李歐梵、鄭樹森

《陳映真作品集的四大特點》

1 本專集收集三十年來散見各處的陳映真重要文學作品和評論、訪談文章，以及海內外對陳映真的評論，在高信疆主編、王拓企劃下，經一年多時間編選成卷，是陳映真最完備的作品集。

2 本專集經陳映真親自綿密校訂，是陳映真文字作品和思想評論最準確權威的專集。

3 本專集附葉石濤、姚一葦、李歐梵、鄭樹森、高信疆、詹宏志、尉天聰等名家的總序、分序，作者年表，每卷並有作者照片，資料體例，都很完整。

4 本專集經著名版面美術設計家李男負責內頁以至封面設計，典藏版精美優雅，普及版高尚大方，皆爲書本裝幀美術的秀作。

《第一卷》我的弟弟康雄（小說卷：1959~1964） 130元

麵攤 / 我的弟弟康雄 / 家 / 鄉村的教師 / 故鄉 / 死者 / 祖父和傘 / 貓牠們的祖母 / 那麼衰老的眼淚 / 加略人猶大的故事 / 蘋果樹 / 文書 / 將軍族 / 淒慘的無言的嘴

《第二卷》唐倩的喜劇（小說卷：1964~1967） 130元

一綠色之候鳥 / 獵人之死 / 兀自照耀著的太陽 / 哦！蘇珊娜 / 最後的夏日 / 唐倩的喜劇 / 第一件差事

《第三卷》上班族的一日（小說卷：1967~1978） 130元

六月裏的玫瑰花 / 永恒的大地 / 某一個日午 / 纍纍 / 賀大哥 / 夜行貨車 / 上班族的一日

《第四卷》萬商帝君（小說：1980~1982） 130元

雲 / 萬商帝君

《第五卷》鈴璫花（小說卷1983~1987） 130元

鈴璫花 / 山路 / 趙南棟 / 附錄：從浪漫的理想到冷靜的諷刺 / 附錄：寫作年表

《第六卷》思想的貧困（訪談卷：陳映真印象集） 130元

詩與生活 / 訪陳映真談傷痕文學 / 論強權、人民和輕重 / 溫暖流過我欲泣的心 / 陳映真的自白 / 擁抱生活·關愛人間 / 在山路看雲 / 文學、政治、意識形態 / 陳映真的自剖和反省 / 鄉土文學論戰十周年的回顧 / 由出走談起 / 思想的貧困 / 「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 / 轉形期下的倫理

《第七卷》石破天驚（訪談卷：陳映真採訪集） 130元

人與歷史 / 模仿的文學和心靈的革命 / 相機是令人悲傷的工具 / 鍾楚紅：人·女人·演員 / 用舞蹈向「現代日本」叛變？ / 石破天驚 / 爲弱小者代言 / 「非理性力量」下的科技 / 台灣經濟發展的虛相與實相 / 速寫大陸作家

《第八卷》篇山（隨筆卷） 130元

期待一個豐收的季節 / 現代主義底再開發 / 知識人的偏執 / 關於十三事件 / 答友人問 / 關於中國文藝自由問題的幾些隨想 / 思想的索忍尼辛與文學的索忍尼辛 / 綠島的風聲和浪聲 / 「學院理想主義」的憂鬱 / 兩鬢開始佈鬚 / 我們做的還不夠 / 科技教育的盲點 / 篇山 / 你所愛的美國生病了 / 作爲一個作家…… / 共31篇。

《第九卷》鞭子和提燈（自序及書評卷） 130元

試論陳映真 / 鞭子和提燈 / 懷抱一盞隱約的燈火 / 顛覆而困乏的脚步 / 企業下人的異化 / 一些論爭的參考構造 / 凝視白色的50年代初葉 / 一面嚴重歪扭的鏡子 / 原鄉的失落 / 變貌中的台灣農村 / 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 / 楊青矗文學的道德基礎 / 青年的孤獨和悲哀 / 試論施叔青 / 再起台灣文學的藥石

《第十卷》走出國境內的異國（序文卷） 130元

試評金水燭 / 台灣畫界三十年來的初春 / 試論蔣勳的詩 / 試論施善繼 / 不朽的冠冕 / 試論吳晟的詩 / 試著放下心來 / 釣運的風化與愁結 / 千年古塚 / 不怕寂寞的獨行者高準 / 走出國境內的異國

《第十一至十五卷》爲陳映真政論與論戰及海內外文化界對陳映真的評論目前正積極編選中預定6月下旬出齊。

〈價格及預約優待辦法〉

版別	原價	預約價	節省	備註
典藏精裝版全15卷	3,000	2,400	20%	●第一卷扉頁作者簽名紀念
書齋普及版全15卷	1,950	1,560	20%	●前500套第一卷扉頁作者簽名紀念郵戳爲憑

〈預約期限及出書梯次〉

- 預約期限1988年元月5日至3月5日止
- 第一次出書1988年3月5日，第1、2、3、6、7卷
- 第二次出書1988年5月5日，第4、5、8、9、10卷
- 第三次出書1988年7月5日，第11、12、13、14、15卷

人間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電話：7091920

劃撥帳號：1174647-3人間出版社

●免費預約 / 收到書後收款 / 劃撥 ●請填寫所附免費預約卡寄人間出版社申請預約，不必先付錢 ●第一次出書，台北市訂戶由本社專人送書收款，外埠讀者可在收到書後到郵局完成劃撥手續

購書辦法請撥專線(02)7008113林小姐 〈人間訂戶特別優惠辦法將專函通知〉



日本原裝進口



三共胃腸藥

錠 / 顆粒

- 內含漢方 ● 消化酵素 ● 活性有孢子性乳酸菌
- 制酸劑——、配合發揮有效的相乘效果！



日商三共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分公司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70號 TEL: (02) 394-9121
 台灣總代理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TEL: (02) 381-6740 (04) 255-1870 (07) 221-6096

含活性維他命B₁、B₆、B₁₂、維他命E。

Trimate-E caps.

特利命得-益膠囊

對神經痛、腰痛、肌肉痛
 肩酸痛等症狀的緩解能
 發揮優良的效果。



衛署藥輸字第10080號



吳雪芬

北市衛藥輸字第7501034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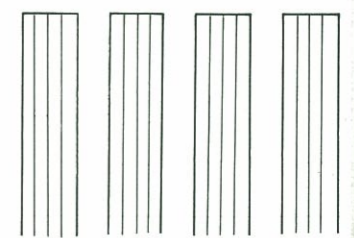


廣告回函
 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北台字第1717號

(本信件郵資由本公司負擔)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人間雜誌社 台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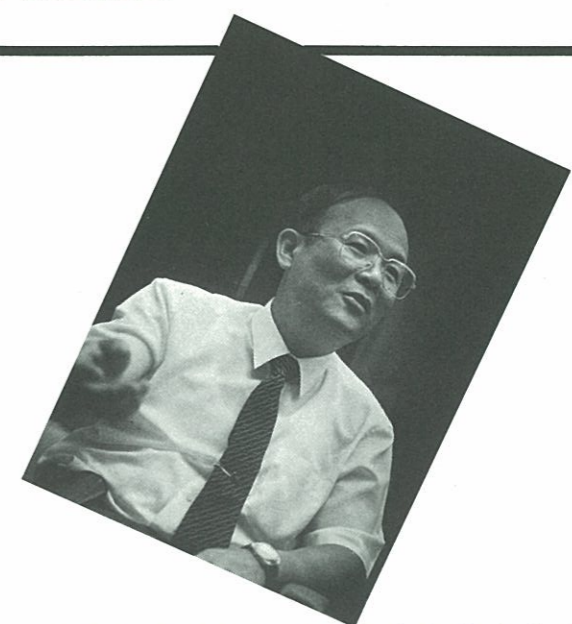
裁切線

送給知心一份理想的新春禮物 訂贈一年份人間雜誌

閱讀人間雜誌的您，一定有一兩個
 心靈最為契合的朋友和貼心的人。
 今年的春節，您能送給這些貼心知
 交最好的禮物，是同他分享人間雜
 誌帶給您的感動、喜悅、驚嘆和沈
 思。

請立刻填寫這張卡片寄給我們。我
 們會立刻把您訂贈的人間寄去給您
 知心的朋友，由您補辦劃撥手續。
 此外，我們還會為您寄一張賀年卡
 給您成為人間訂戶的知友。

謝謝您！



人間出版社：

1. 茲預約陳映真作品集全15卷，
收到書後立刻付款或劃撥。

2. 本人為人間雜誌訂戶，編號_____，
請依人間雜誌訂戶特惠價辦理

3. 本人姓名_____ 電話_____

住址_____

啟者：

茲為我的知友_____先生/小姐，
自1988年元月號訂閱人間雜誌一年，我將
在不日內完成劃撥手續。

我的朋友住址是_____

電話是_____

我的姓名是_____

地址是_____

電話是_____

我是人間雜誌的訂戶，編號是_____

廣 告 回 函
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北 台 字 第 1717 號

(免貼郵票)

印刷品

人間雜誌社 收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裁切線

請撕下，對摺後直接投入郵筒。



發行人 / 陳永善 (陳映真)
編輯總顧問 / 高信疆 (高上泰)

人間

27

社 長 / 王拓
編輯顧問 / 高信疆 詹宏志 蔣 勳
林懷民 吳靜吉 黃春明
郭 楓 尉天聰 王禎和
張照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嘉寶 林俊義
王 鑫 徐國士 韓 韓
馬以工 梁正居

編輯部
總編輯 / 陳映真
文字編輯 / 陸傳傑
圖片編輯 / 蔡明德
攝影採訪 / 廖嘉展 李文吉
顏新珠 賴春標 蔡雅琴
文字採訪 / 藍博洲 曾淑美
王墨林
特約採訪 / 陳 列 林柏樑 鍾俊陞
資料管理 / 李翠瑩
管理部
經 理 / 王 拓
副 理 / 曾伯堯
發行副理 / 廖為民
辦 事 員 / 郭娟靜 戴銀芬
廣告部
代 表 / 陳映三 吳明達
黃曼娜 陳瓊姬
出版部 / 姜靜繪 賴明烈 陳世昌
會計部 / 吳文娜
美術構成 / 蔡雅松
美術協力 / 凌 鈺

讀者信箱

因為只有一個台灣

花了幾個鐘頭讀完人間24期，「嗚咽的二仁溪」讓人既傷心又難過、「教育之愛」的李文淑女士讓人既感佩又溫馨、「青春的火焰」則叫人既驚疑又安慰、「觀光暴行下的蘭嶼」給人的是既氣憤又慚愧……。

「人間」就是這樣：照見了人性的愚昧，也披露了人間的溫暖。儘管一方面不義不公、貪婪愚昧的事件不斷；另一方面懷抱奉獻、關懷、寬恕的人的故事也不停地在傳承。在光明與黑暗之間、在淚水與怒火之間、在無力感與盡其在我之間……；「人間」兩年來告訴我立足的這片土地的悲歡、愁怨和無盡的愛。

作為一個「人間」的信服者、受惠者，我願意義務替它宣傳，也願盡一份微力來支持它！

希望你們堅持初衷、再接再厲，讓這一片美麗的土地因為「人間」的存在，得到更好的照顧；讓更多的人得到感動，成為這一片土地的愛惜者。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台灣。

「人間」的加油者 張敬忠
一封建築工人的匿名投書

希望偉大的人間雜誌，又要伸張正義了，發揚人性的光輝。我覺得有嚴重被壓迫的階級，除了國內，也許世界、生命如古代黑暗，所以我寫信給你們（只你們一家雜誌）來探討人類善良嗎？（指那些人）將有辦法得知。如果你是他們會感到人生快樂嗎？有意義嗎？

也就是建築工人如同乞丐，其尊嚴何在！他們不會抗議嗎？我沒寄上照片，但你看路邊興建中的高樓，差勁的安全設備，是否為了節省時間、材料，懶得弄材料，就不顧工人死活？所以我還寫信給行政

院長、立委（如果不能立法，有政府的工程時也請拜託建築公司給他們「權利」，架設好的安全設備，並善待工人（給他們點時間、材料，巨大痛苦就避免了），我也寫給建築公司工會（也許這才是主要的）。

高高的大樓，卻在搭鷹架時只搭層竹片，表示那會令人恐懼的高度？這樣可以了事嗎？以及單紗罩，紗罩不夠嗎？還見有人在沒紗罩的地方走動。那些建築工人真是現代最可悲的工人。

匿名〈原文刊出〉

退伍軍人人權福利

陳先生暨人間月刊全體大鑒：
您們好，祝康健！

經常在其他種傳播媒體上，見到介紹您和人間刊物的報導，知道您和貴刊都是為奉行人道主義，並力行實踐，在這個功利主義囂上的社會，經守如此，著實可貴，所以我和許多難友都每期必讀，但因是在獄中，不能自去蒐訂，所以常是大家輪閱，也常把好文剪貼。

我是不折不扣的自謀生活退役老兵，單身隨軍來台，自幼遠離鄉園，奉獻青春，以無數的血、淚、汗度過多少苦難，退役後茫茫人海，赤手空拳，奮鬥求存，辛酸不足為外人道。白手起家談何容易，乃卻又以莫須有入獄，心情忿鬱可想而知。然在無奈裡仍自總盼再有生機，以是對有關老兵及近日探親的報導，總是特別注意，也常蒐集，有一大套剪貼及筆記，自以為是很完整了，看了貴刊第23期（76.9.5.出版）才知道，原來我們都是至今尚未公開的1937號「鵬程專案」的掉包品，可是我們在那段期間，何曾知道一點「本土化」的訊息，那天不是都在高唱「反攻大陸」口號入雲？

退役後，良久良久還在寄望著早

一天反攻回去，一直等到今天的兩鬢白霜，更多人恨殺他鄉！這個專案根本就是中國的世紀謊言；感謝貴刊的揭露、報導，如今才真正了解我們那批老兵究竟為什麼在「反攻大陸號角響徹雲霄」裡卻被退了役，並且為何只拿四百塊錢台幣，我相信仍有極多像我情形一般的人現在還不知道，因為從未見其他刊物的報導。

另外，目前「自救」聯誼既已正鬧雙包，自不可靠，誠如貴刊（第23期，頁142）所說：老兵問題只有回歸。所以請連絡或轉告「退伍軍人人權福利會」，他們也許更超然，而能真正「正統」本質不變。從而能真正的為我們人權福利有所促進。謝謝並祈函示行等佳音。

高雄 王璞

24、25集的五勁事件

經過了人間的媒體，方才知悉台灣的分裂，已經劃割了空氣、空間，高雄和台北。

同是繳了稅，有了身分的台灣人，買到的空氣確差別天壤，比起高雄，台北是應該知足了，平常看到台北市區的灰色流體，已經讓人倒足胃口，那後勁的空氣莫非是黑稠濃密的可怕，唉！不用耽心，這只是癌症的「初期」與「末期」之分，終其結果是殊途同歸的。今天「憐憫」的為他們落淚，明天誰又悲憐予誰？這個嘲諷的現代啟示錄，最後竊笑自己的「僥倖」，也附上這個縹渺的祈禱，給衝鋒陷陣的後勁同胞，如果能採信的話。

主宰「公良」的社會，勞您深思呀！

微不足道的高中生

編輯室手札

這一期「人間」，有兩套重要的專題。

第一個專題是「來自台灣原始森林的緊急報告」。根據台灣的林業法規，標高2500公尺以上的原林和斜坡在35度以上的原林，因為砍伐以後再造林不可能成功，明文禁止砍伐。又高山聚水源保安林也禁止砍伐。但是本刊記者在丹大山區的調查，發現有五處標高超過2500公尺，坡度超過35度的原林，在林務局伐木審議文件上被大幅偽造，降低標高和坡度，有的已經砍光，有的正在加緊砍伐中，另有一處高山水源保安林也已砍光！（《為丹大山區森林伸冤》，頁112）此外，在丹大山區有一處林地被人橫加濫墾，全面猖狂地種植高麗菜（參照「人間」第23期第25頁《丹大林區砍伐現場報告》）。林務局的說辭，是林商標地造林，依「造林租約條例」，得在承租林地上，種植少於十分之三面積之果樹。至於種高麗菜，則屬「林務人員勸導不周」所致，已行文飭令改善云云。實則我們的現地報告，顯示造林而兼植果樹只是個偽裝，大片改變地相，濫墾種菜才是真實（《制止枉法、瀆職、濫墾高山原林的黑手！》，頁106）。

單只丹大山區，這兩項本刊獨家揭露的台灣林務重大醜聞，說明了地處深山的台灣原始森林，長期以來，在容易掩人耳目的情況下，官商結托，恣意濫伐濫墾，為我國珍貴原林資源，帶來了永難再生的慘重損害，而林務局猶圖搪塞卸責（《『保證其他林地沒有超限砍伐』：訪問林務局長何德宏》，頁122）。我們強烈呼籲立刻全面禁伐五年，調查全省林地砍伐現狀，追訴一切濫砍濫伐案件的行政和法律責任，也呼籲我省各界民眾起來，立刻制止少數官商破壞和盜竊民族自然資源的黑暗罪行。

另外一個專題，是關於海峽兩岸客家人民的「《海峽兩岸的客家人》系列」。去年底（1987）在大陸採訪的前「人間」攝影記者，訪問了台灣客家人民的原鄉之一，廣東省的蕉嶺縣。他透過報導蕉嶺「個體戶」鍾月招的造磚廠，描寫了蕉嶺風土、民情和客家婦女獨特的勤勞與健美（《蕉嶺客村一瞥》，頁24）並且以圖片故事的方式，報導了在蕉嶺縣中的台灣近現代史名人丘逢甲先生的老家（《丘逢甲的故鄉》，頁34）。我們也特別訪問了丘逢甲的侄曾孫，女作家丘秀芷女士，回憶她的叔祖父丘念台（丘逢甲先生哲嗣）先生（《剖雲行日》，頁40）。我們也報告了苗栗的一家隨著台灣經濟結構一塊兒發展起來的，客家老造磚師



父黃巒松所勤奮、聰明地經營成功的磚廠，跟蕉嶺的客家磚廠，做了有趣的比較（《苗栗巒泰磚窯史》，頁44）。最後，我們對台灣典型的客家社區新埔鎮做了採訪，討論台灣移民史以來，在台灣客家人受到有意無意，在政治、文化、語言、社會和族群認同上遭到的嚴重歧視（《客家：台灣生活中的『隱形人』》，頁12）。這是值得台灣閩、客二系的讀者閱讀的專題。

台灣平埔族，是個神祕而面目模糊的少數民族。廖嘉展的報告，初步為我們顯示了平埔族人民獨特的信仰和民族上、文化上的源流（《我們的家，我們的部落，我們的命運……》，頁72）

這一期，從日本的攝影界，來了兩篇傑出的稿子。一篇紀錄了中國奴工花岡暴動（參見1986年7月「人間」第9期《怒吼吧！花岡》……諸文）的英雄，河南省的耿諄先生，在去年七月間訪日時的感人歷程（《如今，他們可以瞑目了……》，頁86）。另外一篇，是著名的日本報告攝影家，「人間」的摯友樋口健二，在去年九月間被邀請到美國紐約，參加由世界核能被曝受害者、和平運動家、宗教家、非核主義者……所召開的會議，聲討今日地球上核武器、核能發電、核開發所造成的嚴重禍害，感人極深（《團結起來，治癒地球的核能創傷》，頁124）。

此外，我們介紹了創造性地參與生活的著名記者楊憲宏（《一個不只是記者的記者》，頁66）；一個溫柔、無為、卑微地生活的善良的福州老人（《祭清柏無味的半生》，頁96）和一個自發地成長起來的傑出的工運領袖劉珩（《一個溫暖的家，一份安定的工作》，頁52）。

從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組稿構成，您一期又一期看見了我們的理念和熱情。這樣一本雜誌，要求您直接的參與：立刻訂閱、續訂「人間」雜誌。



封面解說：接受記者訪問時，解說林務管理的林務局長何德宏。(王靖佳攝影)

12

《海峽兩岸的客家人》之一
攝影■蔡明德 撰文■官鴻志
客家：台灣生活中的「隱形人」

由於台灣移民史的特殊歷程台灣客家人在語言、文化、社會和政治上受到極不公平的歧視



24

《海峽兩岸的客家人》之二
攝影 / 撰文■鍾俊陞
鍾俊陞大陸攝影紀實①
蕉嶺客村一瞥

梅縣和蕉嶺一帶是中國客家人聚居最為集中的地方，也是今天在台灣280萬客家人的原鄉。

34

《海峽兩岸的客家人》之三
攝影 / 撰文■鍾俊陞
鍾俊陞大陸攝影紀實②
丘逢甲的故鄉

廣東省蕉嶺縣文福鄉澹定村上丘屋

40

《海峽兩岸的客家人》之四
攝影■李文吉 撰文■曾蘆花
割雲行日
訪丘秀芷說台灣丘家

44

《海峽兩岸的客家人》之五
攝影■顏新珠 撰文■藍博洲
苗栗的巒泰磚窯史

52

《人間工人》
攝影■林育德 撰文■王墨林
一個溫暖的家，一份安定的工作

劉珩這樣說：我的人生理想挺簡單而我絕不苟且偷生來換得這份卑微的理想……

66

《創意人間》
攝影 / 撰文■郭力昕
楊憲宏：
一個不僅僅是記者的記者

他學牙醫，搞生理學研究，他當了新聞記者；他寫出一篇篇震動人心的報告；他做出了一般記者十年裡做不出來的事，和發揮不了的影響。

72

《人間少數民族》
攝影■顏新珠 撰文■廖嘉展
我們的家我們的部落
我們的命運…

台灣平埔族人民，就是陳第「東番記」中曠悍、勤勞、淳樸、善良、驕傲的民族傾聽著頭社村一年一度「太上老君」生日祭典中，那悲涼、蒼茫的頌歌，令人思潮起伏…



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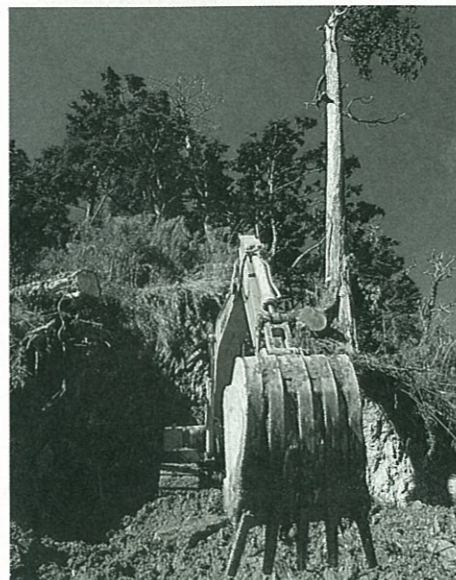
《人間追蹤報告》
攝影■鈴木邦弘 撰文■陳慧如
《如今，他們可以瞑目了……》

40多年來，想到當年死難的伙伴，想到他們留在中國的妻兒親人，寢食不安，心痛如錐……

96

《人間燈火》
攝影■林柏樑 撰文■曾淑美
蔡清柏無味的半生

蔡清柏常常想，趁孀孀還活著，孀孀在，總得再相會一次。光是想像會見孀孀的光景，就先叫他弄得滿眶淚水。



106

《來自台灣森林的緊急報告》之一
攝影 / 撰文■賴春標
制止枉法瀆職濫墾
高山原林的黑手！
租地造林是假，
濫墾林地種菜是真…

112

《來自台灣森林的緊急報告》之二
攝影 / 撰文■賴春標
為丹大山區森林伸慘冤！

122

《來自台灣森林的緊急報告》之三
攝影■王靖佳 撰文■賴春標
「保證其他林地沒有超限砍伐」
訪問林務局何德宏局長

124

《和平人間》
攝影 / 撰文■樋口健二 翻譯■荆果
團結起來，……
治癒地球的核能創傷

反核、和平運動家們，第一次在美國紐約聚集一堂，為共同再造人類和平生存的基盤，跨出了英勇、堅毅的第一步……

135

《副刊人間》
撰文■李黎
1979年以後的大陸文學思潮
—訪問「人民文學」主編 / 作家劉心武

本刊圖文版權所有
未經同意轉載者依法追究

出版者 / 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 / 局版臺誌字第4880號
社址 /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 / (02) 7091920~3
廣告部專線 / (02) 7008113
中華郵政北字第1726號執照
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印刷所 /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 雨辰書報社 電話：(02) 3811897
裝訂廠：嘉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2519704
照相打字：宇晨企業有限公司
電話：7006133 · 7034165



零售 / 新台幣148元
長期訂閱 / 全年新台幣1480元
半年新台幣 750元
歐美全年：(空運) 新台幣2872元
美金102.6元
(海運) 新台幣1900元
美金 68元
亞洲全年：(空運) 新台幣2644元
美金 94.4元
(海運) 新台幣1900元
美金 68元
港澳全年：(空運) 新台幣2404元
美金 86元
(海運) 新台幣1696元
美金60.6元

國外經銷處：
加州：長青書局 TEL：818-2849066
芝加哥：士林書苑 TEL：312-2886565
香港：田園書屋 TEL：3-858031
郵政劃撥帳號 / 1008791-0號
國內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
●國內郵資如有調整，國外訂費將隨調整。
(國外訂費，均含銀行代收手續費)

客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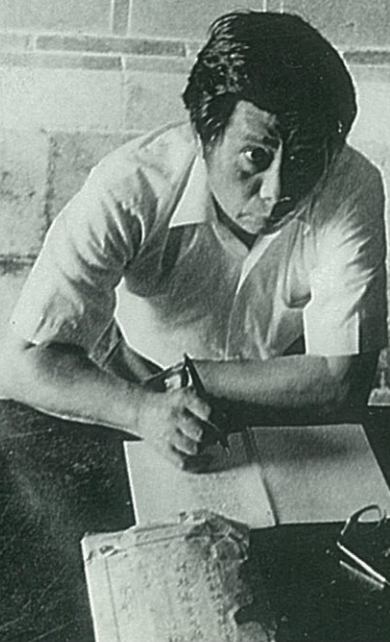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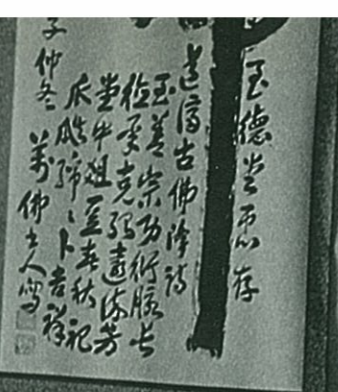
由於台灣移民史的特殊歷程台灣客家人
在語言、文化、社會和政治上
受到極不公平的歧視 事實上，他們在文學、
音樂和學術上有傑出的貢獻與成就
他們有勤奮耐勞、宗族團結，
淳樸磊落的優良品質……

台灣生活中的

「隱形人」

撰文 ■ 官鴻志
攝影 ■ 蔡明德

已故文學家吳濁流故居。牆上掛滿了他生前的字畫，和歷代祖先的肖像。





新埔鎮大平窩的田園風光。

新埔鎮，位在新竹縣內，一座寧靜的客家山村。雖然，距離新竹市不到數公里，卻自有截然不同的風土。

「60年前，這裡人口35,000，現在還是35,000。」鎮上的老百姓說。

新埔鎮中央，只有一條老街。據聞，除了新換了幾塊店家招牌，新埔近百年來的街景幾乎沒有什麼改變。此外，就是少了一條臺車道。「現在已經不再聽見哐噹哐噹的滑車聲音」一位七十來歲的鄉長輩說。

在新埔鎮上轉個圈兒，你會聽到許多奇聞軼事。在我的記事本子上，就有好幾則動人的故事……。

——當年劉銘傳開鐵路，新埔鎮上幾個大戶地主不肯讓地，派人到衙門陳情，硬是不要鐵路。

有一位劉銘傳小時的私塾老師把新埔客家人拒不願敷路的心願傳上去了。從此以後，今天縱貫鐵路，就永遠沒打新埔過。

——錢阿燕，是一位仁慈的泰雅族婦女，在閩、客聯手起來掠奪土地時，來不及逃走，從此，一直住在新埔的「錢家」。在傳說中，她借錢給窮苦的客家人，過節時，自己蒸了好幾層年糕，送給饑餓的客家孩子。最後，錢阿燕無嗣去逝了。

新埔鎮五分埔陳家。



——有一位出身於本鎮的美國醫學博士張紹連，客死異國，10年前回來入殮，燒成骨灰以後又送回美國安靈。

——二二八事變時，擔任基隆要塞司令的柯遠芬，因為曾經下令不准開砲鎮壓老百姓，丟掉了基隆要塞司令的官。事變後，他就蟄居在新埔鎮上，開辦過一期的軍事學校，專門收留流亡學生。

——新埔地方史上，過去有幾個耳熟能詳的大戶地主，叫「石頭舍」、「阿艦舍」、「金球舍」和「阿實舍」。當年和閩南人一樣，客家人也稱呼有錢人為「舍」。稱呼這些「阿舍」們的姨太太們，叫「阿奶」。在新埔的過去，每年一次，富戶請戲班子來唱戲，五、六個「阿奶」被女婢擡到曬穀場上，坐成一排看戲。因此，客家人罵一個人不肯勞動，好吃懶做，就叫他「阿奶」。

——阿霖師是一個無師自通的樂師。他和他的學徒包辦全鎮上婚喪喜慶的吹吹唱唱。這支「新埔音樂隊」，曾經奪得全省冠軍……。

走完整條街，聽著這些野史裨記，對於新埔鎮，就有一個大異於其他採訪現地的印象：「客家老人挺健談，愛說故事，有一肚子訴說不完的故事。」

但是，對於老街的上頭，巍巍然存在著的90歲高齡的新埔小學。在日據「公學校」時代，曾經造就了一位傑出的文學家吳濁流先生。但對於吳老這些客家老鄉長倒是挺陌生的。「他在鎮上創辦過一本『台灣文藝雜誌』，偶爾，到街上來，也只是為了募款辦雜誌。」老人說：「其餘，就不太清楚了。他終年在外面活動，很活躍。」

用祖傳手法，正在趕製豆腐的詹永興。他今年57歲，他們祖先3代都以賣豆腐為生。

一片怒生的野草

山路緩緩地爬高。這天下午，我們拜訪了吳濁流先生的故居地，巨埔里。

舊木門，被他嘎嘎地推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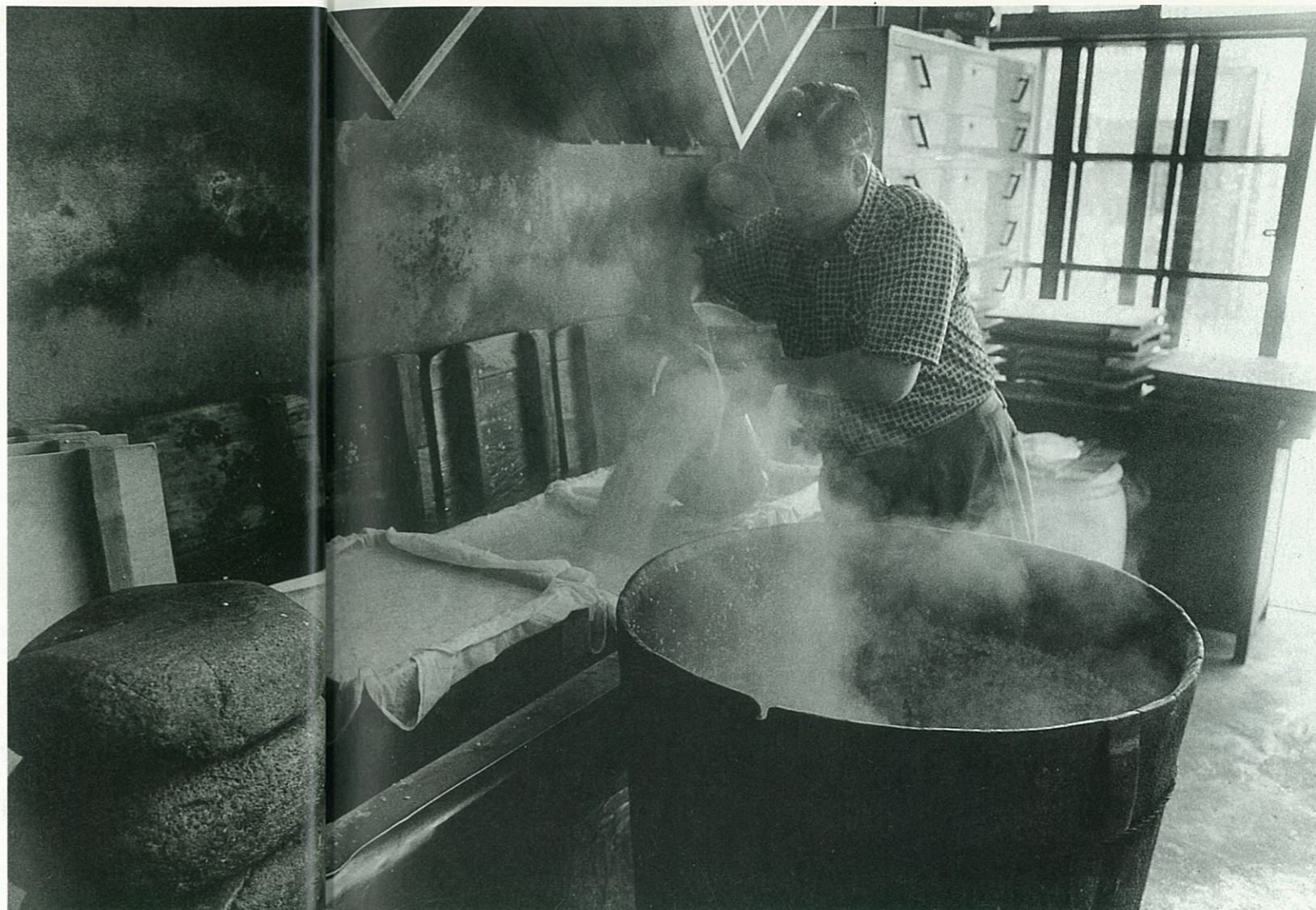
屋裡湧來一陣窒悶的霉味。他怔了一下，睨視著，才大步跨進這間空屋。

他是吳濁流的姪孫，名字叫吳載長。

房裡的陳設已經搬空了。只見一些幽微的光，一片泥地，孤零零地守著什麼。空地上，一張很大的木床，罩在帶有幾分慘淡，幾分悽惻動人的蚊帳底下，積一層厚厚的灰塵。走進廚房，第一眼可以識得出來，從前這兒是大戶人家。現在，灶上卻冰寒了，沒有一絲熱煙。水槽也徹底乾涸了，牆壁上，兀自倒掛著一只黑平鍋子。

「那年，叔公修理房子，打造了許多大書櫃。」吳載長回憶說：「庭前屋後，也都翻土動工了。他想蓋一棟民眾圖書館。結果，書櫃僅完成一部份，叔公就臥病不起了。」

吳載長知道，重提這件往事也無用，但每一回望見兀自留下來的書櫃，他忍不住想說。



屋裡很肅靜，只聽到自己的腳步聲音。從窗口望到後院，一片怒生的野草，無聲地搖曳著。記得，作家楊逵生前也有同樣的感慨，他說：「台灣日據時期社會派作家的史料，已經破壞無遺。因此，總要有人掘一塊地出來，做為社會派作家的史料館吧！」可是，楊逵的宿願畢竟也沒有實現。

這些宿願，使人感到無名的壓抑。歷史的軌跡似乎也在壓抑中滲透了出來……。

在看不見的地方開花……

1900年，吳濁流出生於新埔鎮巨埔里。1920年，台北師範學校畢業，擔任教員20年，記者7年。在「無花果」這本書，吳濁流說：「我雖不願意隱藏在這狹小的世界觀中，卻也無法從中自拔出來。」這個小世界，就是客家人的意識。但他深深銘記著祖父的一句話：「要成為偉人，則非出外不可。」

1941年，他離開故鄉新埔鎮，平生第一次奔往中國大陸。吳濁流說：「眼不見的祖國，……經常像引力一樣吸引著我的心。」但是，踏上祖國的土地，他陷入複雜的、悲愁的立場，跌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離間政策。「在大陸，台灣人總被中國同胞認為是日本人的間諜。……開戰後，日本人再也不信任台灣人，祇是利用而已。台灣人之中有不少是抗日份子，為祖國效命，經常都受著日本官憲監視。」為了逃避這一場災難，匆促地乘船回臺灣。結束了他在祖國短暫時期的記者

生涯。

不料，回到故鄉，他卻成為日帝特務每天跟踪的「中國間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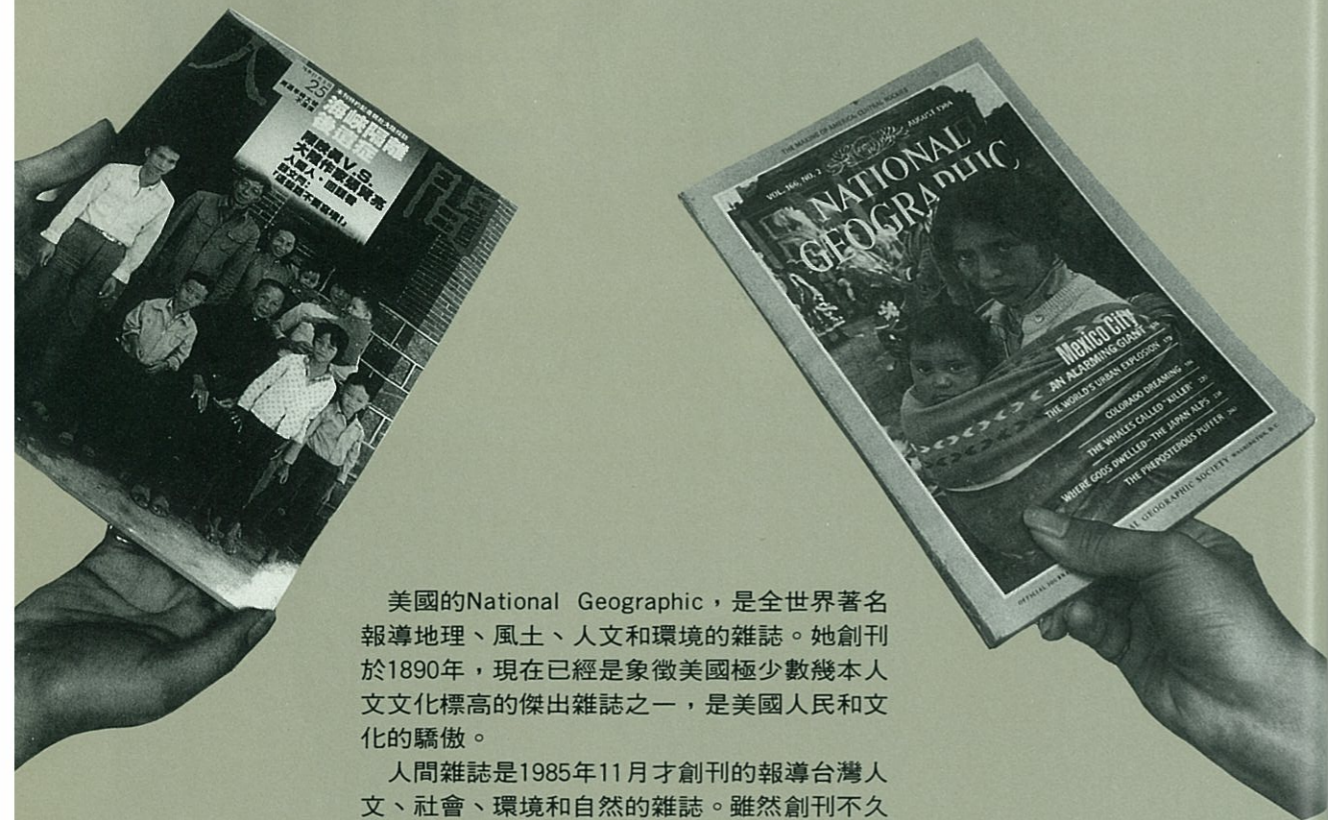
就在這複雜的殖民主義被害者的心情下，吳濁流寫下他著名的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

在人生摸索途中，在祖國贖帶的邊緣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欺凌下掙扎，這一顆易感的心在日帝嚴酷的統治下，他用他的血淚完成了巨作。吳濁流說：「就算無花果一般，在人家看不見的地方開花吧！」

沿街兜售豆花的老人。



美國：National Geographic 中國：人間雜誌



美國的National Geographic，是全世界著名報導地理、風土、人文和環境的雜誌。她創刊於1890年，現在已經是象徵美國極少數幾本人文文化標高的傑出雜誌之一，是美國人民和文化的驕傲。

人間雜誌是1985年11月才創刊的報導台灣人文、社會、環境和自然的雜誌。雖然創刊不久，她的攝影、報導、人文和文化水平，印刷和設計的品質，不但迅速獲致台灣廣泛文化界、工商界的高度評價，也使日本和歐美文化界驚歎讚譽不止。

人間雜誌象徵著台灣反省的、進步的、參與的文化水平奇蹟般的標高。

您的訂閱，是您參與和支持人間雜誌最直接、最有力的途徑。

電話訂閱·專人送書

電話訂閱專線：(02) 7008113

大台北地區專人送書收款！

電話訂閱時，請說明所需期數、收款時間、詳細地址及電話即可。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

人間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電話：(02) 7091920-3

郵政劃撥帳號：1008791-0號



在新埔鎮上市場入口處算命的劉半山。

台灣光復，面對陳儀政府的虐政，吳濁流再次完成小說「無花果」，以台灣民眾蜂起的二·二八事變為背景，以他宏觀的歷史視野，去吟味、台灣苦味的命運。在那個歷史被全面扭曲的年代，吳濁流文學呈現了反帝，反官僚的色彩，留下了一個道德、見證。而新埔鎮正是孕育和生產了「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的搖籃之地！

歷史的歧視

從鴉片戰爭粵民起義，中法戰爭馮子材扼守諒山，一直到台灣割讓日本，唐景崧宣佈成立「台灣民主國」，劉永福黑旗軍、陳阿榮南投事件，羅福星大革命宣言書，張火爐大湖事件，李阿濟關帝廟事件，賴來東勢角事件，姜紹祖北埔事件，以及台灣最後一兵一卒的武裝抗日「林少貓事件」。……在這些抗日反帝的農

民蜂起中，客家人無役不與，做出重大犧牲。除此以外，在五十年代初，政治肅清運動中，「客家人的犧牲佔台灣全島高達¼的比率。」一位客籍綠島政治犯這樣說：「其中包括竹東水泥公司案，苗栗三彎案、龍潭三水案，桃園南坎案，新竹義民中學案，銅鑼石油公司案，以及頭份、中壢、觀音、新豐、關西等地區。」很多客家青年受到追捕、起訴與處決或監禁！

然而，在福佬沙文主義——台灣分離運動的宣傳中，客家人卻受盡歧視和污辱。當記者在新竹採訪時，遇見一位台灣醫師，對客家人抱持這樣的論點，他說：「客家人一貫是當權者的幫兇。他們到了北埔事件，才第一次起來反抗！」

林爽文事件中，客家人助清抗亂的歷史，被極端的台灣主義者當做小辮子，緊抓著不放。

1790年，「義民廟」建於新埔鎮上。然而據客家鄉長老說，清乾隆時期，林爽文事件是天地會在台灣發動的第一次反清復明的民變而因為義軍軍紀廢弛，凌虐新埔客家老百姓，在新埔鎮遭到客民強烈的反抗。抵抗林軍的客民隊伍只是一種臨時性組織，由清朝政府授予旗號。

事後，林爽文案平靖，那些為保鄉而戰死的客家村民，由鄉民用牛車收拾屍骨，立廟祭祀。乾隆皇帝親賜『褒忠』兩字，每年

七月廿日舉行義民節祭典。

然而，在「客家人是天生的狗膽子」這殘酷的論斷中，沒有人提閩人對客家人的階級壓迫與歧見，沒有人提林爽文軍的農民性可能帶來的苛擾，也沒有人提地主閩人與佃農客家人對台灣原住民的壓迫……。

「渡臺悲歌」

在新埔新認識的好友，林柏燕老師給了我一份「渡臺悲歌」的全文。仔細一讀，才知道是一首客家山歌的移民史詩，長達數百行：

客頭說道台灣好
賺錢如水一般了

口似花娘嘴一樣
各人打算尋頭路
或是傭工做長年
可比唐山賣牛樣
任其挑選講銀錢
……………

客家山歌是一種高腔、悽惻動人的民謠，也是中國唐宋詩詞正統文學的旁支，自從客家民系遷移中國南方山區以後，客家山歌漸漸脫離了正統文學，演成自己的格局。這一首「渡臺悲歌」，屬於咏嘆調，內容則以民家的觀點紀錄了廣東客家人移民墾臺的血淚遭遇，寫作時間無法詳考。中國近代移墾台灣的歷史中，

閩南人來得早，客家人大約晚了30年至100年。主要是因為康熙22年頒佈「渡海禁令」，第三條明文規定禁止粵人渡臺。因此，在禁令下偷渡來台的粵人農民，早期大部份是貧困單身漢子。閩南地主在台灣不斷擴大耕地，掠奪台灣原住民的土地，一面到大陸找貧困的客家人來佃耕。閩南人請個擅長花言巧語的客家人到大陸徵雇客家勞力一批批上了開往台灣的船，上引「渡臺悲歌」說明了客家人任憑閩人地主像買牛買牲口一樣挑選勞動力的慘況。

當時開拓台灣的四項基本條件，包括土地、資產、人力和隘防。

閩南人地主有三個墾殖步驟：集股、鳩資和招佃。而今天台灣客家人的祖先，就是當時這一群被地主招佃的大陸貧苦的農民。同時，為了保住佔地和一切生產資料，大地主在山區的邊緣地帶，築防駐兵，設立碉樓和銃櫃，以便防止原住民族的報復行動，即是所謂的「守隘守產」。在對外向原住民劫掠土地時，台灣的閩客一體。但在閩客關係上，閩南人以土地資產對客家佃戶進行苛酷的剝削。

從當前的新竹地區看早年閩客間的階級支配關係，仍有明顯的遺跡。閩南人佔新竹市，經營商業活動；客家人佔新竹縣，屬於農業地區；原住民族則被驅趕至高山叢林，擁有的生產條件也最落後的。因此，我們可以說新竹社會資源的分配，是由早年的墾殖和武力所造成。而且，前兩者是地主和佃農間的階級不平等關係；閩客和原住民族則是階級和種族交錯起來的民族壓迫問題。

閩客之間的地主與佃農關係，到了台灣實施土地改革以後，才徹底地解體。但是成為獨立小自耕農的客家人，也和其他在土地改革後的閩籍台灣小農一樣，成為台灣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被工業與國家機器掠奪的一群。



傍晚時分，忙著菜園澆水工作的客家婦人。

茶，是新埔鎮的重要經濟作物之一，每逢採收期，整個茶園就跟著忙碌起來。



新埔鎮新田里里長劉黃娘松的家人正在製作「鹽菜干」。「鹽菜干」是客家人很普遍的一道菜餚。

閩客對立、歧視的遺跡，也表現在新竹市改制為省轄市的問題上。新竹市納稅人不甘於落後的新竹縣地區共同分配年度稅收，將新竹市升格為省轄市，而取得財稅上的獨立利益。

它的後果，據新埔客家鄉長老表示，將使整個新竹縣地方建設加速落後十年至廿年。經費短缺，一直是地方行政的嚴重問題。

在台灣，客家人的總人口有二百多萬人。他們在文化、語言、社會和政治上，一般也受到相當嚴重的歧視，有人概而言之，說「客家人是台灣生活中的隱形人」。他們像幽靈一樣在台灣的社會中遊走。早期移民時因為晚到，他們分佈在土地比較貧瘠，比較靠近「番界」的地方，辛勤營生，受到社會的、政治的、文化差別處遇，從而在性格上，個別地顯得退縮、自卑，不敢公開承認自己是客家人。但是總的來看，他們具有較強的宗族、族群觀念，比較團結，比較勤勞奮發優秀的品質。在事實上，台灣文學領域中，也出了相當多傑出的作家，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林海音、李喬……都是台灣的客家人。其他在傳播界的陳國祥、胡鴻仁，學術界的戴國輝和許介麟也是客籍人氏。我們一方面喜於見到就在最近創刊的雜誌「客家風雲」集中表現的客家人自覺性和主體性的發露，一方面應該更積極地、意識地解決台灣存在的對客家人民的有意無意的歧視，創造中華民族更好的民族團結。 ☉

全球同步上市 / 阿爾卑斯MI

ALPS MI

600年前……

西元1295年，馬可波羅使中國瓷器震驚歐洲。今天，HCG 凝聚多年的造瓷經驗與心血，燒製出大師之作——ALPS。外銷世界各國，在傳統瓷藝注入現代風格，再次震撼全球。

今天ALPS MI系列 再次震撼全球

超時代的極品——ALPS，凝聚動感美的曲線，劃出現代品味的典範，優雅柔和的色彩，增添浪漫的衛浴風情，享受生活、追求品味，盡善盡美的ALPS是您最好的選擇。

寧靜感 完全無聲的主張——水箱低，水位落差小，不但可節省水費，獨特的水下沖水，形成漩渦虹吸式水路，沖水時一點聲音也沒有。

潔淨感 免用刷子的主張——水封高(75mm以上)、存水面寬(250×280mm)，比進口沖水馬桶大8倍，污物不易黏著，沖刷乾淨俐落。

線條感 現代曲線的主張——根據人體工學設計，兼具傳統瓷器的優美和現代衛浴的舒適，是藝術品味生活化的極品。

色彩感 流行粉彩的主張——'88年流行新色彩，柔和典雅帶來多采多姿的浪漫新感受。

HCG 榮獲日本JIS、美國ANSI、加拿大CSA國家工業標準，深受各方肯定，是品味獨特的您，府上衛浴的完美搭配。

府上衛浴老舊不堪極想改修時，是否曾為找尋水、電、木工匠而傷神煩惱呢？HCG和成專業改修人員為您解決這些困擾，從產品設計到施工安裝全部包辦！請洽改修專線：
台北：(02)5518101轉207 台中：(04)2262676
高雄：(07)2616151

和成欣業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6號10樓
TEL: (02)551-8101

全省展示中心及服務中心
總公司展示中心☎(02)5518101
東區展示中心☎(02)7062209
中區展示中心☎(02)5631411
台北服務中心☎(02)5713141

桃園服務中心☎(03)3625661
竹苗服務中心☎(03)315152
台中服務中心☎(04)2617001
彰化服務中心☎(047)237608
雲林服務中心☎(056)327091

嘉義服務中心☎(05)2771233
台南服務中心☎(06)2618743
新營服務中心☎(06)6334605
高雄展示及服務中心☎(07)2616151
屏東服務中心☎(08)7334778

宜蘭服務中心☎(038)354515
花蓮服務中心☎(038)525192
基隆服務中心☎(032)237111

蕉嶺

大陸廣東省梅縣和蕉嶺一帶
是中國客家人民聚居最為集中的地方，
也是今天在台灣280萬客家人的原鄉。

鍾俊陞看到了客家人民
熱情、團結，勤奮、淳樸、磊落的
優秀品質，也看到客家婦女
勤勞、健康、開朗之美……

客村



「圓龍屋」是客家特有的建築造型，這種建築不但具有團結的象徵，且具有防禦作用。

一瞥

攝影 / 撰文 ■ 鍾俊陞



梅江的出海口在汕頭，是蕉嶺、梅縣一帶對外交通的要道。圖中工人們正繫綁竹桿準備輸往外縣市。



牛是農業經濟少不了的役畜，在梅縣市集上也有牛隻的買賣。

中國大陸廣東省的梅縣和蕉嶺一帶，是大陸客家人居住最為集中的地區，也是如今居住在台灣的280萬客家人中的許多人的祖籍。因此也成了我此次大陸採訪之行中理所當然應關注的一個目標。在台灣，因為我家姓鍾，親人也有人傳說坪林鍾家，是福佬化過的客家人。雖然我這回來大陸，證實我們鍾家其實是畚族，但是我還是不免對客家人有一份特殊感情。又何況我所說蕉嶺——也就是台灣近代史知名人士丘逢甲的祖居之地——雖然它現在只有二十萬人口，據說竟有四十萬的同鄉在台灣時，我就更加迫切地想去了解大陸客家人的生活情景。

八山，一水，一田

當我驅車繞行於梅縣，蕉嶺一帶的山地丘陵中時，我驚訝地發現，這一塊當年客家人的祖先在南下時所選擇的棲息之地，與他

們的子孫移民到台灣后所選擇的居住環境，是那麼的相像，當地有一句話，叫「八山一水一田」，用來形容這一地區的地貌，那是再恰當傳神不過的，這是在這塊地處偏僻，很難用「肥沃富庶」來形容的土地上，多少萬客家同胞胼手胝足，歷盡艱辛，才打下了這份不易的基業。

客家人向來以勇于進取，互助團結，淳樸直爽而為人稱道，美國「國際百科全書」中提到客家族群時讚美說：「客家是中華民族中優秀族群之一」。在中國的歷史上，在五胡亂華，北族南侵的時代中，不少原先居住在中原河北、河南、山西和陝西一帶的老百姓，為了躲避當時中原的兵火戰亂，紛紛舉族舉家南下避亂，歷經了多少代人，多少次大小遷徙，才來到介於粵、閩、贛之間山嶺縱橫的這塊土地上。丘陵中可耕土地的稀少，使得這些後來

維他命B12・泛酸 維他命D・磷・維他命E・錳・葉酸 鋅・生物素・鐵 碘・鈣 維他命C・鎂・銅

可能你從未認真考慮過善存，因為你很難想像，這樣小小的一顆維他命，竟然含有21種人體每天必需的營養素。

人體需要的營養種類不僅複雜，更有一定的成份比例，來自美國立達藥廠的善存配方，就是按照這種組合所調配出的完整營養配方，和你常見或家人常吃的維他命不同，補充家人營養，照顧家人健康，一天一粒，非常有益。



這顆善存含有好多種營養成份……



善存*

台灣氰胺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37號8樓
電話：5213222(10線)

總代理 / 隆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04巷2號2樓之2
電話：(02)7312266 • (04)2240311
• (07)2215423



Mothers Friend®
孕舒麗
美國S.S.S.大藥廠榮譽出品!



總經銷：
景大藥品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3段19號8樓
訂購專線 TEL:(02)3919725

早晚二次
孕舒麗美容時間

懷孕後第12週開始
請早晚二次
用孕舒麗柔軟按摩妳的腹肌
因含珍貴的椰子油和界面活性親和劑
能深入過度擠壓的皮膚纖維質內
舒解緊繃、乾燥
迅速恢復原有的光滑和健美。

市面上一品司為非賣品



的移民(他們因此也被稱為「客人」)中許多的男子出外謀生，或商賈、或傭工、或讀書，甚至飄洋過海，奔走他方。而他們的妻子就要包攬起家中一切的生活和家務，獨自挑起家庭的重擔，默默地承受著無盡的勞動，孤單地持守家門。有人說，客家的女子不僅做「針頭線尾」(針線活)、「灶頭鍋尾」(做飯和家務)，還要幹「田頭地尾」(農活)。正是這付沈重的擔子，培養了客家女子吃苦耐勞的精神；使她們沒有去嘗受封建中國的很多女子所必需嘗受的痛苦——纏足。也使她們看來別有一番健康之美。

梅縣、蕉嶺之行，在富有客家獨特風格的建築——圍後屋前、在田頭地旁、在人聲鼎沸的農林市場，我見到了不少精幹刻苦，不讓鬚眉，具有特別魅力的客家婦女：懷抱手牽的孩子沒有減慢她們勞作的速度，顧客的斤斤計

較也沒有使她們膽怯；長期的日晒雨淋使她們的臉色有一種健康的紅潤。……她們的勤勞、儉樸，健朗和大方給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

客家婦女

在舊時的客家婚俗中，我們也可發現客家婦女在這一群體社會中的重要作用。據蕉嶺鄉長老們說，在以前的客家人中，盛行「童養媳」(當地叫「細薪日」)和「等郎妹」。有的人家剛生育了男孩，就為他買來了一個年長幾歲的童養媳。有的人還未生養就先買下一個女孩，叫作「等郎」，這些女子操勞家務，侍奉公婆，領養丈夫，早早地擔起了生活的擔子，因此客家婦女以「出得廳堂，入得廚房」；「女工男工皆兼之」而聞名。這是因為他們在艱苦的生活環境中，客家成年男子大批出外謀生養家的情況下，

村民聽說山中有山羊出沒，便紛紛打起土製的獵槍準備打獵。

每逢農曆1、4、7日是蕉嶺一帶的趕集日，這位客家婦女帶著自家孵化的鴨到市集上販賣。



客家的趕集有些類似台灣的籬框會。趕集是古老的習俗，所以少不了傳統手工藝品的販賣。

在那個封建時代，客家婦女受到沈重的壓迫，也為客家族群的生存和發展做出了重大犧牲與貢獻。

磚廠的姑娘

在離丘逢甲先生的故居——蕉嶺文福鄉澹定邨不遠的興福鄉龍安村外的馬蹄崗，我見到了這樣一幕場景：一壘壘在太陽照射下呈現出泥土褐黃色的土壤旁，兩個燒磚的土窖正在冒著綠綠的青煙，一旁的土坑（當地叫做「湖子」）裡，一個小伙子牽著一頭眼睛蒙著青布的水牛，在轉圈煉泥。泥漿在牛蹄下被不斷擠壓攪和，邊上一字排開的六個製磚坯的姑娘，不時從煉泥的泥坑裡扶起大塊攪和好的泥土。重重地摔向一個用四塊木板拼成的製磚框架，雙手俐落地刮去多餘的泥土後，一塊好幾斤重的泥坯就大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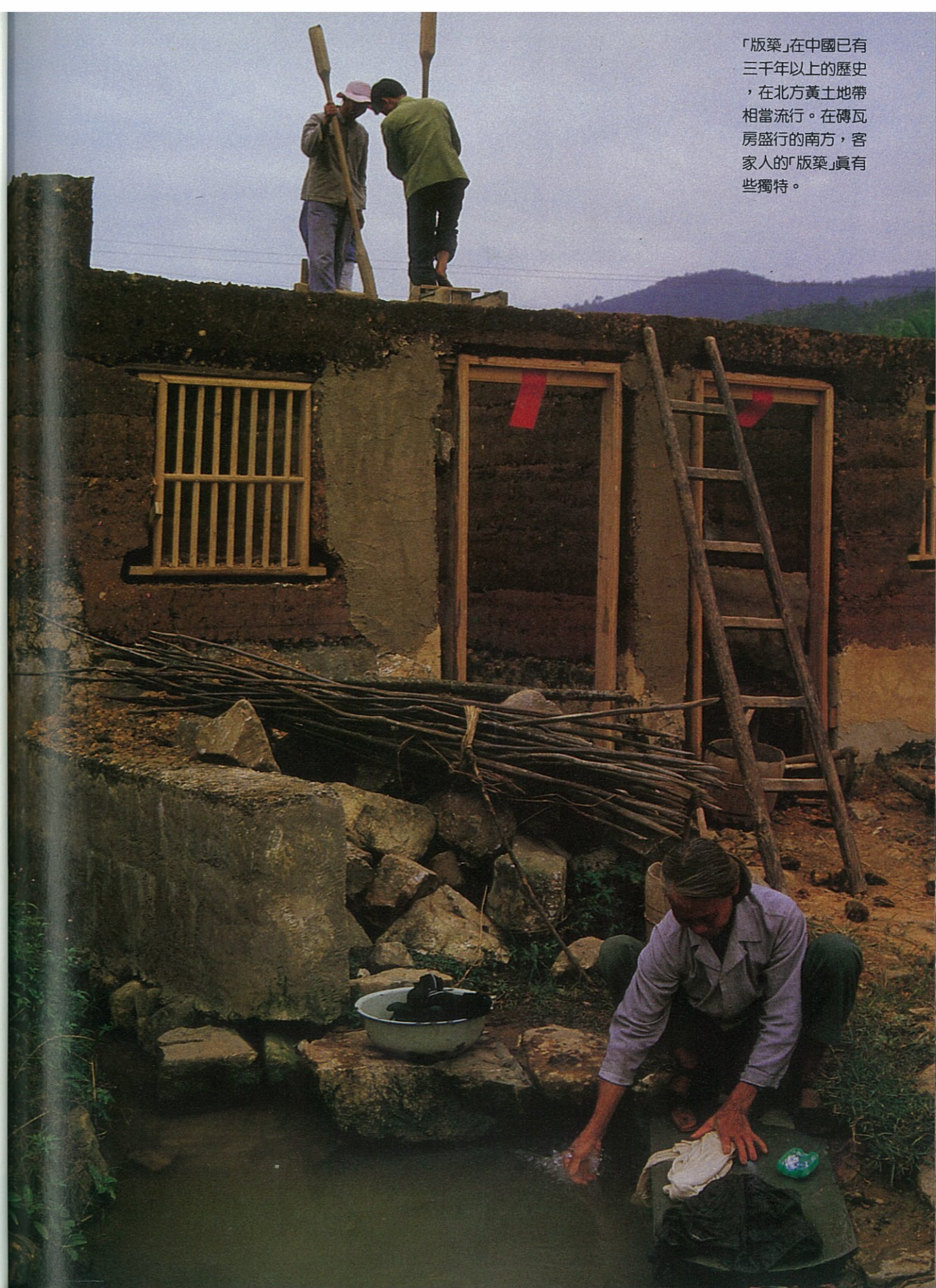
告成。這樣反復幾次，他們又抱著一壘泥坯走向晒場去堆放晒乾……

我問一位不時用衣袖擦去臉上汗珠的製坯姑娘今年幾歲了，她告訴我，她十五歲，姓利，是鄰村的人。一家有五人：父母雙親，和一個哥哥、一個姐姐。父母和姐姐在家種地。她和哥哥來這裡做工。她並且指著正牽著牛在土坑裡煉泥的青年小伙說，那是我哥哥。她說她一天大約要打上七百塊磚坯。她把賺到的工錢除一小部份自己零花外，大部份要交給父母。後來我聽說，這兩兄妹在這裡幹了一年，總收入約兩千多元人民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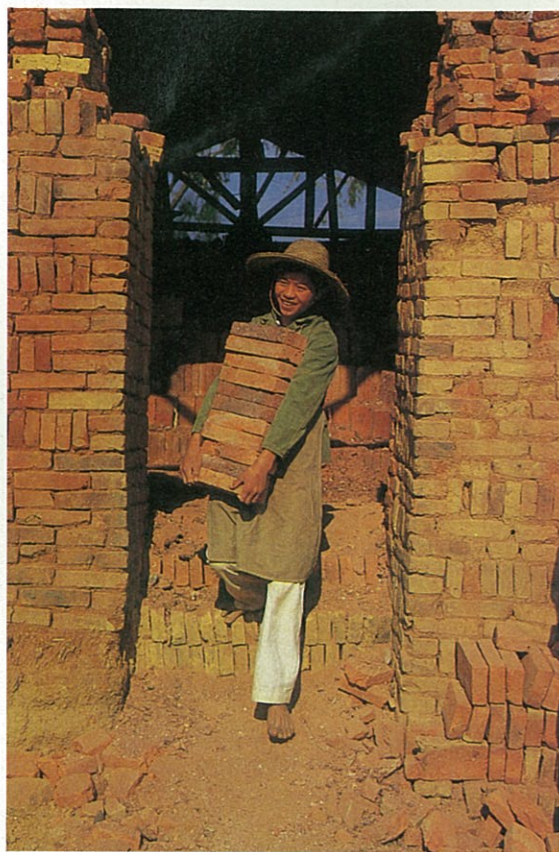
在利姑娘邊上打磚坯的另一位姑娘，個子不高，看上去比利姑娘大上一、二歲，她說她姓游，家裡有六姐妹，她排行第三，父母也是種田，就住在附近，因為家裡勞力多，所以只要磚廠開工，她都願意到這裡來幫工掙錢，她笑著說：「從小勞動慣了，打磚坯並不覺得辛苦。」

鍾月招和高遠東

在磚窯廠，我見到有位中年的婦女特別忙碌。她一邊幹活，一邊還在指派別人。一打聽，才知她就是這個磚窯廠的女主人，叫鍾月招。她一聽說我是從台灣來的記者，很爽快地和我就談起來了。她說這兩孔窯以前是公社所有的。大陸搞開放改革之後，前幾年被她的丈夫和另外兩個人合夥買下來，現在主要管理經營磚窯的是她和她丈夫。磚廠裡從燒泥到打磚，都是手工操作，勞動效率不高，燒磚用的是煤。煤所占成本的比重較大，一窯每次可以燒四萬五千塊磚。燒一窯要用十三天時間，扣除成本，每塊紅磚可獲利1.5分錢左右的人民幣。她說：「她家有六口人，丈夫叫



「版築」在中國已有三千年以上的歷史，在北方黃土地帶相當流行。在磚瓦房盛行的南方，客家人的「版築」真有些獨特。



目前客家地區的磚廠仍屬於農閒時間的手工藝。



由於需要不大，磚廠煉泥的工作仍由人力進行。

高遠東，初中畢業。因為勞動人手不夠，所以要請人幫工。」鍾月招還熱情地請我去她家坐坐，說她在家。

走出磚廠一百米左右，我來到了鍾月招的家裡。這是一座兩層樓房，底層牆壁是用三合土壘打而成，樓上用紅磚砌成。進了家門，就遇見了鍾月招的丈夫高遠東。他身體結實，爽朗地歡迎我去作客。他略帶自豪地說，他會做泥水匠，家裡的樓房全是他自己建造的。他說他今年39歲，三個孩子，最大的14歲，老母親還健在，已六十多歲了。家裡只有他和妻子幹活。他說他家分到四畝地，農忙時夫妻倆人種地，農閒了，就燒紅磚。此外，他們家裡還養肉豬，每年可出售五百公斤的豬肉。他給我們算了她一家的經濟收入：每年燒磚可獲利四千元人民，養豬可賺一千元。家裡種的稻穀夠自己家裡吃，除開平時開銷，每年還可節餘一些。他指著家裡的電視機說，晚上全家總要一起看會兒電視，他是個足球迷，每當電視轉播足球比賽，他是一定要看看個夠的……。

當我告別主人出來時，忽然看到主婦正在挑著碎石子，問她，說是準備再蓋一個豬圈……。

這些客家勞動婦女的一生，也許就這樣平凡地度過。沒有穿金戴銀的炫耀，沒有紙醉金迷的享受。但從她們的身上，不正反映出我們民族的一些閃耀的光芒麼？

我願引用美國人羅伯·史密斯的一句話稍加修改，來讚美我在此行中遇見的那些客家婦女：「客家婦女，真是我們所見到的任何民族的婦女中最最值得讚嘆的了。」

♀



87歲的黃桂英老太太聽說我們來自台灣，便很親切與我們聊起來，她說她有個兒子在台灣，接著便情不自禁的哭起來……。

丘逢甲



〈右〉石碑上的字是出自逢甲先生的手筆，文革時曾被卸下來搭橋，如今又重新豎立在村口。

的故鄉

廣東省焦嶺縣文福鄉澹定村上丘屋

台灣近現代史上的名人

丘逢甲、丘念台父子的故鄉還有數百人
現在還住在台灣分別住在台北、台中和台南。
最近開始有人回去大陸探親……

〈左〉逢甲先生的故居叫「上丘屋」，現住有23人，圖中是逢甲先生的侄子丘國常及孫女丘淑珍。



一生憂心國事的逢甲先生長眠於此。

攝影 / 撰文 ■ 鍾俊陞



愛國詩人丘逢甲的事蹟，早在小學的教課本上就讀過了。這次我大陸來採訪台灣客人原鄉廣東蕉嶺、梅縣地帶時，參觀丘逢甲的故鄉更是我重要的行程。

離台前，還特地向專研台灣史的王曉波教授請教過有關丘逢甲和他的哲嗣丘念台的詳細事蹟。據王教授說：鄭喜克先生所著《丘滄海先生年譜初稿》，丘家祖居廣東蕉嶺，逢甲是來台第四代；1864年12月26日，逢甲先生出生於福建省台灣府淡水廳銅鑼灣雙峰山的客家村。」

甲午戰後，滿清政府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人民群情激憤。前清進士的丘逢甲，立即變賣家產，籌組練兵團。五月二日，唐景崧在丘逢甲領導的一群台灣士紳們的要求下，成立了「台灣民主國」兼任大總統之職，陽為獨立，陰奉中華，展開對日本的抗戰，抗拒台灣割日。

逢甲先生將住所的窗戶設計成「台」字的形狀，以示不忘台灣。

然而，由於兵力薄弱，加上內部有漢奸劣民的分化，日軍進展勢如破竹，義軍陣地由北至南陸續失守。丘逢甲所率的中路義軍亦終告瓦解。

6月初，丘逢甲雖不甘願，卻不得不帶領父親潛齋先生、和兩個



兄弟，從梧棲港搭船回唐山。臨上船前，回首故園，不禁潸然下淚，提筆直書六首離台詩，其中這樣的名句：

「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

據鄉長老說，回到大陸的逢甲先生，抱著「強中國以復台灣」的信念，教育鄉里子弟，鼓吹強國、革命的思想。並且寫詩諷刺腐敗清廷，以抒鬱悶。此外，逢甲先生更經常保庇從事反清革命的學生。據說鄒魯、陳炯明等都會是他的學生。1912年，武昌起義後，孫文還邀丘逢甲赴南京商議國事。

卅一歲那年，長子丘琮出生后即替他改字「念台」，示對台灣

不忘之情。念台告先生秉承父志，亦念念不忘收復台灣。念台先生留學日本。抗戰時，曾在廣東領導游擊隊抗日。

1947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不幸事件。丘念台以監委身份來台調查的丘念台，力主「事件不可擴大」，控訴行政長官陳儀製造假案，並且向陳儀要求交出林茂生、陳昕等失蹤人士。50年代的肅清運動中，丘念台出面保護了不少台灣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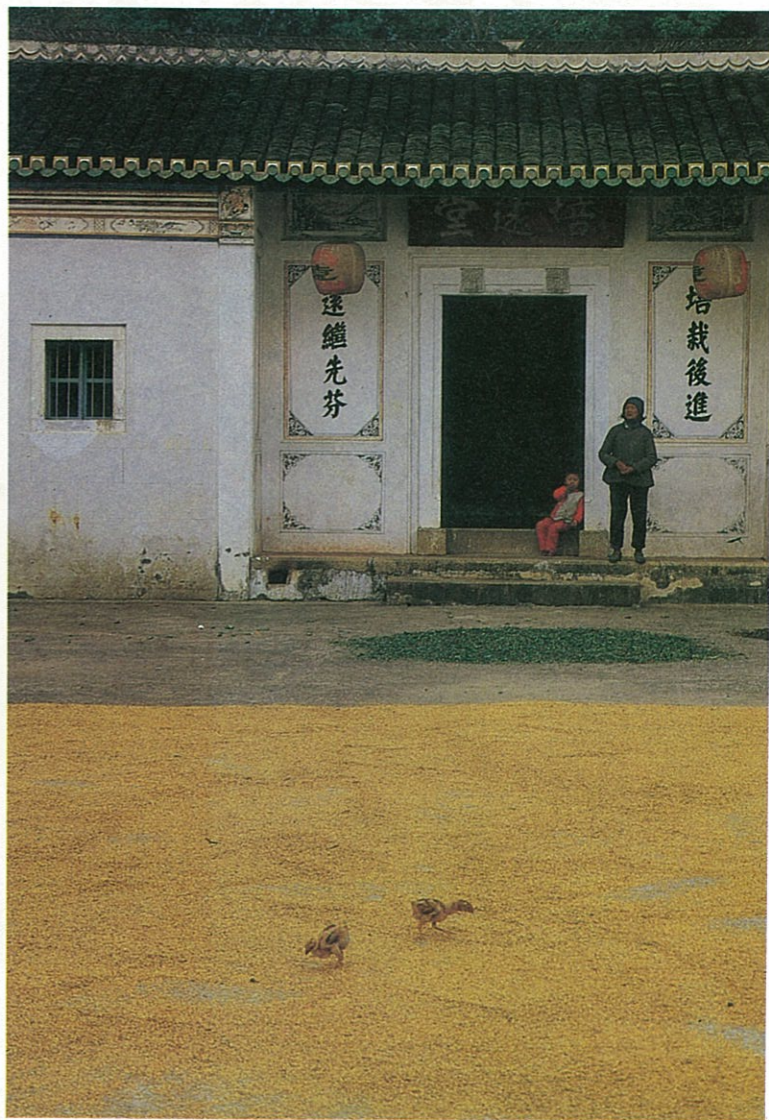
丘逢甲的故居在蕉嶺縣文福鄉澹定村的上丘屋，目前還住著23人。丘逢甲的侄兒丘國常，今年已經71歲了。現年56歲的丘淑珍，是丘逢甲的孫女；聽她說，丘家的子孫，目前有60多人在台灣。

丘念台的老嫂子黃桂英，今年87歲。她說她的長子郭兆君去了台灣，40多年，渺無音訊。（去

年）九月間村子裡有人從台灣回來探親，郭兆君捎了口信，最近會回來看看，她說著，就流淚了，村子裡的「下丘屋」地方，據說總共有300人去了台灣，分別住在台中、台南和台北。十月間，有

4個人回來探親。

依我看，海峽兩岸開放探親，不只是台灣一方覺得激動，在大陸有親人在台灣的家族鄉里，也洋溢著一份倚閭望門的焦急盼望和喜悅。☪



「培栽後進，遠繼先芬」，這該是逢甲先生後半生的寫照吧。

堂屋的中央擺設著逢甲先生的瓷像，站在一旁的是其侄子丘國常。

神通

電腦世界

贏得信賴·是榮譽也是責任

24家連鎖服務

我們經營的理念——贏得信賴，是榮譽也是責任

我們追求的理想——創造美好的資訊社會

我們提供從硬體、軟體、書籍、電腦百貨、諮詢服務……到網路服務等，完善的整合性服務。



金水嬌

王拓 / 著

王拓塑造的漁村婦女金水嬌，是抵抗和超越在資本主義金錢關係的侵蝕下台灣漁村的貧窮、愚昧、迷信和沈淪的道德象徵。王拓的藝術並不漂亮、豐潤，却顯出某種曠漠堅實的現實主義……

郵購128元(原價150元)

牛肚港的故事

王拓 / 著

一個滿懷著改革與進步的熱情青年教師，在一個封閉、保守、殘酷的鄉下，陷入不可思議的惡運，遭到冷酷政治的誣陷與打擊，在覺悟和懺悔中，豐富了他對生命與生活的決意。

郵購170元(原價200元)

台北，台北！ 二冊

王拓 / 著

描寫1971年保釣愛國運動下，台北的青年和工人激蕩的青春、思想和行動，刻劃保釣一代在思想、文化和政治上的苦悶與探索，對於黨外知性提出了重大挑戰……

郵購425元(原價500元)

人間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號：1174647-3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電話：(02) 7091920-3

神通電腦世界

- 北區**
- 台北市八德路二段447號之1 (02)7711191
 - 台北市民權東路122號1F (02)5651456
 - 台北市士林文林路487號 (02)8363618
 - 台北市民權西路112號 (02)5374684
 - 台北市民生東路530巷4號1F (02)5020622
 - 台北市重慶北路四段164號 (02)8123666
 - 台北市士林文林路291號 (02)8828211
 -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138號8F (02)7541766
 - 台北市敦化北路592號5F (02)7001340
 - 中壢市元化路2-15號 (03)4251915
 -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622號 (035)713561
 - 台中市西區通遠路402號 (04)2554295

- 南區**
- 台中市綠川街93巷7號 (04)2239129
 - 台中市錦中街10號 (04)2321990
 - 台中市民族路16號 (04)2220050
 - 台中縣沙鹿鎮沙田路53號 (046)352911
 - 彰化市三民路9-1號 (047)240471
 - 彰化縣員林鎮和平街16號之1 (048)343969
 - 台南市民族路二段18號 (06)2206156
 - 台南市青年路36號 (06)2219050
 - 岡山鎮民族路71號 (07)6214463
 - 高雄市五福二路59號之2 (07)2513411
 - 高雄市建工路452號 (07)3866527
 - 花蓮市中山路202號 (09)225729

剖

訪丘秀芷說台灣丘家

雲

《我原是唸理工的，陰錯陽差，改唸文史，
後來竟也提筆寫作，再後來更爲逢甲公寫傳
這些我全沒料想過……》

丘逢甲的姪孫，作家丘秀芷女士說。

行

日

攝影 ■ 李文吉
撰文 ■ 曾蘆花



在丘念台逝世20週年紀念會上。左二爲丘逢甲直孫應樑；左四爲丘念台的女兒丘應棠。(照片由丘秀芷提供)



丘氏故居部分闢為史料展覽場所。

「剖雲行日」

丘秀芷女士原名丘淑女，「秀芷」這名字是丘念台先生按照家族中「秀」字輩排行，特地為她取的。

她的祖父丘先甲是丘逢甲同父異母的長兄。先甲曾經和逢甲一起率領義軍奮勇抵抗侵台日軍，亦跟著逢甲暫避廣東蕉嶺，後因想念台灣的妻兒、田園，不久又回台灣。丘先甲力氣足、沒定性，到處墾荒，在中部原有1500多甲田地。回台後，日本人叫他出面做官，否則要沒收田園。先甲不肯做日人走狗，結果被嚴刑拷打，關了一年多，原有的田園被沒收1200甲，只剩較偏僻荒瘠的300甲。

丘秀芷的父親丘璣繼承了部份

田園，靠「做山」和教漢文過活，下有8個子女，生活很清苦。丘秀芷說：「家裡的小孩從小就得幫忙幹活兒，我常跟著母親下田、劈柴、煮飯。夏夜晚上大人、小孩圍在庭院中『網草結』（將稻草或細枯枝編成一小束，用來燒窰引火），母親就一邊跟我們講逢甲公的故事。她也是從長輩那裡聽來的。」

丘秀芷說，據母親講述，逢甲公出生的時候，住宅上方的天空隱隱發光，有祥兆。這事長輩人人都知道。她又背逢甲公小時候寫的詩給孩子們聽，講他怎麼樣14歲就中了秀才。「我後來寫丘逢甲傳『剖雲行日』，收集了許多資料，對照我母親從前唸給我們聽的詩文，居然一字不差，我

實在很佩服她的記性。」丘女士說。

丘秀芷說她實在沒想過有一天會寫叔祖父的傳記。「一切好像有點命中註定。」在她永和的家中，丘女士為我們沏了一杯茉莉香片，繼續說：「信不信？我本來唸理工組，後來陰錯陽差，改唸文組，竟也開始提筆寫東西，再後來竟為逢甲公寫傳，一切都很意外。」

1977年，國民黨黨史會要編撰「先烈先賢傳記叢書」，邀請丘秀芷撰寫丘逢甲傳，原定半年內交稿，卻因整理資料工夫繁複，她花了兩年時間才交稿。

「抄家譜時（約5、6萬字），列祖列宗流血流汗以啟山林、抵禦賊亂的事蹟，躍然眼前。許多先人長壽，但更多先人早殤，因為瘟疫、賊侵而死，或被日本人迫害。我抄著抄著，辛酸感慨得一直掉眼淚。」丘女士說。

目前，她是家族中惟一矢志鑽研台灣史的人。

丘家後人在台灣

丘秀芷高中畢業後，在念台先生家住過一陣子。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身裁高大，進書房看書的時候整個人就塞在裡頭，使房間顯得很小。家裡來往客人很多，但收入不多，所以吃的飯菜不很好。」

念台先生有一兒一女。

「我父親一輩子除了愛國以外，什麼也不愛！」68歲的丘應棠女士如此評論自己的父親。她在永和辦竹林中學、小學，以校為家，就住在學校裡面。

開辦竹林中、小學時，她手上

缺乏一筆資金。當時丘念台擔任一家銀行的名譽董事，她請父親透過關係向銀行借調，卻被父親一口拒絕。念台先生為人極清正，絕不願意子孫因自己的關係而佔便宜。丘應棠知道父親的個性，所以雖然碰了釘子，也沒有絲毫抱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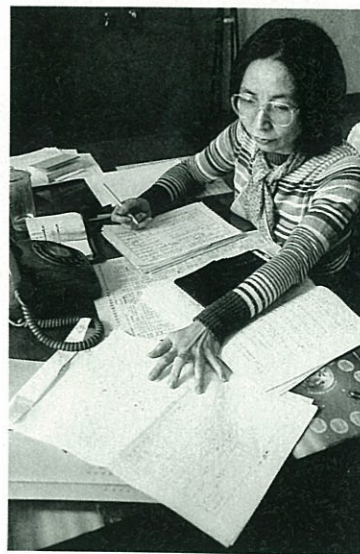
「我們丘家的人，大概都有點傻氣。」她笑著調侃自家人，語氣卻深表贊同。

丘念台還有個傑出的兒子丘應楠，主攻化學，是現任中研院院士，1985年在美國榮獲希爾布蘭大獎。他目前回國做短期講學，在逢甲、成大、中山大學演講。談到丘家，丘應楠說：「我深以做為丘家人為榮。祖父逢甲公過世得太早，我沒有受過他的教誨。先父待人處世一絲不苟的態度，對我一生影響很大。」

他記得父親的筆記本上，總是密密麻麻地記滿了各種做事的方法。丘應楠特別提到，他看過某知名作家的一篇文章，裡面簡單幾筆說及丘逢甲在抵抗日本入侵台灣失敗後回返大陸，刻意讓讀者誤認丘逢甲貪生怕死、「離棄」台灣。「這是很輕佻的寫法，一筆抹殺了先人浴血抗日、強國復台的志業和苦心。」他說。

丘念台先生的妻子梁筠端女士仍健在，高齡94歲。每年，丘家宗族在台晚輩在她生日的時候，齊聚一堂為她祝壽，等於一年一度的家族大會。今年，她的生日又快到了。

丘秀芷張羅著給堂伯母的禮物，說：「丘家子孫不見得特別優秀，但至少沒有人犯科作奸，總算不違背祖先的教訓了。」



丘秀芷是丘逢甲的侄曾孫目前任職於行政院新聞局。

苗栗的

九十歲的客家老磚窯師父黃巒松
30多年前在苗栗開窯燒瓦、燒磚，憑著他的
勞動和對市場的敏銳反應，
從桶窯、目窯、平底目窯、八卦窯，
一直發展到今天全自動隧道型磚窯。
《今天，大陸上只要引進台灣的燒磚技術和設備，
加上大陸原鄉燒磚的長久歷史，
以大陸的土和人力，很快就可以迎頭趕上台灣的……》
黃老先生這樣說。

巒泰磚窯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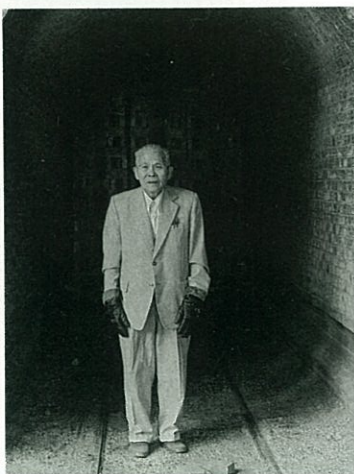
攝影■顏新珠
撰文■藍博洲

在台灣傳統的八卦窯中
清除炭灰的老工人。

去 年12月11日上午，冬陽暖暖地照在苗栗縣後龍鎮十班坑海岸公路沿線兩側的丘陵坡地上。放眼四望，除了滿山遍野隨風翻拂的白茫茫的芒花之外，盡是一片暗綠。10點左右，90歲的黃巒松，一如以往，每逢天氣好時，便從鎮上北龍里的住處，搭車前往位於鎮郊龍坑里十班坑坡地上的磚廠巡看。

「經營了三十年的磚廠，總是有捨不掉的感情。」依然健步善談的黃巒松操著客家話回憶著說。黃巒松經營磚廠是從1957年開始的；那時候60歲的黃巒松從事過各種雜項工作，種過地，經銷過米穀，種植過甘蔗……。

他開磚瓦窯，是光復後的事了。起先，戰後的台灣社會一片破敗



經營磚廠三十年，90歲的黃巒松，只要天氣好總是到廠裏走走。背景為第二代自動燧道窯。

景象，一般人民的生活都很困窮，磚的需求量並不大，所以當時黃巒松開的是紅瓦窯。雖然紅瓦窯所賺不多，但靠著這座瓦窯，黃巒松也替附近住民提供了一些就業機會；比如一位今年50幾歲的趙添進，40年來，從替他放牛、做長工、一直做到窯廠領班，跟著黃巒松幹了一輩子，「昨天，他為兒子娶了媳婦，我還特地過去喝喜酒呢！」黃巒松笑呵呵地說：「其實，我這苦哈哈的頭家其時只算是個乞丐頭。」

照顧六個落難的原鄉客家人

此外，他還收容了六個流落台灣的廣東客家人。這六人是從海南島撤守來台的國軍。「其中一位姓丘的，肩膀掛的是梅花；」黃巒松說。「聽他說，在海南島每打一次敗仗，就降一次階。」這六個阿兵哥後來在豐原被遣散了，流落到客家人聚居的苗栗地區；雖然當時鎮公所戶籍課長勸黃巒松：「這些外地人，沒有戶籍，千萬不要理他們，省得麻煩！」可黃巒松卻想：「人家落難異鄉，何況同是客家人，怎麼可以撇下不管？」黃巒松收容了他們，除了供給食宿外，每月還支付兩元的工資，過年時，則另賞兩斗米給他們蒸年糕，及5斤豬肉，敬拜天公。

「其實，台灣人也是大陸人，只有先來後來之別而已；」黃巒松說：「真正的台灣人是山地人吧！」

據黃老先生說，祖籍在廣東省嘉應州松口、鎮平縣願陽堡南福村的黃家，族譜上記載著他們是在第17世時移民來台，第22世的黃巒松雖在台灣出生、成長，可對原鄉仍念念不忘。他說：「當初，祖先移民來台是因為原鄉生活困苦；誰不想回去？只是當時

的父祖都想等有一天事業發達了才敢回去；否則沒有臉回原鄉去！雖然不曾去過，可是祖先的祖祠祖墳還是找得到的。這些族譜上都清清楚楚地記載著。」

從1947年起開始經營的紅瓦窯，當時整個生產作業還停留在人力階段，規模不大，僱請了約20個左右的工人；燃料則以煤炭和香茅草為主。隨著社會的發展，紅瓦逐漸因著鋼筋水泥的建築而被磚取代了。1957年，黃巒松關掉了紅瓦窯，改造磚窯。

根據李乾朗《台灣建築史》一書所載：磚的硬度僅次於石，且耐火耐水，中國在秦漢時就開始大量用磚了。早期台灣的磚也傳自福建。據載在嘉慶年間，南投已大量燒磚。道光年間，桃園也有出產。

早期的磚是以人工手製，所以規格有很大出入。用於牆柱的，其長寬厚之比約為5：2：1；用於牆面者約為10：5：1之比。厚度從3公分至5公分不等。此外尚有鋪地用的方磚（俗稱「尺二磚」）及「六角磚」（據淡水廳築城案卷中所記，尚有「尺四磚」、「尺仔磚」及「六寸磚」等）。

日據時期，改用日式規格燒的磚，即是目前普遍使用的紅磚。

據黃老先生說，磚窯有「八卦窯」及「目窯」兩種。根據黃巒松的五子黃萬春描述；窯的第一代叫「直桶窯」，這種窯呈直桶形，一端是三個磚胚進窯的入口，另一端則是高聳的煙囪；1957年興造的黃家巒泰廠的磚窯，結構上取的是呈四角形的第二代窯，一稱「文化窯」。這種窯，基本上是以四座直桶窯圍成，煙囪改置中央，它的進步性在於不用重新起火，即可繼續燒磚。

黃巒松說，磚廠初建之時，由於附近並無其它磚廠，供不應求



傳統八卦窯因製磚的成本，遠比電動磚窯高，現在大多已停止生產。



從乾燥室拉出的磚塊。

生意好。「那時候，一般人蓋房子並不太用到磚，牆板通常都用夾板，再用泥和石灰攪拌抹上去，只有起牆基才用到磚。」黃老先生說。因此，當時人家買磚的數量，都在一、兩千塊左右，偶而有人買一萬塊磚時就很不得了。「雖然供不應求，」黃巒松說：「卻也不好意思漲價，磚價一直維持在兩毛錢一塊上下。」

不是事業誤了人

「是人誤了事業，不是事業誤人，」黃巒松彷彿總結一生經驗似地說：「任何事業都有上坡與下坡，磚落價時要忍耐，否則一直漲價，人家又怎麼辦？」

總的來說，黃巒松三十年來的磚窯事業，曾經碰過六次較好的景氣。除了剛設廠時，因為尚無競爭對手而獨佔當地市場外，前六年的經營並沒有賺到多少錢；這段期間出現的好光景，是在1959年「八七水災」之後，因為大量的民房被大水沖毀，建築業一時景氣暢旺，紅磚的需求量突然大增，磚價也從兩毛暴漲至六毛。

正因為這樣，同一地區就在當時陸續增設了好幾家製磚廠。供過於求，六毛的磚價只持續了兩個月便又下跌。為了提高產量，加強與其它新磚廠競爭的實力，1960年，黃巒松斥資再蓋了一座目字窯。黃巒松說，目窯與文化窯同樣是在第一代的直桶窯基礎上發展的第二代窯，結構排列上自然是呈目字形了。它與文化窯最大的差異，在於當第二批磚胚進窯時，需先停火再重新開火。據黃巒松的回憶，巒泰磚廠所屬的文化窯，一個窯的產量在10萬塊磚左右。而燒一窯磚的整個工作流程，需時一個月左右；這樣，兩座窯加起來，當時黃巒松的磚廠一個月大約可燒製20幾萬塊紅

磚。

1961年後，隨著鋼筋建築的興起，一般建屋築牆時也開始採用紅磚了。據黃巒松說，通常外牆採用八寸磚，內牆則採四寸磚。這樣，隨著磚的需求量大增，一塊磚的單價也逐漸回升至4毛2。因此，到1968年時，黃巒松再度投資，加造一座上下貨方便的平底目窯，以應市場所需。

1960年中期以後，台灣的經濟開始大幅發展，磚價也持續著平穩的漲幅。就在此時，台灣的建築業也同步活絡起來，磚的需求量更是大大地超乎從前了。1972年下半年，基於市場急需，黃巒松又開始投資改建一座第三代的八卦窯。

基本上，八卦窯是以文化窯的結構再加改良的。窯裡頭沒有隔間，中間是烟路，通往豎立窯外的烟囪，而外形上最大的特色便是：窯上蓋有屋頂，屋頂下則是填炭燒火的地方。這種新窯是1971年先從南部興起，逐漸向北部發展。可從全自動隧道窯興起之後，也逐漸被淘汰了。據1982年起接管黃巒松磚廠的黃萬春所知，目前在北部的龍潭、林口一帶，尚有一兩家磚廠是以八卦窯製磚的。（林口新光磚廠的八卦窯恰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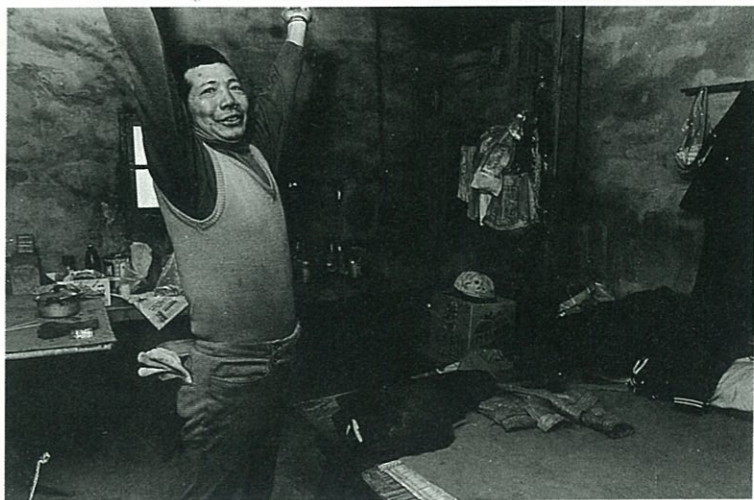
一個月前廢棄了。）

黃金時代

黃巒松的八卦窯，在1972年農曆9月24日，窯業祖師爺荷葉先師節那天竣工起火。從起火那天起，黃家磚廠的生意即持續了整整9個月的好光景。「那時候，買磚的人都得先付錢排隊才買得到磚的。」黃巒松笑了起來，磚價也從一塊四毛二逐漸漲到五毛、七毛、一塊三、一直上漲到兩塊；這段期間，磚窯界幾乎每家都在賺錢。」

然而，誠如黃巒松所體認，任何事業都有上坡與下坡。1974年後半，台灣經濟進入慣性的衰退，紡織業加工出口業的景氣低迷，連帶地使致興旺一時的建築業，也跟著進入長期的低迷期，而磚的需求量也就同時劇減；磚價急速地從兩塊跌至八毛。這次的不景氣，持續了兩年多，一直到1976年左右，磚價才又穩定下來，並且逐漸回升至九毛錢。

工廠內二班制〈中午12點至凌晨0點〉燒窯工的臨時居所。



就在磚價回升之初，深深體會到市場的運動規律的黃巒松，開始這樣想：為了應付即將到來的好景氣，必須及早提高生產力，而這首先就得從生產工具機械化做起。於是，他又投下了一千六百萬的鉅資，興建了一座全自動隧道窯，取代老舊的八卦窯。「一般建廠要七、八個月才能完成，」黃巒松說：「可我從1977年3月動工，7月，我的新廠就開始生產了。」

據黃萬春的說法，全自動磚窯共有四代，每一代因著車台大小與窯中結構的差異，而有不同的生產力。第一代窯，一天約可生產5、6萬塊磚；第二代8、9萬塊；第三代15、16萬塊；第四代21、22萬塊。目前，黃家擁有兩座大小不同的窯；小的那座屬於第二代，是1977年建的；另外一座大窯，則是在1979年碰著市場景氣，每塊磚價一度漲到一塊七時，投下三千多萬（不含土地）的鉅資，興建的第3代全自動隧道窯。

經過了二十幾年來的慘淡經營，黃巒松的磚窯廠在1980和81兩年許多磚廠虧損、廢棄之後，仍能穩定地成長。1982年，85歲的黃巒松老先生也才敢放心地把磚廠交給下一代經營。老先生育有六

個兒子，老大和老四已經移民巴西；老二在老家耕祖田；老三則在鎮上市場作肉脯生意；接管磚廠的老五，從他16歲就開始在瓦窯從事燒火勞動，然後逐步地在磚窯的不同生產部門實際操作過。今年46歲的老五，育有三兒五女，25歲的長男黃朝南，自從商校畢業、退了役之後，也投入磚廠工作，準備著黃家磚廠第三代接班人的學習課程。

採訪筆記

從鍾俊陞的報導看來，同樣是客家人經營的製紅磚窯，台灣和大陸比較起來，還是有相當大的歧異性。在看待這兩家客家磚廠時，首先要認識到的是，它們是存在於兩種完全不同制度的社會，自然有各自特殊的經濟規律。事實上，任何生產，都不是孤立地進行的，只有結成一定的社會關係才能進行。這樣，當我們審視海峽兩岸磚廠的生產過程中，人和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我們就不難理解，決定兩者歧異的基礎在於：人和人在生產過程中所形成的生產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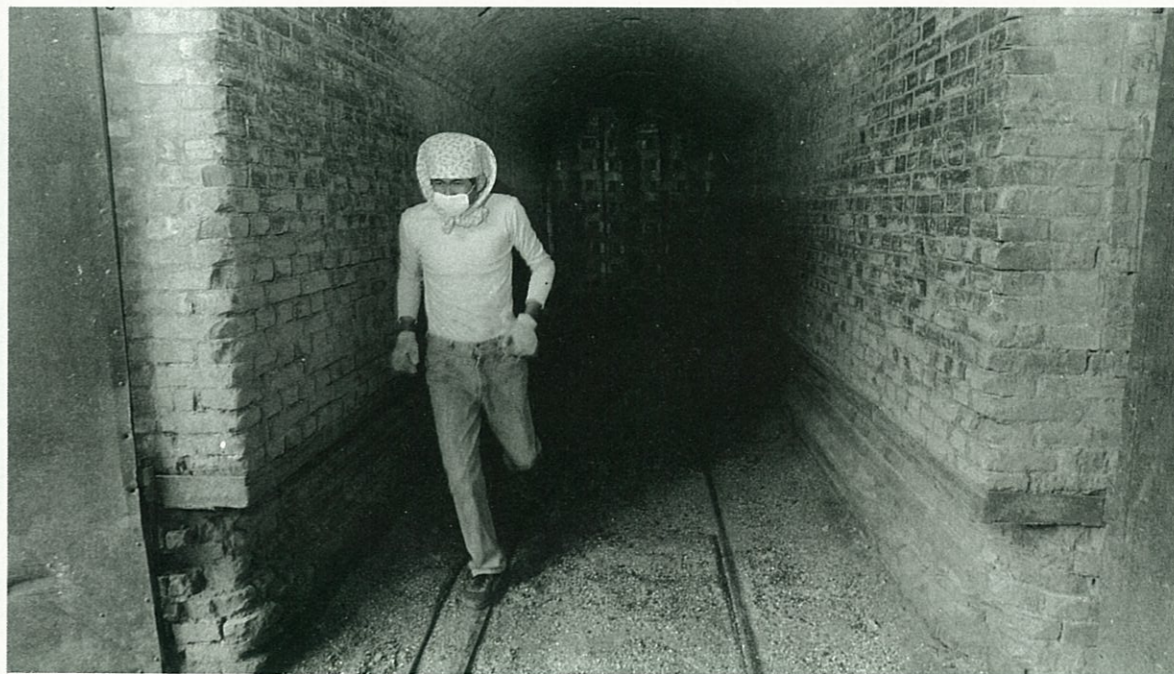
總的看來，大陸鍾月招的紅磚窯是在幾年前，才由她的丈夫及兩位朋友合伙買下。這以前，窯

還是屬於集體的；而台灣黃巒松的製磚生涯，至今已足足有三十年之久。在規模上，大陸鍾月招的磚窯，從煉泥、打磚胚、疊磚到燒火的整套工作流程，不過只有八個人，而黃巒松所屬的僱工，卻從戰後紅瓦窯的一、二十個，增加到目前的兩百個左右；據黃萬春說，光是每個月的員工薪資就要250萬新台幣才夠。因此，一開始的生產型態、規模大小就相當歧異，再加上生產時間的長短差別，兩家磚廠自然有不同的樣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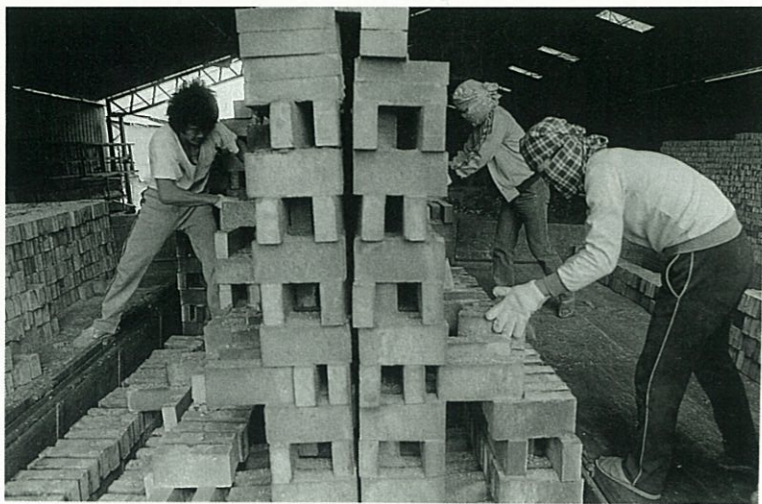
就生產目的來看，包括大陸廣東蕉嶺縣的鍾月招在內的八名工人，家裡都有地要種，燒磚只是農閒時的副業而已。而就生產工具來看，大陸鍾月招的煉泥方式還停留在水牛煉泥的階段；而台灣的黃巒松的煉泥方式，卻只在戰後不久紅瓦窯時代還用水牛煉泥，1957年改製紅磚後便採用機器煉泥了。

此外，就產量來看，大陸鍾月招的土窯，自然不如台灣黃巒松大小兩座全自動隧道窯了。從鍾俊陞的文字和圖片來看，鍾月招的窯可能是第二代的目窯吧！就這點來看，兩者之間的差距似乎就大得更難拉近了。可是針對這點，台灣黃萬春卻不以為然，他說：「只要開放離都市不遠的地點設廠，引進台灣的新進技術與資金，躍過前幾代窯的階段，直接設立第四代自動窯，以大陸的人力和泥土，再加上製磚的長久歷史，很快就可超越台灣一般磚廠的。」

目前1塊紅磚售價約1.1元。生意好時，還得排班出磚。



黃家二座自動隧道窯，日產量約23~24萬。



在龐大的中船公司向國家資本和黨官僚挑戰，堅持把御用工會改建成工人自主的公會的劉珩這樣說：

《其實，我的人生理想挺簡單：一個溫暖的家，一份安定的工作。而我絕不以苟且偷生來換得這份卑微的理想……》



一個溫暖的家，一份安定的工作

面 對改造中的工會，劉珩(右)與趙健民(中)等弟兄展露出自信的笑容。

攝影■林育德
撰文■王墨林



個電焊工
人因工作
對身心摧
殘甚大，
不能超過
四十歲，
否則將變
成生產負
擔。(攝影/李文吉)

去年，過了農曆新年，當新春氣息逐漸消退，高雄的兩大地方報紙，同時於二月十五日的第三版上，刊登了一則頭條新聞；中船產業工會的會員代表，聯合提出罷免當任理事長的簽署案。這則新聞在勞工人口佔了百分之八十的高雄都市，引起一陣不小的騷動，二月十七日的台灣時報在「新聞透視」專欄中肯定「這次罷免行動，代表了勞工的意識抬頭」。據報導，中船副總經理吳子平也表示，資方對這次工會發

起罷免理事長案，特別召集了一級主管緊急會議。在長期的戒嚴法壓制下，台灣的工會，像工廠裡一座年久失修的機器，因受資方和黨方的控制，長年失去功能。中船工會的具體行動，為去年一年中洶湧翻騰的工人自覺、工會自主化底流，做了鮮明的預告。

劉珩，一個外省第二代的眷村子弟，36歲，江蘇東海人。他是這次中船工會罷免行動的領導者。從外表上看，他一點也不像宣傳畫上濃眉大眼、體魄粗壯的工人

1965年，高雄前鎮成立了台灣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台灣進入了以勞力密集、低廉的加工工業，編入世界分工，展開「依賴—剝削—汙染」式的經濟發展。

1972年，台灣展開「十大建設」，高雄的中國造船公司，分別與基隆的台灣造船公司，擔負起發展海島工業的責任。劉珩說：「建廠的兩、三年裡，待遇好，制度也好，上下員工都充滿了幹勁。那時候，我們在廠裡，看不到人步行，都是用跑步的，工人對公司的向心力真是強啊！」他說著，似乎在咀嚼一個美好的回憶，「然而，中船建廠，不只把日本技術移轉過來，連日本人經營管理那一套都承襲了過來。建廠階段還看不出問題，後來，這個日本式的苛刻管理化政策，開始對工人產生沈重的壓力。」

搞「自強運動」的管理專家也跳樓自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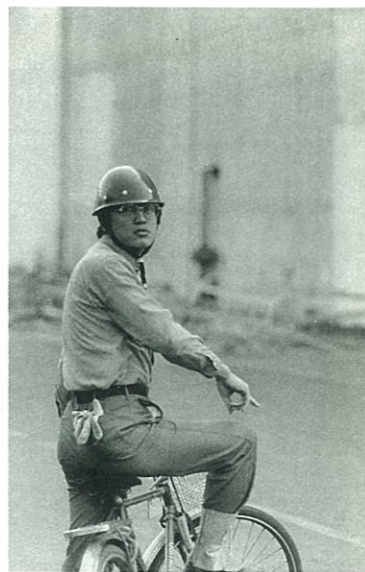
英雄。相反地，他的談吐和舉止斯文、個性沈穩，而且他那掛著眼鏡的臉上，極少綻開笑顏，使得他瘦長、單薄的身影上，彷彿有一層憂鬱的氣質；這乍看之下，有如來自鄉村的小知識份子的劉珩，竟然是領導著中船千百個生產線上的工人弟兄們，推動否定御用工會，建設工人自主工會的人！

那時候，工人們對公司的向心力真是強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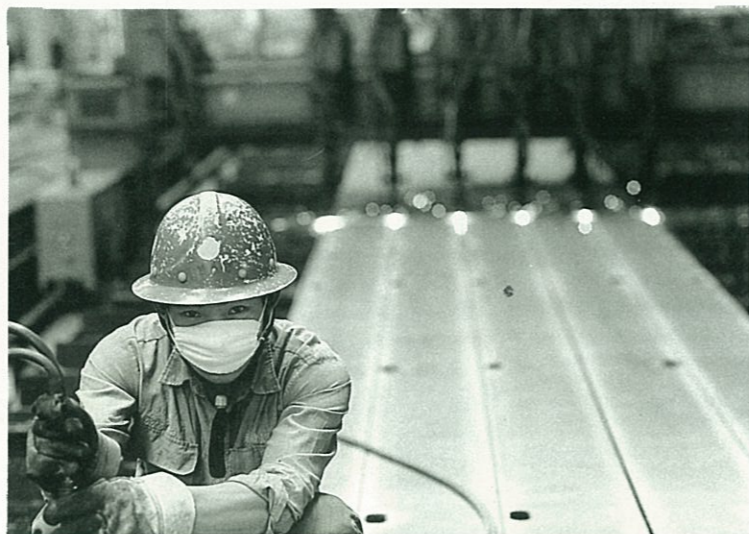
精打細算的日本人，早已對十年後的世界造船景氣做好了評估；他們認為，十年之後，蘇伊士運河勢必隨著以埃問題的解決而開放，商船不必再南繞非洲大陸，而超級油輪的生產量必然會相對地降低。日本人為了解決即將來臨的超級油輪生產陷入不景氣的危機，乘著台灣中船適時的建立，不只把材料、機器全部傾銷到台灣來，並且乘機形成日本造船技術對台灣的支配。十年後，情勢發展完全如日人所料中。蘇伊士運河開放後，世界造船業隨即陷入不景氣，使建廠未達十年的中船公司，造成連年巨大的虧損，公司營運陷於措手不及的困境。劉珩說：「中央派了當時經濟部次長韋永寧來接任廠長。他把所謂日本企業管理專家曾松齡找來，大搞什麼『自強運動』，規定每個員工都要寫一篇『自強宣言』，每天早上搞跑步、喊口號的把戲，三年下來，公司財務狀況仍未能起死回生，曾松齡卻跳樓自殺了。」

游富中，是中船公司培養起來的技術生，38歲，現任放樣班班長。「韋永寧對下層工人情況根本不聞不問，任由翻版過來的『日本式管理』制度操縱公司的人事管道。像一個領班帶了四、五十個工人，他的薪水跟底下的人相差6000多元」，游富中說，「幹到退休為止。他們就像部隊裡的士官長，再往上爬也沒什麼指望，

劉 珩斯文的
談吐之間
，顯現出
一種沈穩
的個性。



工會由生產線上的工人當家作主是很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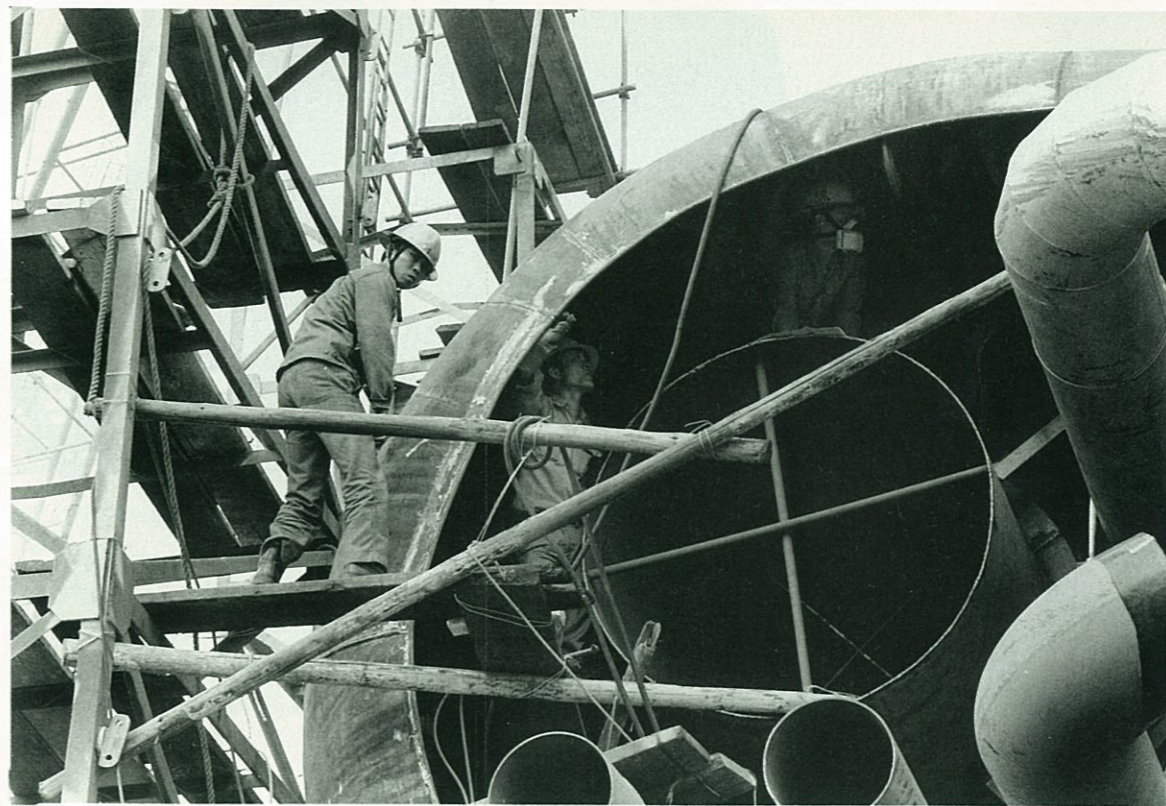
只要守住本份就好。加上國營事業主管兩、三年調動一次，為前途著想，能少一事就少一個麻煩，工作展開都是推一下，才動一下，公司這種因循保守的人事結構，不但無法使中船起死回生，反而越搞越嚴重。」

1984年7月，公司向全體勞工提出「共體時艱」的口號，片面停止進級及加班費等工人應享的權益，當時在7000多員工之中，並

沒有任何人以請願或投書公開反對這項不合理的規定，中船公會對這件事也毫無反應，大家似乎都能夠「體認」被風雨侵襲的中船。「我們犧牲了兩年，加班沒有加班費，以放假代替，進級的機會也被剝奪，然而工人即使在這樣被壓制的環境下，生產力卻能提高百分之三十」，劉珩說，「由此可見，公司營運狀況不好，應該檢討內部作業有沒有缺失，



劉珩(左)領導的工運，就在這間狹侷的小辦公室裡展開一段艱辛的奮鬥歷程。



怎能就把賬算到我們工人頭上呢？」游富中感慨地說：「工人在那兩年裡不但沒有加薪，還把每月的勤勞加級降低，又不能進級，每個人都感到做工的真是沒有前途，士氣怎麼會提得上來？」

「因為我永遠佔住了他們的缺」

中船的人事結構可分工程類(工程師)、管理類(行政)、服務類(警消)及技術類(勞工)等四種。其中屬於技術類的生產線工人，最高只能升遷到領班，人事管道因不合理的制度而造成嚴重的堵塞；然而即使是領班職位，也必須排隊等空缺。有人30歲就幹上領班，但因不能繼續發展下去，只能到60歲退休以後，或中途死亡，出了空缺，才能讓後繼者補上。工人升晉無門，也是士氣不振的最大因素。

劉珩認為中船人事管道堵塞的

另一個原因，是中船人事政策的唯學歷主義；凡是大學畢業生進入公司，即擔任工程師，而專科或高中畢業的人，就得從技術工人幹起。然而再怎麼幹，最高也只能升到領班；而且連領班也是可望而不可及，有的工人利用晚上進修，也有的工人在專業技術上表現優異，但永遠都只能在原地踏步不動。「西德的工人即使是高職畢業，在一定的工作經驗之後，工廠將表現優異的工人保送到技術學院，造就成經驗與理論結合的工程師。」劉珩說，「日本工廠職位雖劃分極為嚴密，但大學畢業生也必須先從技術工人開始，數年之後，才能升到工程師，這也是強調經驗與理論結合的重要性。」而中船因不重視學歷和具體經驗結合的重要性，就不斷發生在辦公室弄出來的設計圖，與現場狀況無法配合的問題。

王力標，38歲，專科肄業，是

吞噬工人的巨大機器是否被資方視為一座安全的壁壘呢？

中船工人弟兄口中一位盡職的鐵工班長。「我自民國64年進入公司，幹這個班長已幹了八年，一個月可領到兩萬六千多塊錢。」他說，「生活雖然過得去，但是我看不到前途。我本來認為自己還能再繼續向前發展，現在已死了這條心，底下班員的勞動意願更是低落，因為我永遠佔住了他們的缺，讓他們爬不上來。」

工會非徹底改革不可了

1985年，中船為了應付日形艱難的財政狀況，決定實施員工資遣，由國營會副主任委員王玉雲開始執行。在這段期間全廠上下人人自危，每天都有新的謠言在



工 人賣力地
勞動使烈
陽下的火
花，顯得
更為耀眼。
(攝影
李文吉)

各個角落流傳。工人發現，中級幹部以個人主觀喜惡製造不實的考核資料，從中操縱資遣案而造成不少「不公平資遣」，引起廣泛的不安與不平。

今年36歲的趙建民，從小在眷村長大，目前在廠裡擔任電焊機維護員：「我平常在廠裡意見就很多，早就成為他們的眼中釘。我最憤怒的是，工會對資遣案根本不聞不問。當時我放了風聲出去，只要裁到我，就跟公司週旋到底。也許正因為這樣，我沒有被裁掉，但是，我仍然覺得我們這個工會是到了非徹底改革不可的地步！」

當時被中船資遣的1400多名中船員工，組成了一個自力救濟的聯誼會，通過各種關係，施壓力給公司，也有人找上民意代表關說，就這樣，陸續又有不少人重返中船來工作。資遣事件至此雖告一段落，而員工對公司的向心力卻已今非昔比了。

這時候，當時在工會裡擔任候補理事的劉珩，開始反省工會到底能幫這些毫無保障的勞工弟兄什麼忙？他開始查閱勞基法，這

才發現法律明文規定工會應負起協同資方審核資遣資料的責任。但是，這回中船資遣任何工人，從來沒有照會過工會，連個招呼也不打。資方這種恣意忽視工會存在的態度，說明了國家中船對工人權益露骨的藐視。中船當局廠內與國民黨組織「人二室」結合起來，更把控制工會當做政治任務來搞，一旦有工人出來搞獨立工會，必被視為「陰謀份子」煽動工潮，對工人橫施政治恫嚇。劉珩開始覺悟到，這一向工人的權益是怎樣受到最放恣的破壞了。

搞工會還是要靠年青人

在那一片遼闊的中船工地上面，工人所見處處是令人渺小感油然而生的建築物。高大巍峨的船體、或矗立高聳的巨霸吊車，像沈重的陰影，成天壓迫著工人的心靈，感到自己的無力與渺小。有許多工人在船體外板的高架上從事電焊高溫高架作業，造成精神上的高度疲勞，常常有工人不慎從高架上墜地致死；在船體內部的工作現場，也可看到鋼板切割時的鐵屑飛揚、噪音刺耳等惡劣的勞

動條件，都使工人的生理、心理在長期累積中造成一定的摧殘。此外，搬動鐵板壓斷肢體，或電擊受傷等等嚴重的職業傷害發生率很高，中船當局都不敢公佈統計數字。中船工人所得到的保障，只是「勞保」一項，公司並沒有積極改善勞動條件或實施其他合理的高空作業保險、危險津貼等權益。

1986年3月，中船工會的年度理監事選舉又要展開。趙建民找到劉珩商量；他們都認為，只有積極參與工會工作，才能保衛廣大工人弟兄們的權益，他們決定出面參加工會理監事的競選。

趙建民和劉珩的決定在廠裡傳開後，受到許多工人弟兄在精神上的鼓勵。長期以工人為創作題材的小說家陌上塵，本名劉振權，也是中船生產線上的工人，他的小說集「夢魘九十九」，就是以中船為背景而寫的工人小說。他在小說中深入探討到工會的御用化問題：「工人大都只認為只要靠自己努力工作，才能創造升遷的機會，卻沒有想到工會才是改善工人地位和權益最強大的工具，現在的理監事都是老領班，他們生性保守，我看來推展真正屬於工人的工會事業，還是要靠年輕勞工的力量。」



設 在工廠外的飲
水箱，上面寫
著：「兄弟們
，辛苦了，喝
杯水，解解渴
，有你在中船
一定強」



中午席地小睡片刻，補充再生產的動力。

游富中也說：「目前工會的理監事，百分之九十由老領班以上的幹部擔任。他們和下層廣大的工人有距離感，對資方不合理的政策從不敢說個不字，讓生產線上的工人在工會中當家作主，是很重要的！」

中船工會結構，是在工人之中產生99名會員代表，再由會員代表之中競選理監事。在過去很長時間，理監事全由資方和國民黨「輔選」包辦，因此劉珩與趙建民決定在這種情勢之下出來競選，有人表示並不樂觀。

「味王能，為什麼中船不能？」

趙建民印了名片，親自到每個廠房去拜訪會員代表。劉珩工作的小辦公室，本來經常就有人來領材料或聊天。競選期間，小辦公室變得更加熱鬧。有的來提供最新選戰消息，有的來打氣，當然也有「人二室」派來的細胞刺

探軍情。下班以後，更有一堆人圍著趙建民與趙珩，在市區的「綠的書坊」咖啡館討論戰略。當時，中船當局對趙建民的實力基本上渺視，後來兩人的聲勢逐漸提高，國民黨輔選的候選人受到刺激，也開始大力活動拉票，對陣的場面擺開，把選舉的氣氛漸漸堆砌起來。劉珩依據情勢做了不可樂觀的評估。他估計老領班在他們帶領的組員之中，依然可以起一定的影響。

這時候，另外數名有志一同改造工會的弟兄們，也參加了這次選舉，劉珩希望一戰成功，把工會重新爭回到工人的手中。「我知道把持工會的那批老領班比較容不下我出頭。他們到處中傷我，說什麼我經常參加黨外活動，出來選不懷好意。」趙建民說：「使得有些人對我不信任。但是我以私底下交談的方式來爭取年輕工人的支持，雖然很花時間，效果挺好。」

劉珩進一步想用文宣傳單，來傳播他改造工會的理想。在他製作傳單上影印著幾則轉載的新聞報導；其中一則是介紹樹林味王工廠食品的工會，成功地通過改選理監事，奪回工人在工會的自

主性。這則傳單所傳播的新聞報導讓中船勞工問：「味王能，為什麼中船不能？」工人開始更積極關心自己的命運了。

工人終於有了自覺

舉行投票的當日，會員代表們對於選舉的結果，不存奢望，無奈地認為資方黨方候選人定全上榜去，會場的氣氛並不熱烈，但對於大膽出來競選的劉珩與趙建民，由於工人自主的成敗在此一舉，心情緊張。會場正在進行投票時，突然，有一個江姓的候選人，手中揚著一張國民黨分配的輔選名單，大聲嚷道：「我不知道這張紙是幹什麼用的！大家不必按照紙上規定的名單投！」他這一聲怒吼，卻幫忙劉珩和趙建民拿到一些游離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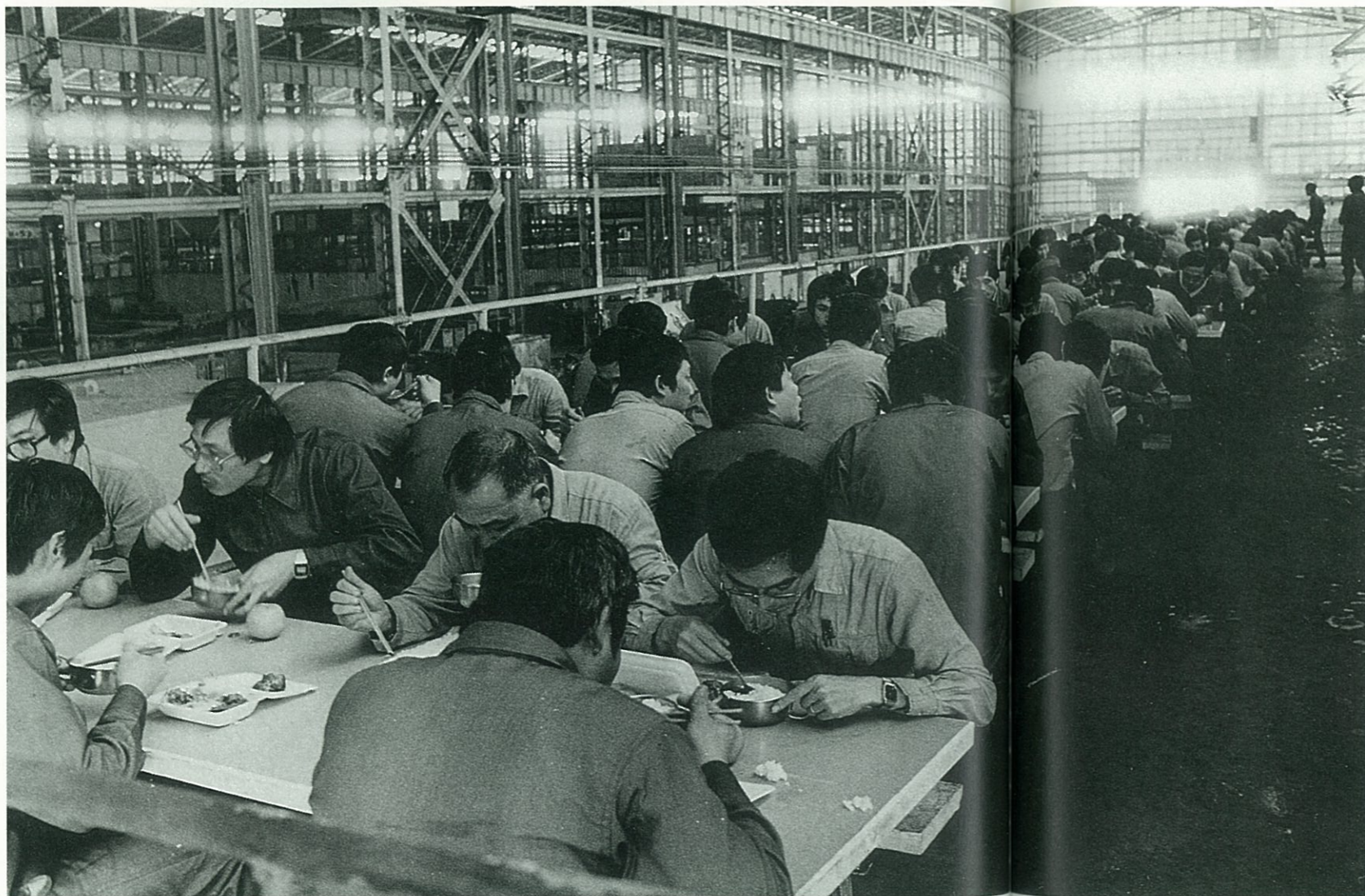
選舉結果揭曉，劉珩當選理事，趙建民及另外一個弟兄當選了候補理事。在強敵環伺之下，這樣慘澹經營獲得的成績，算是差強人意了。「雖然只是個候補理事，起碼也算沾到了邊，可以從這裡慢慢伸展，」趙建民說：「我一定要在工會裡說出心中的話給資方聽，為公平，跟資方抗爭到底！」

當選後的劉珩也表示了他的態度：「我們首先要做的是依據勞基法來展開工作。以前跟資方談情說理，他們都不理不睬。現在我們得讓他們知道，工人堅持既然有個勞基法，就該按勞基法辦事。」

身為會員代表的游富中，對他們的當選抱著很大的期許。他說：「以前搞理監事選舉，中船當局



人在廁所門上隨手塗鴉的心聲，也達到另一種心理的排泄作用吧？



大家在一條生產線上，不只集體勞動，也集體用餐。

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都是用配票方式控制選舉。這次劉珩他們靠自己的實力當選，意味著工人已經覺悟了些，敢於選擇他們的代言人，當前我們工會目標，是讓更多的生產線工人參予工會運作，讓工人全面性地掌管工會！」

工運的第一步

劉珩和趙建民進了工會之後，立即展開工運第一步。他們在會議裡提出公司片面停止員工進級及取銷加班費、全勤獎金等政策，是一項違反人事法規及勞基法的錯誤規定，希望公司能重新考慮

恢復工人權益。然而公司的回文仍然是希望工人「共體時艱」那一套。接著，劉珩和趙建民，提出「罷免理監事」的簽署案。他們寫了一份罷免聲明書，文中列出罷免現任工會御用理事長陳德義的十項事由，其中一項是：「公司因營運不佳，資方決議連續第二年不管級，加班不發加班費，技術類全勤獎金年底一次給予，工程管理費取銷。上述之措施，有違勞基法與團體協約，嚴重侵害工會會員權益。身為理事長，未能積極據法力爭而棄會員權益於不顧，顯有失職。」

他們把聲明書發給各會員代表，要求他們簽名支持這項行動。游富中是第一個簽名的人。有的人簽了名，有的人畏懼中船當局找麻煩而拒絕。但罷免理事長事件就這樣在公司上下流傳開來。

廠長找劉珩去談話。劉珩先表明自己是以工會幹部的立場「說明」這件事，而不是向廠長「報告」，要求對方也不能以廠長的身份影響工會的運作，於是雙方談判破裂。中船方面採取了相應的手段，一方面利用各種關係，脅迫簽了名的工會會員代表退出，使簽名人數不足而失效；另一方面，公然指控劉珩和趙建民一夥是「階級意識強烈的分離份子」在挑撥勞資糾紛，甚至動用「人二室」對劉珩進行「約談」。

小眾媒體對工人的啟發

劉珩與趙建民已經感覺到來自中船的沉重壓力。他們倆決定要將事件對外界公開，用輿論來反制中船當局的陰謀。他們把罷免

聲明書分別用雙掛號寄給高雄社會局、中船工會及當事人存證，同時也投寄到高雄民眾日報和台灣時報，正式將他們罷免御用工會幹部的這個行動向社會公開，以昭公信。他們又把出現在報紙上的中船工會罷免事件新聞影印在文宣傳單上，並加上「一場不公平的競爭」標題，在廠裡四處流傳，有些工人自動把這份傳單再加影印許多份，更廣泛地流傳下去。劉珩與趙建民在結構龐大的中船公司，一時變成眾所矚目的焦點。這時謠言紛起，有人說，這是「外省人在搞工會」，也有人說，這是民進黨在搞的工會，還有人說，劉珩、趙建民是偏激份子，為反對而反對……然而他們面對這些些汗蔑，並沒有加以辯解，劉珩說：「我怎麼還有多餘的時間和精力去應付這些沒有意義的流言呢？」

罷免簽署案在預料中被資方干預而否決了。他們又隨著製作了另一張題為「一雙操縱工會的手」的傳單，把相關的新聞報導及一份會員代表被迫退出簽名的聲明書影印出來，在廠裡引起激動的反應。劉珩認為這種小眾媒體在對勞工意識的啟發上，確實是一個相當有效的辦法。罷免簽署案遭到挫折之後，劉珩與趙建民又跑上台北來找王玉雲陳情，也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答覆。最後，



中午餐畢，利用片段時間活絡一下固化的腦力。



游 富中堅定地要從巨大的陰影走出一片光亮。

他們準備到監察院請願，這個提案又被工會裡的御用表決部隊否決。他這才發現工會的弊病積習已久，不是一夜之間即可改革完成的。然而，他們同時也發現通過這次的罷免行動，已經讓廣泛員工深刻了解到工會的力量。不少人主動利用打電話或郵寄等方式提供各種資料給他們，工人不但信任他們，也依賴他們。罷免事件結束不久，公司宣佈重新實施一度取銷的加班費、技術獎金的政策。趙建民說：「這次工運

雖然沒有勝利，但對勞資雙方都上了一次有用的課。」

我鬥爭得最厲害的是對自己

游富中更滿懷信心地說：「目前對於資方所做的承諾，我們仍在觀望中。明年的工會選舉，資方一定拚全力輔選，想要重新掌握工會。而勞方也產生了一些對於參與工會運作躍躍欲試的年輕工人，雙方勝負，端看資方拿出多少誠意來對待工人了。」

劉珩在罷免行動結束之後，臉上似乎多了一些笑容。沈穩的個性又夾著幾許開朗的氣息，整個人變得更為成熟了。他說：「其實，這些日子裡，我鬥爭得最厲害的是對我自己。我的個性並不適合站在第一線。每當狀況發生，我都要先設想到幾個可能的結果，其次才想到有效的對應方法。這種思考的工作，倒是比較適合我。還好，趙建民是我的最佳拍檔……」

一個溫暖的家，一份安定的工作

自從搞了工運以後，劉珩犧牲了他最喜歡的登山運動。過去，他利用休假爬盡台灣境內有名的高山。現在，他在家的時間愈來愈少了，連他另外一個種花的嗜好，也不得不放下來。他的大部份時間幾乎都為了工會在外面跑。今年高雄地區的工會陸續成立之後，他認識了不少同樣在搞工運



的朋友，大家經常見面交流經驗，並且在活動上相互聲援，他花在外面的時間更是多了。劉太太說：「從前，他沒事在家，還釘釘箱子、花架什麼的。那已經是一、兩年前的了。我不知道現在他在忙什麼，但是聽他講電話，知道好像在搞工會活動。我勸他安份一點，不要耽誤工作。尤其最近，他連禮拜天都在忙，回來也

不太說話，我是有點擔心。」

為了搞工會，劉珩漸漸把給妻子和一個五歲，一個三歲的兒子的時間，都挪到工會的工作上，內心實在感到歉疚。他說他不願意對妻子說明工會的事，「免得多一個人為我操心」他說。不管外面的風雨怎樣地向他吹襲，他總是不把受了傷的心靈帶回家，讓關心他的妻子擔心受怕。家，

對於他，永遠該是一個溫暖、安靜的地方。只要看到家裡這三個人，不用抱怨什麼，也不用懊惱什麼，新的希望之火在心中又點燃了起來。

劉珩說：「我的人生理想，其實很簡單：一個溫暖的家，一份安定的工作，如此而已。但我絕不以苟且偷生來換取這微小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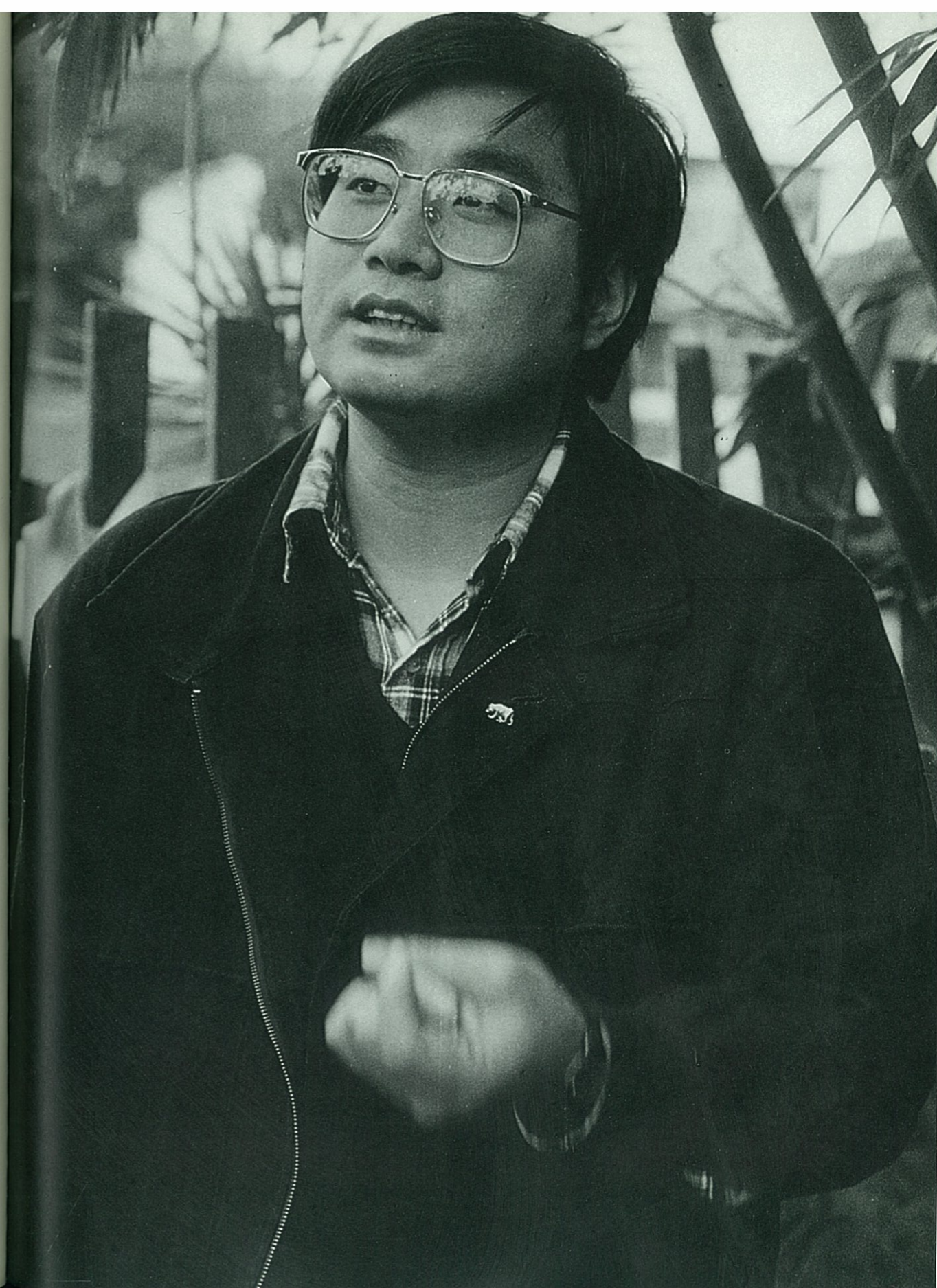
遼 潤的工地，高聳的建築，是否給工人感受到另一種壓迫呢？

楊憲宏： 一個不僅僅是 記者的 記者

他學牙醫，搞生理學研究，
到美國名校拿回一個公共衛生學碩士。
回到台灣，他即待在講壇和研究室，及
他當了新聞記者。
從嚴重的公害、污染的現場上，
他寫出一篇篇震動人心的報告；
他出現在大學社團的講台上；
在各種原住民運動的工作會議上發言；
參加改革派學生的幹部討論會；
出席文化性雜誌的編輯會議…
他做出了一般記者十年裡做不出來的事，
和發揮不了的影響。

攝影 / 撰文 ■ 郭力昕

在採訪現場的記者楊憲宏。





楊憲宏採訪七號公園預定地內的居民，了解他們對拆遷住戶的看法。

衣服多半還是那一套：黑布夾克、牛仔褲、球鞋；穿這身衣服的人，卻可能出現在各種不同的工作現場：台北美國文化中心的資料室、政大圖書館的期刊室；經常約人見面訪談的仁愛路元機茶藝館、各大學的演講廳與學生聚會場合；在基隆河、在核電廠、在石門水庫、在西海岸各種工業公害的現場；在報社的辦公在「當代」雜誌社的編輯部……。

他是電影中的那個Superman嗎？不，他只是記者楊憲宏。

一個記者需要忙這麼多事情嗎？恐怕不一定需要，只不過他是個「不安份」的記者。

從牙醫學生到記者

大學時期唸牙醫系的楊憲宏，

對於日後以醫牙為業這件事，早就產生疑惑。「我對型態過於固定的工作，一向不感興趣。」他回憶當時對牙醫這項專業的感覺。「尤其對周遭事物的關心，只侷限在一個非常窄小的範圍——病人的口腔——之時，我怎麼也覺得自己不適合這樣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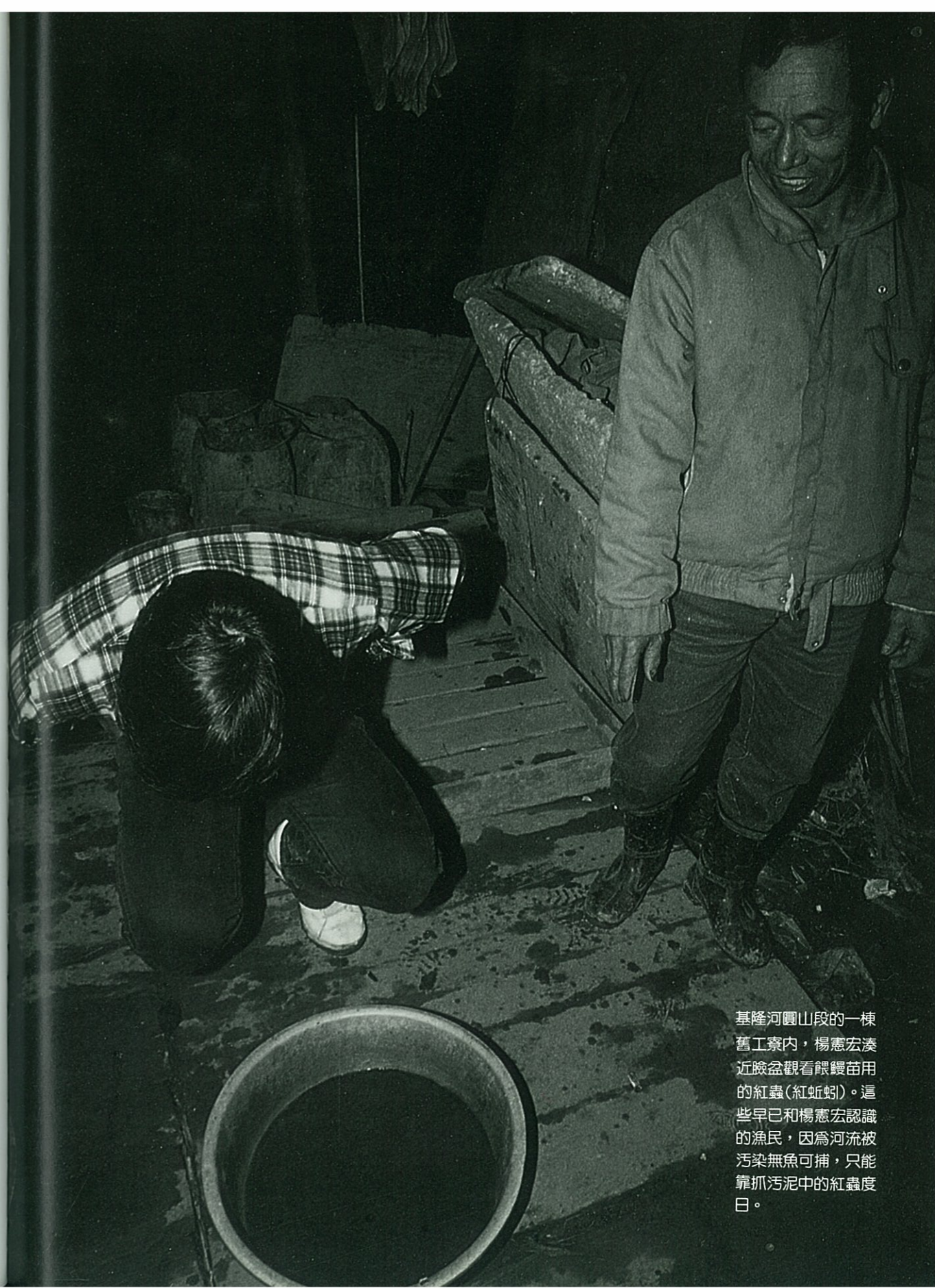
由於楊憲宏對思索邏輯的合理性自始有濃厚興趣，大學期間在基礎醫學方面下了很多工夫，並且進入台大生理學研究所繼續進修。關於人類大腦功能的研究，有太多未知的領域，楊憲宏也偏好這方面的探究。但是他認為醫學儀器在研究發展時的不敷所需，決定地限制了生理學的研究。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可能有驚人的突破。因此他也中止在這領域裡繼續投入精力。

在台大讀研究所期間，楊憲宏同時在民生報醫藥版工作，這其

實是他的當記者搞採訪寫作生涯的開始。從採訪毒物與公害的經驗中，他感到學術圈與政府單位，在面對公共衛生的課題時，他們與社會真實存在的現象之間，往往有脫節的情形。為了進一步了解這方面的知識，他到美國柏克萊大學攻讀了公共衛生的碩士學位。柏克萊的一年，對楊憲宏日後的影響，相當深遠。

不快樂的得獎人

自美返國之後，關心環境品質的楊憲宏，陸續在聯合報及其他雜誌媒體中，密集地撰寫對於工業汙染與環境公害的報導文章，描寫令人不忍卒睹的公害現場，並直指結構性的問題核心。他的文字洗鍊生動，觀點準確而犀利；一系列的報導文字，得到吳三連文藝獎的報導文學獎項。在一般得獎人歡樂慶祝這類榮譽的時候，楊憲宏卻在一篇得獎感言中對自



基隆河圓山段的一棟舊工寮內，楊憲宏湊近臉盆觀看餵鰻苗用的紅蟲（紅蚯蚓）。這些早已和楊憲宏認識的漁民，因為河流被污染無魚可捕，只能靠抓污泥中的紅蟲度日。



在台北市七號公園預定地的一處垃圾場。

己提出這樣的質疑：「過去我看過許多報導寫作者，他們選擇了社會幽怨的一面，努力一擊成名之後，問題仍是問題，所成就的只有他們自己的功名。曾有一度我甚至極端想著，報導文學難道已成了文學工作者踏血前行的墊腳石？」

如此的自我批判精神，是許多報導工作者欠缺而亟需建立的態度，但這需要相當的勇氣與決心。楊憲宏此話一出，等於把自己推上一條無法回頭、無法走岔的不歸路。有幾個人能在得到掌聲與

成就的同時，願意替自己的心理做一次解剖，並且設下一個別人隨時可以檢驗的標準？

柏克萊精神

對於近兩年來國內大學校園內日益蓬勃的大學生自覺運動及社會參與，楊憲宏也投注了相當程度的關切。乍看起來，一個跑環保新聞的記者和學生運動之間，似乎並無十分密切的關聯。然而，當學生能開始從溫室的圍牆裡探出頭來，關心並且積極干涉周遭環境的種種問題——無論是自然生態或人文生態，包括環保運動的各種政治、社會改革的推動，才可以獲得一股最單純而熱情的力量。

從1968年開始一直做為美國「社會的良心」的柏克萊學生，在校園內的許多表現，帶給一旁觀察的楊憲宏巨大的衝激。他回憶起1983年在柏克萊校園親自見證的場面：當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兼美國中南美洲政策執行人寇派翠克女士（Jean Kirkpatrick）到柏克萊演講時，遭到學生全面的抵制。這位被學生稱之為「兇手」、專門支持獨裁政權的雷根政府閣員，被鼓噪起鬨的學生們鬧得無法進行演講。寇派翠克女士不愧是老練的政客，她嘆道：「我來到一個號稱最崇尚自由與最能接納不同意見的學府，而我現在要表達意見的自由卻被你們剝奪。」學生們的回答更妙：「妳專門支持那些壓制人民言論自由的獨裁政客，大概妳不太了解被壓迫的感覺是什麼。我們現在示範一次，讓你體驗一下。怎麼樣？被壓抑的滋味如何？」

帶著這些印象回頭看數十年來，台灣過於安靜的校園，楊憲宏認為所有真正關心台灣前途的人，都應該支持正在抽芽的學生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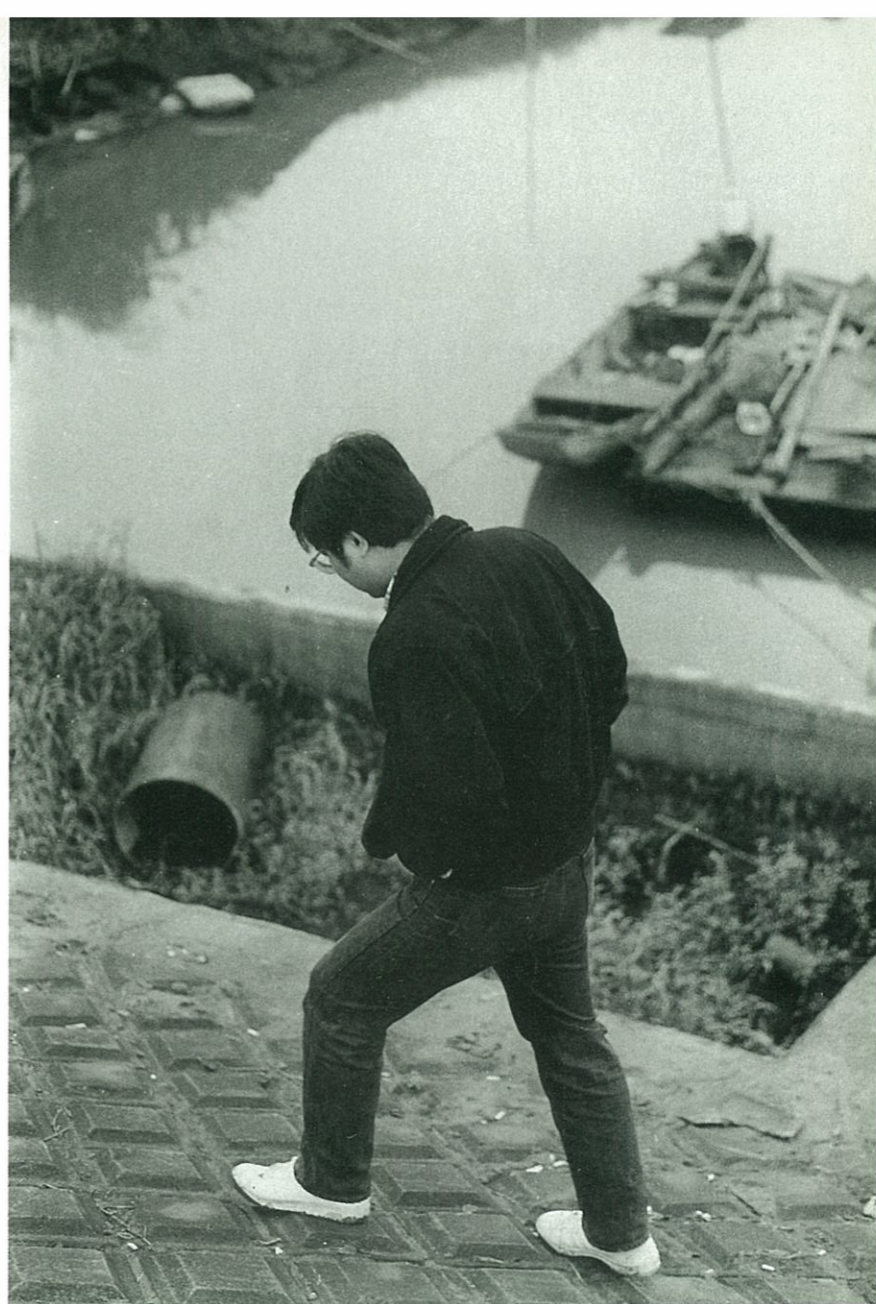
「既然未來的社會非交到他們的手裡不可，今天就趕快給予他們充份的機會去接觸各種具體問題，對他們的運動給予充分支持和關懷。」楊憲宏斬釘截鐵地表示：「學生在大學裡可以犯錯，出了社會之後便不可以犯錯，就是這麼簡單的原則。我們若還是把大學生當飼料鴨一般豢養，以後放出校園，還是只能吃飼料過日子。」

因此，他覺得「解放大學」——包括重新認定「大學」的定義、給予絕對的言論自由、落實社團組織管理辦法，讓學生能真正學習自我教育，是推動學生運動最重要的意義。楊憲宏也同時付出實質的關注：他時常參與大學校園內及校際之間的學生聚會，與那些勤於思考、勇於行動的進步學生，共同討論如何以理性的手段爭取自己的權益，並進而接觸社會的問題。他也帶著主動前來要求學習搞社會調查的學生，一起到現場練習如何切入問題。

監督著別人，也監督著自己

楊憲宏在學生的心目中，是受歡迎的、值得尊敬的；甚至，也許是一位被崇拜的反體制英雄。這種可能是在年輕學生之間自動發生的「英雄崇拜」，對楊憲宏本人是否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影響或轉變？「我想不會，」他說：「對學生來說，我只是個親切的大朋友。我不像何梅尼，講一些抽象玄虛的概念，讓別人崇拜、或為之瘋狂。我只不過是直接而具體的建議他們一些做事的方法罷了。」

如果以為充滿幹勁的楊憲宏，從沒有「無力感」的問題，那就想錯了。他認為我們本來就在一個充滿無力感的環境裡。他不認為這個社會有很大的希望，也不覺得明天一定會更好。但是對自



楊憲宏在基隆河的河堤上。

己扮演的一個角色，他仍然十分堅持：「我的責任，在於透視這個社會，並不斷發現其中具有使命感的人。我要督促這些做事的人繼續前進，在後頭頂住，讓他們只能往前走，不可以退下來。或許這樣一來，我們還可能期望這個社會會有所進步吧……。」

在邏輯思考上不斷自我要求的楊憲宏，監督著別人，也正在監督著自己。

我們的家 我們的部落 我們的 命運……

民族源流不明，語言、文化、宗教的混雜性，
民族認同的差澀與風化……
令人不能相信：獷悍、勤勞、淳樸、善良、驕傲的民族……
傾聽著頭社村一年一度「太上老君」生日祭典中，
那悲涼、蒼茫的頌歌令人思潮起伏……

攝影 ■ 顏新珠
撰文 ■ 廖嘉展



要還願給阿立祖的祭品，得先敬上天。



「桌頭」陳進和高呼「篤加——入內喔！」，埤仔腳村人在他的帶領，迎接祭壺依序進入新公廨。

陳進和為社仔社太祖及篤加阿立祖安座。

去年12月5日（農曆10月15日）凌晨三點，我在台南縣大內鄉頭社村的「公廨」前，和政大經濟系學生李國銘認識。這時，一年一度的頭社蕭壠社「太上老君」的生日慶典，只剩下點收Bavia（西拉雅語，意「豬」）過程中生飲豬血和生吃豬內臟的儀式。近千名不耐等候的參觀民眾，已大都離去。

李國銘身材修長，皮膚白晰，戴著一副黑框眼鏡。他對我說：「雖然受過那麼多教育，但是，直覺中，我總不能完全認同中國的或台灣的文化。我到底是誰？……甚至以為平埔族早已消失了……」

據李國銘說，他在屏東萬丹的老家，舊稱「番社」，從小，他就覺得村人的語言和腔調，跟外地明顯地不同。他一直感到疑惑。他曾經從母親那裡得知，母親在國小讀書時，經常遭她的同學戲謔為「番婆」。直到他上了大三，為了解開心中的結，他開始去閱讀台灣原住民的研究資料。今天他到頭社來，到台南各處尋找，就是想找一些能回答他心中長期存在的疑問的東西。不久之前，他開始逐漸推測和懷疑：平埔族和他究竟有何親密關係。

平埔族源流

而到底什麼是平埔族？在台灣民族史上扮演著什麼角色？現狀如何？中研院的詹素娟寫道：「現在除了少數專業探討研究平埔族的學者外，大都數的民眾也未曾聽說過『平埔族』，甚至連族人自己，也對本身的由來淵源、慣習語言，說不出個所以然，如今只剩下少數殘存的部落，繼續一些意義已經模糊的祭典。」

關於「平埔族」的來源，目前說法並不一致。李亦園博士認為平埔族與當今台灣山地原住民同為印度尼西亞人，是早期自大陸向海島發展的極東的一支。石萬壽教授則認為，台灣平埔族原住於中國東南沿海，使用鐵器，過著游牧、游耕的生活，即史籍上的越族。在東周顯王35年，西元前334年，楚滅越。漢武帝元鼎6年，西元前111年，漢征東越等二次大變局，以及中原民族不斷的南進，逼使越族放棄土地，一部份逃入山區，號稱山越，也有乘桴浮於海，來台灣避難者，即是今天的台灣平埔族。

「平埔族從那裡來，並不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他們如何生活和後來的民族發生了什麼互動的關係？我們是否能為他們留下一些文化上的資產？」一位從事平埔族田野調查工作的學者說。

據研究，漢籍上有關平埔族的記載是在明萬曆31年（1603），隨軍東渡台灣的陳第，留下歷史文獻中有關平埔族的第一手記載：「東番記」。

陳第筆下的當時平埔族，男獷悍，健步如飛，女子很會勞動。部落的道德很嚴肅，不盜不淫，狩獵則嚴守季節。陳第讚嘆道：「……其無懷，葛天之民乎！」但他也憂慮，由於不肖漢人以劣





頭社的牽曲是由一群穿著白衣的少女組成。祭典的隔天13歲的羅雅淑正準備到竹湖的民宅牽曲。

「牽曲」是平埔族的阿立祖祭典中最重要的儀式。埤仔脚的老婦人手牽手，邊歌邊舞，藉以酬神、祈福和懷念祖先。

貨與平埔族交易，讓人起了疑心，怕平埔族人從此失去淳樸……。

台灣的開發與平埔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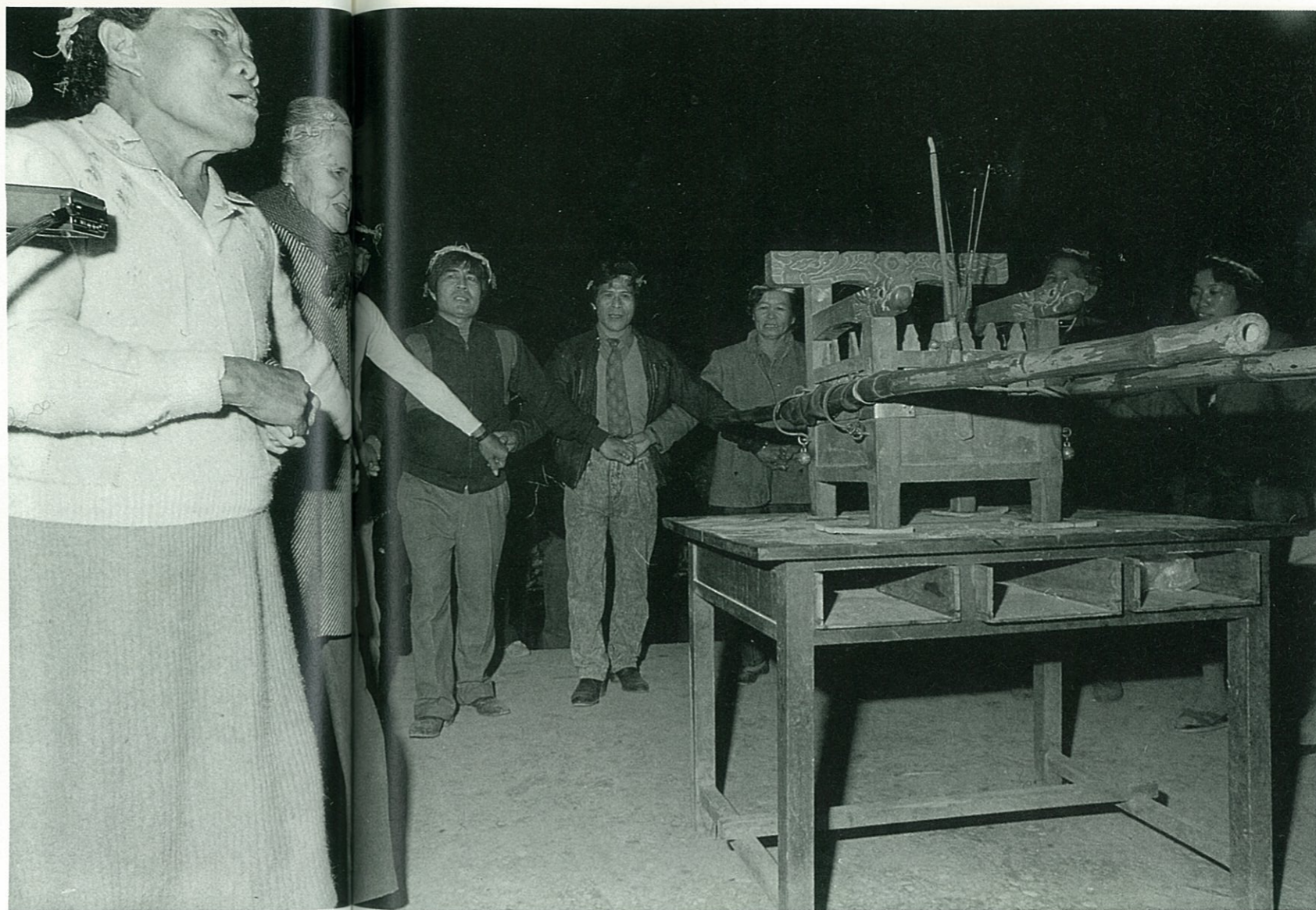
另研究指出：1625年初，荷人以Cangan布15匹向新港社（今新市）的平埔族人換得今赤崁（今台南市安平一帶）的土地，開始經營這個荷蘭在亞洲的殖民地。

當時荷蘭人在台灣接觸到的土著民主要是居住於沿海一帶和平原盆地一帶的平埔族人，人口大約在4~5萬之間，而當時在台灣漢人僅有1~2萬人。

荷蘭人在台灣的38年之間（1624~1662），先後有32名牧師，不少傳道師和老師來到台灣建設教會和學校。他們主要傳教佈道的對象，不是那時在台灣漢人，而是以平埔族人為主。宣教師甚至將各種教義以荷蘭音的羅馬字譯成平埔語，並編輯成平埔語的字典。但平埔族也因最早受到外來文明的衝擊，在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上發生了變遷，和其他原住民社群比起來，位於台南的西拉雅族，此時已呈現文化混合的風貌；與新港、目加溜灣、蕭壠、麻豆四社，可說是變化最快、最早的平埔族了。

但是自康熙40年（1701年）代起，大陸移民卻如江河決堤般，湧入台灣。到乾、嘉年間，達到空前的高潮。據嘉慶16（1811年）年的統計，漢人在台人數，已從當初的10餘萬乍然增至194萬5千¹。到日本佔領台灣前（1895年）漢人在台人口數更達到257萬7千人。而漢人「土地開發—經濟發展—移民湧至」的開發行程，對於當時的平埔族，在民族發展、文化和社會上都帶來很大的衝擊。

積極拓墾的漢移民，一方面以繳納番租、代輸番餉的方式，逐漸從平埔族的手中取得合於習慣



法的拓墾權，一方面用各種不正當的方法和手段，例如以廉價物品換地、藉通婚之便謀取土地、放高利貸……終於成為台灣土地的主人。在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的社會中，土地在誰的手上，誰就掌握到經濟優勢，失勢的一方，常會陷於生存的瓶頸，除非謀求改變，否則唯有滅絕一途。

在「漢番」的夾縫中卑怯地生存

據詹素娟的分析，在經濟貧困、生產技術和人力不足、且土地不

斷流失的處境下，平埔族大略的對應方式可有：（一）藉武力的抗拒，發洩心中的不滿；（二）遁入高山，與更早來台的先住民為伍；（三）乾脆和漢人隔離，不作任何接觸；（四）放棄原有的一切，舉族遷徙，另尋樂土；（五）合作適應，學習漢人的事物，以謀生存。

發起戰爭對平埔族已嫌稀少的人口來說，終究不利；而在高山族眼中，平埔族是平地上的人，是屈服於漢人的「叛徒」，當他們出草時，殺漢人可得首獎，殺平埔則可得次獎。何培元在台灣

生熟番紀事中感嘆地說：「人畏生番猛如虎，人欺熟番賤如土；強者畏之弱者欺，無乃人心太不古。」可謂一針見血的指出了平埔族處於兩強之間的困難。

而不願遁入高山的平埔族，翻越中央山脈到宜蘭、花蓮、台東，再去尋找他們的桃花源。留在原地的最後終究難免在漢文化強勢壓力下，無論在生產技術、語言、風俗習尚、親族婚姻、宗教信仰方面，逐漸同化於漢人了。

到了1895年日人領台之後，其施政重點置於漢裔台灣人，而對

於原住民施政，重點也擺在所謂的「高砂族」（即今山地原住民），對於平埔族的調查與研究是極被忽視的。但是不可否認的，對平埔族的調查與研究，也是從日治後開始。當時的研究者已警覺到平埔語言、文化的急劇消失……

因為來現場之前，我讀過一點資料，這時，我才對斯文的李國銘的話稍能共鳴。雖然他臉上仍充滿著疑惑，但我似乎感受到他心中那股熾熱的民族感情。這位為身份認同苦思的平埔族青年，是我在文字材料之外第一個具體



70歲的羅通文，拿著前一年祭祀的「豬頭殼」，準備要焚化給上天。

去年農曆10月15日的凌晨，埤仔腳的村民正在上疏文稟報上天。

認識的平埔族人民，我覺得很有意義。他那逡巡於「漢番」之外，為追索自己民族根源的苦惱，使我油然而生敬。

公廨：平埔族人的廟

溯曾文溪而上，越過嘉南平原而進入新化丘陵後，首先碰到的河成段丘為頭社段丘，即頭社的所在地。這一面臨河、三面環山的小塊地，其行政管轄隸屬於大內鄉頭社村。

頭社為平埔族大武壠社的故地，又是進山頭首次碰上的村社，所以有大武壠頭社之稱。此地後來又被目加溜灣社（又稱灣裡社）所佔據。頭社也是灣裡社所屬的西拉雅族兩個人口最多的聚落之一。

初到頭社，我遇到一個長滿鬍鬚、中等身材、微胖的中年人。皮膚黝黑的他並不時地嚼著檳榔。這位叫陳進和的大嗓門兒說，他是莊內的金主（輔助乩主的「桌頭」），正忙著為3天後的祭典準備工作。到了他家，我看著他寫紅白「號旗」，剛寫好的一對上面寫著：「篤加阿立祖、社仔社太祖」，和別的一些我看不懂的符號。他告訴我，平埔族的神明，沒有具象的金身。平埔族在這種約2尺寬3尺高的布上寫著神明的名字，供在「公廨」的正中央。陳進和說，「這一幅號旗是後天（去年12月2日，農曆10月12日）



頭社內埤仔腳由麻豆人吳金漢新建完成的公廨，入廟安座時要用的。」

陳進和帶著我來到位於部落北端的一座「公廨」，它的造型上有點兒像台北的國父紀念館，與漢人的廟宇大異其趣。廟前為一片廣大的甘蔗園，廟後是樹林，顯得有點荒冷，這和漢人的廟宇大都位於村內的中心地帶，又有不同。陳進和說，他們的神明喜歡幽靜，所以「公廨」大都建在

偏遠的地方。公廨無門，上有橫匾寫著「太上龍頭忠義廟」，中室的牆上掛著紅白旗號，旗號的上下各有法術的符號，列位正神中以「簫壠社太上老君」居中為大，也是頭社公廨的主神，其他由左至右四位分別是「新港社太上老君」；「灣裡社太上老君」；「篤加阿立母」和「社仔社太上老君」。神壇上，有5個用紅布包裹起來的瓷瓶，上面插著塑膠花。陳進和說，這是5位看爐，而老君

的正身和副身各在爐主和乩主連住三的家，要等到農曆10月14日才會回到公廨裡來。旁有左右「將軍」，前座有5位「軍士」，都是瓶上插花的扮相。左邊並有一大水缸，內有「向水」，平埔族人相信「向水」有驅邪治病的功能。原來吊在神桌兩旁的豬頭殼，已在農曆9月1日「開向」時，放天地之大咒後，燒還給了上天。

這些情況，和石萬壽教授在1981年發表的「頭社阿日祖祭典」中

所描述者相較，很明顯地，公廨在5年前改建成現在的形式後，其佈置已和從前不同。但是不管怎麼變，頭社和村內竹湖、大山腳、交力林4部落所一起供奉的「阿立軒（祭壺）」都俱在，突兀的是為什麼有寫著「五社太上老君」的紅白旗號出現，並且似乎也吸收了漢人道教的符號。另外，頭社一庄為何供奉了五社的神明？況且原就不屬於簫壠社的頭社，為何供奉簫壠社太上老君為主神



還願者以兩千元租來的Bavia (豬)，正準備接受乩主的「點豬」儀式。

？莫非頭社是平埔族的一大熔爐……？想到我這對平埔族歷史文化毫無研究的人，心中湧現這麼多疑問，不禁獨自失笑了。

在一般研究中，大都稱這平埔族碩果僅存的信仰為「阿立祖信仰」，蓋族人以「阿立祖」稱呼其神，主要分佈在台南縣全境及高雄縣甲仙、六龜等鄉。在其他地方的平埔族也有「阿立母」、「太祖」或「老君」等名稱。又因其為非漢人所祭祀的神明，所以也有「番祖」、「番太祖」、「番仔佛」等稱呼。一直到40年代初，吳新榮和日人國分直一才

發現了這隱湮在荒僻山野的平埔族信仰。1962年，現今中研院民族所劉斌雄的報告中，已經發覺有關平埔族的資料已經零散，而且受到漢族社會發展和基督教之社會底層的宣教，平埔族信仰和儀禮的初貌，已無從想見。

然而，據劉所長當年的調查，26年後，阿立祖的信仰依然健在，而且流傳著。「近年來從東山鄉東河村（吉貝要——與頭社為西拉西族中最大的聚落）分香出去的祭壺有1000個之多」，目前正從事平埔族田野調查的師大音樂所研究生林清財說。成大歷史系教授石萬壽甚至發現，以前信仰基督的平埔族人，現在有逐漸改信屬於自己種族的「阿立祖」的傾向。「我戲稱它為『宗教回春』。」石教授笑著說。

而在頭社佈教已有115年歷史的基督教長老教會現任牧師劉信德也驚訝地說，「平埔族很難抹滅傳統的影響，所以在此地傳教較為困難。」據劉牧師說，1872年，第一個連姓平埔族人因生病去台南得到馬雅各醫生治病時初接基督教以來，頭社平埔族的基督徒，人數最多時，也有一百多名，現在因為人口外移，頭社教友的人數恐怕已不及100名。

阿立祖信仰中的神話奇事

和許多民族的民間信仰一樣，平埔族「阿立祖」信仰，和漢族民間信仰，在神祕、甚至形式上，都很近似。以下是從阿立祖「廷姨」羅李牢的老媳婦73歲的楊朱文和同年齡的妯娌連銀對聽來的點點滴滴。

楊朱文說，在日本時代，警察經常會出來巡視環境衛生，取締「迷信」。在那時查禁民間信仰的風聲鶴唳中，每次日本警察上門，平埔族人總得慌忙把祭壺藏

起來。有一次，聽說日本警察要來她家吃飯，慌忙和三嬸把阿立祖祭壺藏在「穀亭畚」（穀倉）內，「太祖不高興了，我就看見我丈夫開始猛打自己的耳刮子，摔過來摔過去……簡直快把我嚇死。」

又有一次日本警察規定所有的祭壺都要集中到頭社去，有一個日本警察看見那掛在公廨內不乾淨的豬頭殼，就敲牠一下，從此凡是他要出來檢查環境，或是有老君的生日時，那位警察只要穿上制服，就猛拉肚子。「後來，日本警察這才重新開放，讓我們鬧熱，拜阿立祖。」楊朱文老太太說。

連銀對以滿懷敬畏的口氣說，有一回，有個烏頭人奉日本人的命令，要來拆公廨。就在他剛要行動的時候，眼睛忽然瞎了。

兩位老妯娌回憶說，日本敗戰前不久，交力林的新勸姨歸天以後，誰會被指定為新廷姨，是埤仔腳平埔族人民最關心的事情。

羅李牢，是一個從沒受過教育的女性，40多歲的她，每個星期日，都帶著媳婦楊朱文、連銀對一起到頭社的基督教堂做禮拜。連續好幾個星期，每當牧師要進行禮拜的儀式時，羅李牢就在教堂裡一邊起乩，一面講些沒人聽得懂的話，一面捶打自己。不肯信邪的牧師越是為她祈禱驅鬼，羅李牢越是發作得厲害，使牧師不得不放棄。楊朱文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我阿爸說，『靠父也吃，靠母也得吃』，就這樣，我阿母成為新的『廷姨』，我們一家人也轉回來拜太祖。」「……耶穌疼我……這世間是黑暗……」在旁的連銀對竟唱起聖詩來，然後說，「我們信基督教就聽基督教，現在信這邊，就聽這邊。」她還說剛剛改宗時拿香拜拜手都



會發抖，而且也不知要向神明說什麼。「信什麼教都同欸啦，主要的是人要有良心，要做好道德。」楊朱文說。

改了宗，成了新廷姨的羅李牢卻不快樂。起初，她整天躺在房內不出門。直到太祖有事找她，她才會出來跪在廳前，猛打自己的大腿，發起乩來。「有時候到外面去，我們若沒攙扶著她，讓她脫了手，她就跑得像飛的一樣，一下子就在山尾溜，唱起山尾曲來。」連銀對又說。她認為那都

當場宰殺「點豬」後的Bavia。

乩主連三生飲豬血，代表阿立祖接受還願者所獻的牲禮。





80歲的楊雲，雖不識字，但記性很好。仍會唱許多平埔族的歌謠。

楊雲身體很硬朗
目前仍能下廚房
煮食。

是太祖在教育她，「那時候，我還是憨憨的新媳婦，我們常跟著阮阿娘唱山尾曲，悲傷感動得掉下眼淚。」後來被太祖選為「曲頭」的連銀對幽幽地說。

「向水」與「向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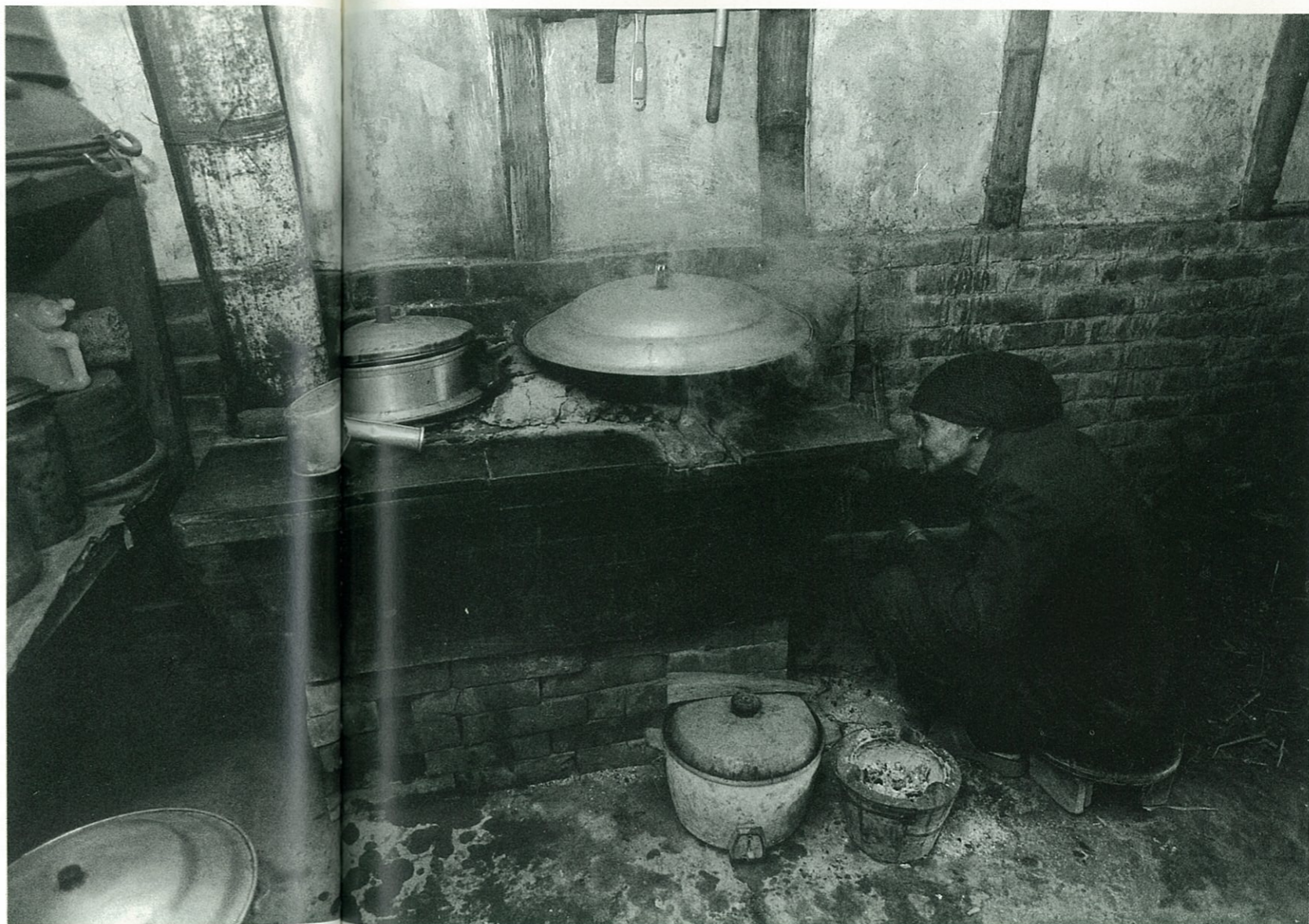
兩個老妯娌還告訴我許多「神跡奇事」，其中也有履波不沈之類的故事。平埔族相信祭壺中的殘水施咒後的「向水」可以治病，也可以行術，稱為「向術」。

向術也是平埔族祭壺信仰中的一大特色。其法力的來源，有的說是祖靈，有的說是類似游魂的「好兄弟」，也有說是太祖的軍士。楊朱文說，日據時代埤仔腳來了一個嘉義人平仔，聽說他的祖母兩腋下夾著香蕉葉，向術一催下去，人可翻越山頭。較常聽到的則是，農夫在田中施向術，若沒經得主人允許而有偷竊的行為，手觸到農作物就會動彈不得，還得「放向」的人來解術。

羅李牢一直當「乩姨」到80多歲她死亡為止，後來找到她兒子羅豐文繼任，三年多前，羅豐文又過世，埤仔腳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新乩出現。

漢人的經營

埤仔腳有一座公廨，地處荒僻的甘蔗園中，最早時是茅草搭成的，光復後用鐵皮改建，只是小小的一間。去年二、三月間，突然有位麻豆人吳金漢在公廨周圍買下土地，然後整地、建廟，全部工程預估要花上近300萬元。重建完的公廨，據說上天賜名為「篤



加籠和廟」。在去年農曆10月12日下午2時舉行安座入廟的儀式。

因為埤仔腳沒有乩主，入廟儀式主要是請頭社的乩主連住三和桌頭陳進和去主持的，然後以寫有「社仔社太祖、篤加阿立祖」神位的，屬於漢人民間宗教中的「輪轎」為輔。

在各項工作準備完成後，連住三起乩，先後和輪轎一起在大令旗底下，對寫有「篤加阿立祖、社仔社太祖」神位的紅白旗號作法。然後笏杯，直問到「36營軍

皆到齊」，才從臨時公廨中請出眾神。70歲的羅通文手端著「篤加阿立祖」的祭壺，任他怎麼控制，只見那壺不停地抖動，直叫那羅通文冒了一身冷汗。眾人走在上鋪香蕉葉黑白相疊的長帳上，陳進和手執大旗，大力揮灑，瞪大眼睛，嚷紅了臉、喊粗了脖子：「篤加——入內喔！」又跨著大步「篤加——入內喔——」。另外，乩主連住三不停地在眾人身上撒著穀、豆、犁頭生和鐵釘等「五寶」。4點35分掛上「篤加籠

和廟」的招牌，隨後在供桌上擺了12碗紅湯圓，在各個神位前敬上檳榔和酒等。上前拜拜的人，並需口含米酒噴向祭壺，完成這叫「三向」的儀式後，乩主連住三再度起乩，勸勉庄內要和氣，並說能完成安座大典老君祖眾姊妹們都很高興……

據吳金漢說，二十多年前，他來拜過這小公廨，後來竟而也會使用咒語，施向水為人治病解厄，因而發願重修阿立祖的廟……

我於是隱約感覺到，一旦深知

香火旺盛的廟宇「經營」，在經濟繁榮的台灣民間插手後，數十年後，平埔族的信仰，又將會變形、變化、扭曲成什麼樣子，真叫人難以想像。

艱苦掙扎的民族認同

在採訪過程裡我遇到一個從台北趕回來幫忙採柳丁的平埔族青年林秋源。閒談之間，他說過類似「我們是落後民族」的話，在我的心中留下傷痛的印象。這種潛在的民族自卑感，也許很普遍



平埔族從前是母系社會，婦女是主要的勞動力。56歲的王登瑞割完蔗尾，駕著牛車回家。

提昇民族的尊嚴與保存瀕臨滅亡的文化，以避免使平埔族人成為台灣民族史上的隱型人，應是有知覺的平埔族人刻不容緩的事。

地籠罩在平埔族人的心靈裡。林清財在他的研究過程中甚至發現，年長的一輩，甚至不希望讓他們的後代知道自己是平埔族人，「種族是不會滅亡的，中華民族是不斷融合各民族所組成的民族，今天在台灣，我們多數人如何學會尊重少數人，並且急切有效地去保存各少數民族的文化，是從事文化工作者一個重要的課題。」林清財說。

15日祭典的下午，我看見有一位穿著西裝，頭髮灰白的清瘦男子，一直很細心地觀察每項儀式。這位中年男士的舉動，立刻引起我的注意。趨前一問，得知他是遠從花蓮趕來的平埔族人。據他說，他的祖先們早在清代時，就生活在阿美族人中的西拉雅族的平埔人。他是花蓮月眉國小的校長，現年56歲的帝瓦伊·拉斯先生（漢名叫李來旺）。「發現自己還有一些親戚在這裡，覺得高興和激動。可是我們卻互相不認識……」李校長感嘆地說。他說，他曾看見東京政治大學的黃招堂教授。在自己簡歷中公開說明自己是來自台灣台南佳里山村的西拉雅族。「我從此感覺到民族根源的尊嚴十分的重要」他說，「我



希望能推動平埔族同胞的民族自我認同，進而有組織地做些建設性的工作，例如提供獎學金、資助和發展有關平埔族歷史、文化……之研究。」而事實上，李校長在這條路上，已經摸索了六年了。和政大經濟系的學生李國銘一樣帝瓦伊·拉斯校長年來到各地去採訪、搜尋有關那屬於自己族人的足跡……

「… he-hi-na-he-na-he-i-ia-a-ale……」祭典的凌晨，我們聽到了一群埠仔腳的老太太們，以肅穆

的心情，唱出來獻給老君祖同胞姊妹們的「牽曲」。這時，我的心，沈浸在這氣氛中，讓我從這悲淒的曲調中，無形地感受到了平埔人在長久艱苦歷史中在險惡環境下掙扎的荒涼、悲傷的氣氛……。在旁的李校長聽懂幾個單字，勉力為我解釋歌辭的意義：

「今天，我們的身體，我們的家，我們的部落，我們的命運……」

近年來，已有少數的學者開始從事台灣平埔族的調查與研究。在另一方面，像帝瓦伊·拉斯和

李國銘這樣的平埔族知識份子，也開始為自己的民族出身，尋根探源。調查研究和平埔族的民族自覺和認同若能交互影響，能否全面恢復平埔族的民族原貌，我不得而知。但是，台灣卻很迫切需要一種尊重少數者的種族與文化、尊嚴與權利的文化，使一切少數者能免於被歧視、壓迫、進而能獲至全人類獨立、自由的發展……

參考資料：

1. 詹素娟：清代台灣平埔族與漢

人關係之研究

2. 石萬壽：二層行溪流域的先住民
3. 潘英海：有關平埔族研究的西文資料
4. 翁佳音：日治時代平埔族的調查研究史
5. 石萬壽：頭社的阿日祖祭典
6. 翁佳音：頭社的阿立祖祭典
7. 翁佳音：平埔族漢化史考略
8. 劉斌雄：台灣南部地區平埔族的阿立祖信仰
9. 邵式柏：西拉雅族的阿立祖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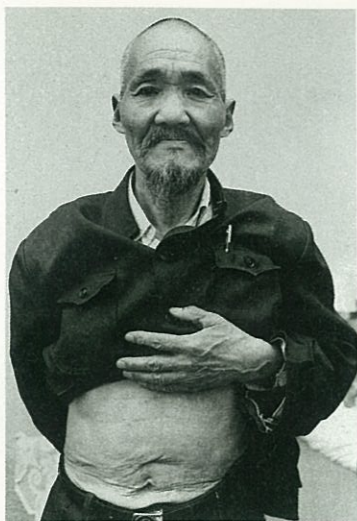
《如今，他們 可以瞑目 了……》

在「花岡事件」後42年，
耿諄老隊長在日本和平主義人士共同邀請下，
到東京觀賞由陳映真、陳慧如、黃素錦
和其他在日中國青年共同演出的
石飛仁報告劇「怒吼吧！花岡」
再親至花岡大館市祭拜當年死難的袍澤。
《40多年來，想到當年死難的伙伴，
想到他們留在中國的妻兒親人，
寢食不安，心痛如錐。
現在看到你們為正義與和平所做的工作，
我在想：
如今，他們可以瞑目，
我也了却一樁沈重的心事……》
耿老隊長說。

撰文 ■ 陳慧如
攝影 ■ 鈴木邦弘
福田文昭
吉井孝史



〈左〉今年6月30日中日各界在秋田的十瀨野公園舉行「花岡事件」
中國殉難者的慰靈祭，耿諄留影於慰靈碑前。



〈上〉耿諄在洛陽會戰被俘前，腹部曾遭槍傷，至今子彈仍留在腹內。

〈右〉「花岡事件」報告劇在東京池袋的豐島公會堂公演後耿諄（右起）、張乃文，王勝元及李振平上台接受獻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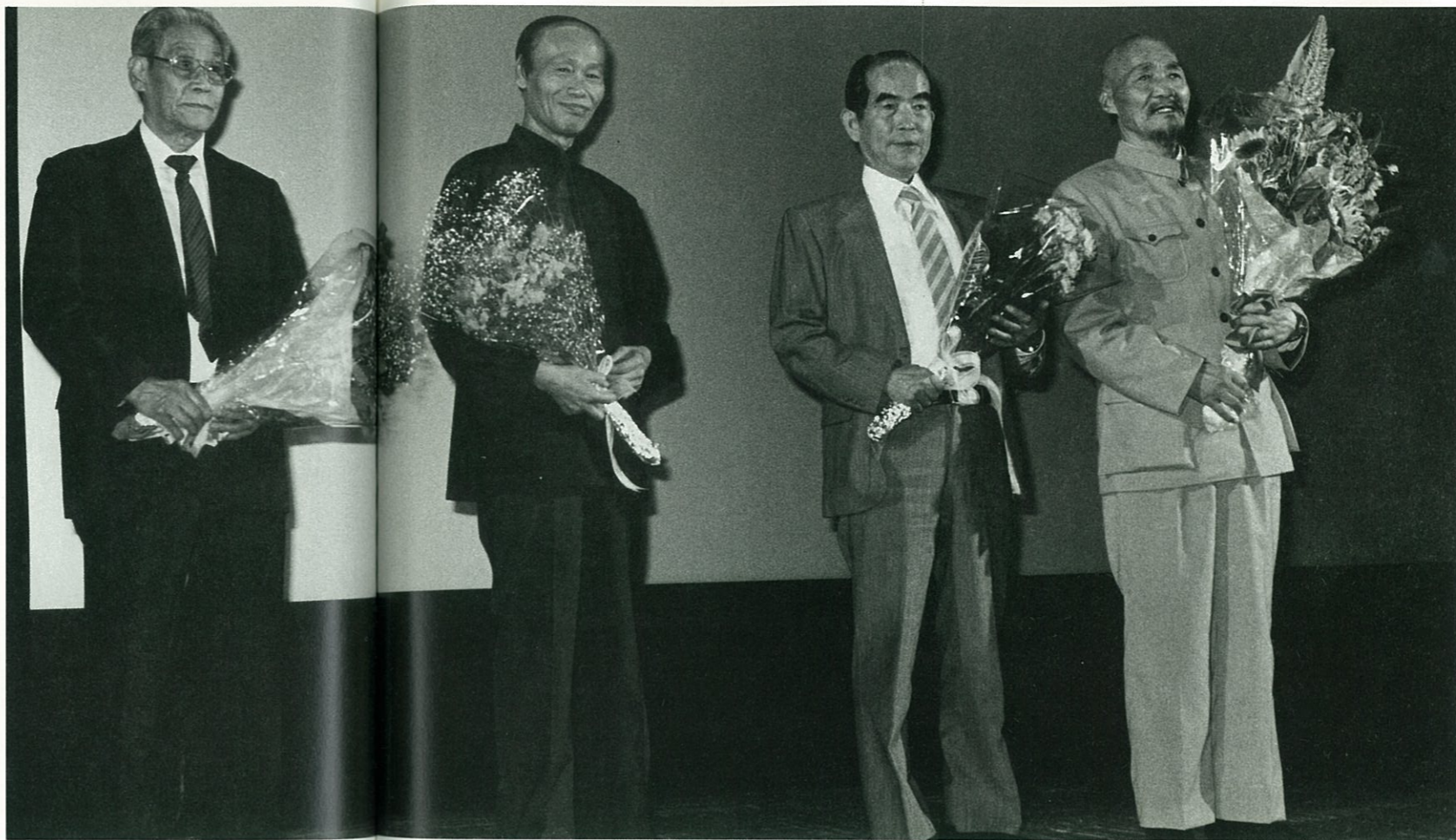
1986年7月7日由人間雜誌社邀請日本石飛仁先生的報告劇團來台灣，並由中日雙方共同演出報告劇「怒吼吧！花岡」。猶記得當晚國軍英雄館裡，無論老兵們為了重溫抗日戰爭的歷史，或是年青人為了解歷史的真象，英雄館裡觀眾擠得滿滿地，新聞上也發表了許多報導及文章。

台灣觀眾熱烈的回響，引發石飛仁先生邀請我們今年赴日演出，由於今年七月，日本反戰和平團體邀請了當年帶領花岡蜂起的大隊長耿諄先生，遠從河南省襄城縣趕到日本，親自到花岡去祭拜當年在抗日蜂起中死難的同志們，參加石飛仁在東京籌備分別由中日兩種語言演出的「怒吼吧！花岡」，這是一次極為珍貴且極具意義的演出。

由於1986年在台灣一同演出的男同學，有的已入伍服役，或因出國觀光限制，王墨林則因腿傷未癒而不能同行，祇有黃秀錦和我赴日與陳映真先生會合，三個人面對石飛仁劇團的盛情，一想到好多位年輕朋友不能來，心中難免覺得有些遺憾。

六月廿五日

吉井在機場接我們，傍晚時到達石飛仁事務所，陳映真正和石飛仁商討演出的劇本，白茂木在整理音效，龜谷則忙於安排演出後的聚餐事項，新加入的岩田在打字印刷，另一位高中生也在一旁整理資料。聽說他初三時為了寫一篇論文參加徵文比賽，獨自採訪石飛仁，而獲得獎賞，以後便一直來參加石飛仁劇團的活動。這些親密的、熟悉的面孔，正為後天的演出而興奮地忙碌著，和一年前在台灣演出時一樣的認真、熱情與嚴肅。秀錦和我幫不上忙，祇好在一旁呆坐。石飛仁問了兩次「王墨林不能來，一定



哭了吧?!」一會兒在日中國人張碧華到了。他出生於韓國，在日本唸大學，自從知道這個揭發花岡事件的石飛仁劇團後，就不斷地鼎力相助。目前他是一位事業正在發展的電子產品商人，在日本又已經住了14年。我們一見如故。居留日本的中國人中，像他一樣熱心奔走的極為少數，心中對他十分感佩。

六月廿六日

台灣來的演出者，在東京郊區的一間小劇場中排練華語版演出，除我們三人之外，另有四位在日中國人——小張、從大阪來的小東、一位父親是中國人母親為日本人的小張、另一位是負責幻燈片的小王。午飯後，研究東方柔

軟體操，石飛仁的長期支持者森先生也來了，帶領我們作柔軟操，接著排練中國語部分。

日語部分排練時，我們在一旁練習發音，因為其他三位在日中國人都只上過一、兩年華僑學校，發音常有錯誤。我們不厭其煩地一字一句的對詞，他們也很用心的記下正確的發音。來自不同地方的中國人集合在一起，為這件中國人必須知道的「花岡蜂起事件」而努力，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

下午六點多，石飛劇團的著名攝影家，隨團親赴河南接耿大隊長來日的福田從成田機場來電話說耿諄已平安抵達，大夥兒都興奮得拍手。真不敢相信，明天我們就可以見到他了，我們期待

已久的英雄，他真的到日本來了！

六月廿七日

早上十點準時到東京池袋豐島公會堂（豐島區區民文化中心），場地約可容納八百位觀眾。石飛仁早就在那兒忙上忙下了。我們換好黑色衣服，便開始排練。下午一點多時，場內一陣騷動，原來耿諄大隊長在記者的簇擁下進入了會場，我趕忙跑出去一睹耿先生的丰采。他神情略為疲憊，不斷地微笑點頭。73歲的耿諄削瘦，個兒挺高，穿著一身中山裝。長途旅行使他看來有些疲倦，但整個人給人一種堅毅、勇敢、正直的形象。他一面鼓掌回敬，一面向觀眾招手。花岡劫後倖活，42年後，要以不同的心情重新踏

上日本土地時，心頭一定引起多少洶湧波濤吧！

耿先生在休息室，用簡潔宏亮的聲音說：「中日戰爭不僅使中國蒙受重大的損失，同樣地，侵略國日本的人民也同受其苦。」耿老隊長說，「今後，唯有和平，才能帶來繁榮，人民生活才能更好。這是一個教訓，中日間的戰爭絕不能重演，再次給人民災難。除了『花岡』之外，戰爭在其它地方也造成不少悲慘的故事。希望能以中日兩國愛好和平的民眾從現在開始，團結起來，進一步為亞洲和世界之和平而努力之。」

據說耿諄先生臨出國前不久，中共政府才弄了他一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襄城縣委員會副主席」的頭銜。從日本回



〈上〉圖右是越後谷義，當時他是鹿島組社員，因為他對中國人相當好，所以在「花岡事件」中未被殺害，耿諄這次訪日和他於大瀧溫泉話當年。

〈右〉七七事件前夕，在洛陽擔任少尉的耿諄初訪北京，他說：「當時中日之間的大戰一觸即發，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已暴露無餘，全國瀰漫團結抗日的思想。」

〈下〉7月4日耿諄在大阪市的雜草舍參加「花岡事件」42周年紀念討論會。

到中國，原本只想默默地當一輩子農民的耿諄，因為1985年偶從友人處得知「參考消息報」上刊載著日本和平運動團體在日紀念「花岡事件」的消息，才與在日的舊日在花岡一起鬥爭的劉智渠聯絡上。花了15年心血追查「花岡事件」的石飛仁喜出望外，立刻整裝赴河南與他會面，種下了今日邀請耿大隊長訪日的因緣。

石飛仁和日本其他長期來鏗而不捨地揭發和糾彈花岡暴行的和平主義者，都以為把花岡暴動領導人耿諄請來日本，是對日本人民最鮮活的和平教育，對日本戰爭勢和企業，是最苛烈的抗議，



[1988·元月] 人間 90

於是克服種種困難把耿先生邀請到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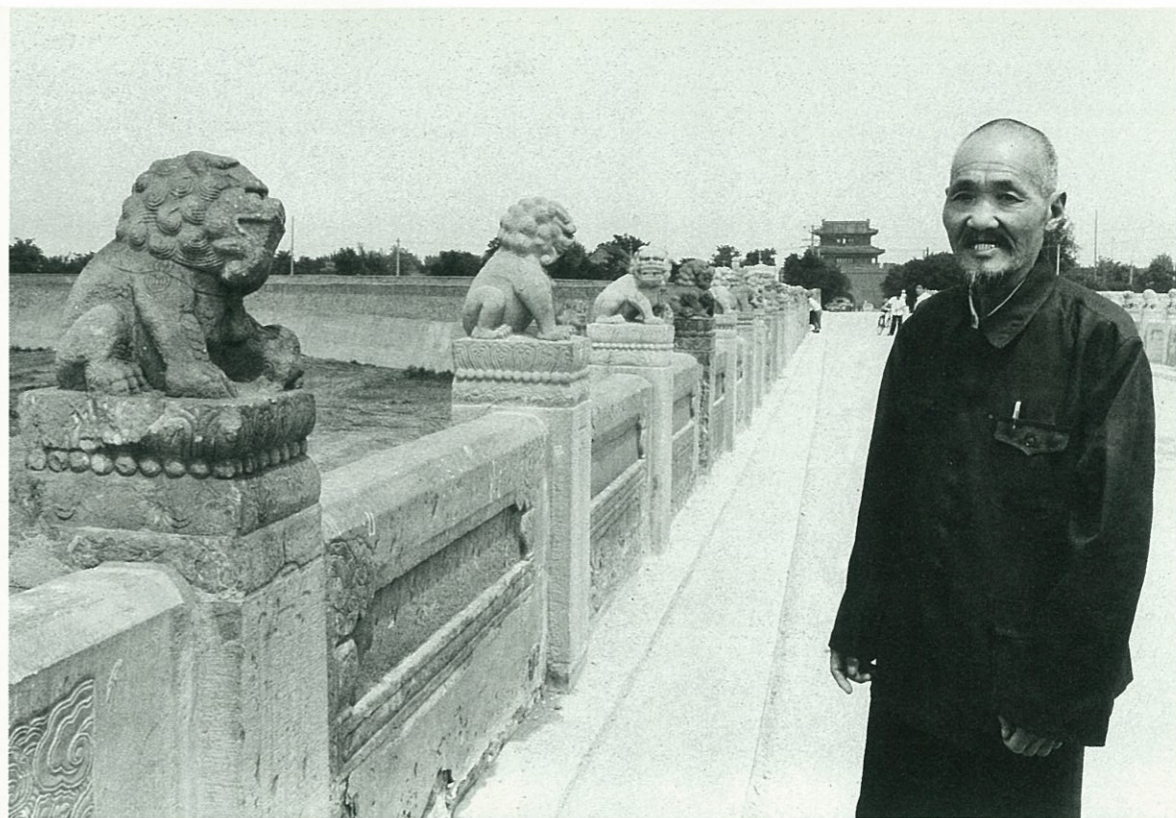
下午兩點鐘，中國語的演出正式開始；銀幕上打出「怒吼吧！花岡」的幻燈片。背景是一條從河南省襄城縣往耿諄家的道路，兩旁茂盛的路樹頂著一片蔚藍的天空，顯得十分寧和致遠。親自到過河南拜訪耿老隊長的石飛仁說這樣美的路長達二公里呢！

我在舞台上卻有著與去年在台灣演出時不同的體驗。去年我是舞台監督，負責聯繫舞台上的技術部門；今年親自上舞台，雖然大學時也有十幾次的舞台經驗，然而報告劇給我的感受更是從未有過的深刻與感動。

我在舞台上看到耿諄專注的表情，時而拿出手帕拭淚。42年了，他又得一幕一景地回到過去那段悲慘的日子，情何以堪啊！

演出結束，由張碧華雙手舉起巨大的匾額，上面寫：「中華民族英雄花岡之舉」在雷動的掌聲中，帶起新的高潮。

演出後，石飛仁在休息室裡問耿大隊長感想。「看到這個戲，看你們這些正義的日本人為花岡事件所做的，我想，那些死難的同志們，可以瞑目了。」他說。石飛仁聽完陳映真的語譯，蹲在



耿諄前切切地哭了。透過陳映真的翻釋，耿諄向他致謝，他說：「推動和平有許多曲折，目前雖然力量微薄，但有一天可以發揮成巨大的力量，因為追求人類和平是我們共同的期望。」石飛仁邀請耿先生觀看五點半演出的日本語部分——新編排的「惡魔的證明」，是以花岡事件為綱，對戰後歷史未解決的問題作一申述的報告劇。耿諄說，即使不叫他看，他也要留在劇場裡。

第二場觀眾也只有百餘人，演出後在陽光城國際會議室中團圓聚餐，大家舉起龜谷所做的食物及水果乾杯。每個人都發表感想。石飛仁先生私底下是很活潑幽默的，有時像小孩般的天真，我們敬佩他一如師長，又如好友。他每一回講話都發人深省，石飛仁劇場，便是以被石飛仁的人格和實踐所感召的日本戰後年輕人一個自然的結合體。這在戰爭責任

不斷風化的日本社會，是個十分難得而又動人的存在。

6月29日

十一點我和秀錦與耿諄同塔東北新幹線往盛岡。陳映真因故遺憾未能同行。耿先生仍穿著灰色中山裝，面帶微笑。他對我們自費從台灣來參加此次活動，不斷地表示欽佩。因座位相隔，車上不便打擾，只與他閒話家常幾句而已。

入夜，我們一人才到大館市。黃昏的小鎮顯得冷冷清清，下榻的秋北飯店則燈火輝煌。吃過晚飯，忍不住到耿諄和劉智渠的房裡，只想多一些時間和他們親近，說說話。但耿先生旅途上過於疲累，只好匆匆告辭，好讓他早點休息。

6月30日

早上九點在飯店對面的市政府

會議堂裡舉行記者招待會，秋田地方的各報社及從東京趕來的新聞記者近五十人，聆聽耿諄述說花岡蜂起的前後經過。十點「中國人殉難者慰靈祭」儀式開始。在信正寺的和尚住持的頌經聲中，大館市民代表們一一在花岡事件中國死難奴工的靈前獻上白菊花。接著耿諄致感謝辭如下：

大館市長、大館會議議長、大館市人民、各日中友好團體的諸位先生、在場的諸位朋友，你們好！

我叫耿諄，今年七十三歲。

此次受到日本人民熱情的邀請，由中國河南省來到日本作客，參加大館市慰靈儀式，實在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在此，首先向你們致以誠摯的謝意。

大家知道，從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了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在在戰爭

[1988·元月] 人間 91



期間，日本軍隊把中國人多次押運到日本國土內作苦役。僅僅在花岡中山寮這個地方，就有一千名中國人在鹿島組的監視下從事苦役，風雨無阻，每天要做12個小時的艱辛勞動。嚴冬到了，冰天雪地，仍然身著單衣、赤足草鞋，勞動于泥水之中再加上嚴重的飢餓勞累，更加上凶惡殘暴的鹿島組監工們的打罵摧殘，在如此牛馬不如的苦役之下，日有死亡。起初是一、兩人，1945年3月以後，一日之內死亡竟達5、6人之多。此時鹿島組不但毫不關心，而且督工益嚴，壓迫更甚，動輒

打罵，時有被打傷、烙傷而致死者。

慘酷的虐待生活，威脅著每個人的生命，人人自危，莫不感到朝難保夕。一天，我勞工中一名叫薛同道的，因飢餓難忍，在路上拾一蘋果核充飢，被監工發現，而遭毒打，當場斃命。中山寮的全體中國人親眼目睹之下，無不痛心疾首，悲憤填胸，遂皆抱必死決心，堅決以流血反抗凶暴，即促成以我為首的1945年6月30日夜的蜂起暴動，後人定名為「花岡暴動事件」。

暴動日期原定為6月27日，因監

工中有兩人心地善良，對中國人時常表示同情，我們不忍加害，為了使他兩個人脫險，把暴動日期向後推遲三天，並在暴動之時，曾嚴令不准騷擾居民。

被鎮壓之後，一百數十人死于嚴刑拷訊之中，截至日本敗戰止，中山寮死難的中國人共418人。

戰爭中，中國人民遭遇最為慘重，大量的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同時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災難，至今言之，猶覺心有餘痛。

42年過去了。時至今日，世界已走向文明時代。互通友好，和平相處，是全世界人類的共同願

「花岡事件」報告劇公演終了時，一位張姓華僑獻一方匾額給耿諄。

望。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同樣懷著高度熱愛和平的心願，中日兩國，隔水相望，地處比鄰，素有源遠流長的睦鄰感情和友誼。近年來，兩國互通往來，友好日益加深。今天我被邀請前來參加日本愛好和平人士為中山寮的死難中國人，舉行慰堂儀式，感到萬分欣慰，我謹代表死難者的家屬，向你們致以衷心的感謝！

中日友好萬歲！全世界和平萬歲！

耿諄 一九八七年
六月三十日

我聽見翻譯人員只譯出耿諄致感謝詞中的第一段和最後一段，中間提到七七事變，軍國主義、侵略戰爭及鹿島建設公司等敏感處都被刪除，加上匆促草率的參觀行程，使我覺得邀請耿諄參加這次的慰靈儀式過於表面化、形式化。對於大多數日本人是否能真正從心底面對戰爭的責任，不能不表懷疑。不過，中國人自己對中日間的歷史問題抱著什麼樣的態度才會使日本人有這樣的作為，更是我們要深切反省的問題。

中午，耿先生一行到鳥瀉會館休息，我們則在大樹下乘涼，離開前，耿先生還從旅行車裡探頭問我吃過飯了沒？害得我眼淚差點兒掉了下來。

下午五點，在秋北飯店大廳再度舉行記者招待會，一位通訊社的記者問耿先生：「鹿島建設公司沒有派人來參加慰靈式，您作何感想？」耿先生回答說：「他們顯然對自己的罪行沒有反省。不來參加，即是不覺得自己的罪惡。當時鹿島組能以那種方法摧殘中國勞工，那一顆凶暴之心，是難於改變的。今天他們來不來，已無多大關係。鹿島組承不承認也都沒有關係，因為花岡事件是無法湮滅的事實。」對於別的問題，耿老隊長說，「事隔42年，回到此地，心裡覺得很悲傷。想到在這兒曾經死了那麼多中國人。但是，另一方面我又高興有這麼多愛好正義與和平的日本人關心死難的中國勞工，相信死難者也可以瞑目了。我期望廣大的日本人民，應以花岡事件為一教訓，從此中日兩國和平相處……。」

因另有活動早來幾日的耿先生，一見到我們就說：「我真擔心你

們不來了呢！」，幾天不見，他看來精神奕奕。我將人間第九集——「怒吼吧！花岡」專輯交給他，他顧不得身旁的人群，立刻起身將雜誌收入行李中，他說回去要慢慢看，好好看。

在大阪的座談會歷時五小時，大家詢問的還是花岡事件的經過及耿先生在獄中的情形。耿先生已疲憊不堪，但另一位留在日本的當年同伴宮耀光早在飯店等候，會談只好匆忙結束又趕過去。我很遺憾未能好好地與耿先生說聲再見，便須要趕最後一班新幹線回東京了。有生之年，我希望很快地能再見到他，也祈求他身體健康。

後記

最近，石飛仁先生轉來耿老隊長寫給他的一封信，信上說耿老隊長對石飛的綿綿深情，不但表現了中國人民重情念義的優美性格，也表現了耿諄個人重義理、重是非的正直堅毅的風格。石飛仁在給我的信上說，耿諄臨走，留在日本的當年花岡倖存伙伴要為他買彩電、買其他「高檔」家電產品。「耿諄說，這些中國大陸上都有。『我耿諄去日本，是為了慰祭多年死難的同志，不是去當採購員的。』聞者莫不動容。」

我想起石飛仁在東京好幾次紅著眼眶告訴我，「那個人（耿諄）風骨恢宏，是人在一生中難得一見的人物……」

我為耿老隊長感到驕傲。 ♡



關心人間，參與人間

加入人間，是您生命的另一起點！

人間需要：

■ 契約報導作家

我們徵求台灣年輕一代有社會傾向的小說家、散文家和其他文學青年，來人間從事報導文學的實踐！到台灣生活、自然、農村、山地無限豐富的現場去學習、體驗、調查和創作！有意者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 契約報導攝影

我們歡迎長期閱讀人間雜誌，理論上、實踐上對報導攝影有認識的攝影青年來應徵。有意者請寄簡歷、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沒有經驗、沒有作品者切勿應徵）

■ 廣告A/E

大專以上男女不拘，富雄心愛心人文素養具企劃組織表達能力，能獨當一面的優秀廣告人才。

■ 義工

有理想、有愛心，渴望參與人間的理想者。

■ 駐校代表

稿約：

我們向廣泛的人間讀者徵求報導題材。請寫明題材或故事梗概，為什麼這個題材使您覺得應該報導，及故事地點、人名、連絡方法等等。

題材一經採用，實際採訪刊登，除在文末誌明致謝之外，並優惠價（八折）直接向人間出版社購買各種叢書。

人間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7巷8號1樓
電話：(02)7091920-3
郵政劃撥帳號：1008791-0號



人間報導攝影冬令營

〈主旨〉透過人文攝影的理念，讓照相機成為人們記錄、捕捉人間萬象的眼睛。

〈對象〉對報導攝影有興趣，並希望獲得實際經驗者。

〈時間〉第一梯次77年2月1日至2月6日。
第二梯次77年2月8日至2月13日。

〈地點〉耕莘文教院6樓視聽中心。

〈報名日期〉尚有若干名額，77年1月18日前截止報名

〈報名辦法〉索取報名表，一律通訊報名。

每期以50人為限，額滿為止。

〈師資〉關曉榮、陳映真、阮義忠、張照堂、郭力昕、黃春明、蔣勳、梁正居、陳傳興

〈小組老師〉林柏樑、蔡明德、李文吉、廖嘉展、鍾俊陞、賴春標、王菲林、陳品君、顏新珠

除已安排的課程外，參加學員可以：

- A. 分享「人間」的戶外採訪工作全部實際經驗。
- B. 學習「人間」攝影暗房操作實務內容。
- C. 無限制使用黑白及彩色幻燈底片及沖洗相紙。
- D. 冬季營期間的佳作作品將在「人間」發表。
- E. 使用「人間」提供之暗房及沖洗設備。

〈注意事項〉

- A. 分組操作課程，由各組老師安排採訪，地點或許不在台北地區，不能外宿的學員，請於報名時註明，以便分組作業進行。
- B. 外縣市學員請自行預先安排住宿。「人間」備有簡便公寓住宅，若需要使用者，亦請報名時註明，每日酌收水電費100元。
- C. 學員需自備相機。
- D. 分組活動由各小組老師負責，請學員儘力配合，如遵守暗房規定、守時，對於攝影工作的環境要保持安靜和尊重被攝影者的權益等等。
- E. 周一、二，供應午餐。分組活動時間的交通工具由「人間」提供。

〈課程表〉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9:30 11:00	人文攝影	傳統和精神	名著	選讀		分組操作
11:10 12:30	名著	選讀	名著	選讀	分組操作	分組操作
	休息	休息	分組操作	分組操作	分組操作	休息
2:00 3:20	報導攝影	的面面觀				1. 學員作
3:40 5:00	聯誼	暗房實作示範				2. 結業頒獎

〈報名費〉4000元

蔡清柏無味的半生

蔡清柏常常想，趁嬤嬤還活著，嬤侄倆，總得再相會一次。
光是想像會見嬤子的光景，就先叫他弄得滿眶淚水。
可他身上沒有盤纏，在台灣一直淪落潦倒，有些難於、怯於回莆田的家了。
最近，他常在想像中，摸回故鄉。《見到阿嬤，我一定馬上雙膝落地，
滿面的淚水呀，什麼話都說不出來。我沒帶錢回去，我阿嬤一定安慰我：
慇懃仔咧，沒錢有什麼關係？
阿母不棄嫌……》蔡清柏說著，就哽咽起來了……

在 淡水河畔的
暮色中，蔡
清柏收拾起
茶客用畢的
茶具，走過
戲台。





從前往來於海峽兩岸的富商，現在茶棚為人泡茶。

恍惚間，他明明還聽見美珍的哭泣：「可不可以這次不要去台灣？台灣的小姐比我好看嗎？……好，你一定要出去，以後就不要再回來……」她牽著他的衣袖，旋即又負氣把藏起來的旅行箱扔出門外。轉過臉去，再也不看他。美珍是他的妻子。他果然再也沒有回去過福州。整整38年裡，他的妻子等到第26年，終於死了。

蔡清柏，男，六十七歲，福建莆田人。和許多生長在那個離亂時代的小人物一樣，浮沉在不可

逆測的命運波濤，經歷著當時錐心刺骨、過後才知哀痛的生離死別，臨老卻只剩下對命運淒然苦笑的力氣。

「一點味道也沒有。」這是他對在台灣流浪近40年的總評。

半生

台灣光復之初，儲糧的倉庫都在戰爭中毀壞，食物極度匱乏，福建沿海遂有許多商船，往來於海峽兩岸做生意。

蔡清柏從民國34年開始，每年乘帆船走兩趟台灣，運香煙、豬隻、大麥小麥來台灣，載水泥、煤油、沙糖和麻桿回去。賺的錢很多。船才進莆田，家人、鄰居便在岸上燃放鞭炮歡迎，熱鬧得像戲台上衣錦還鄉的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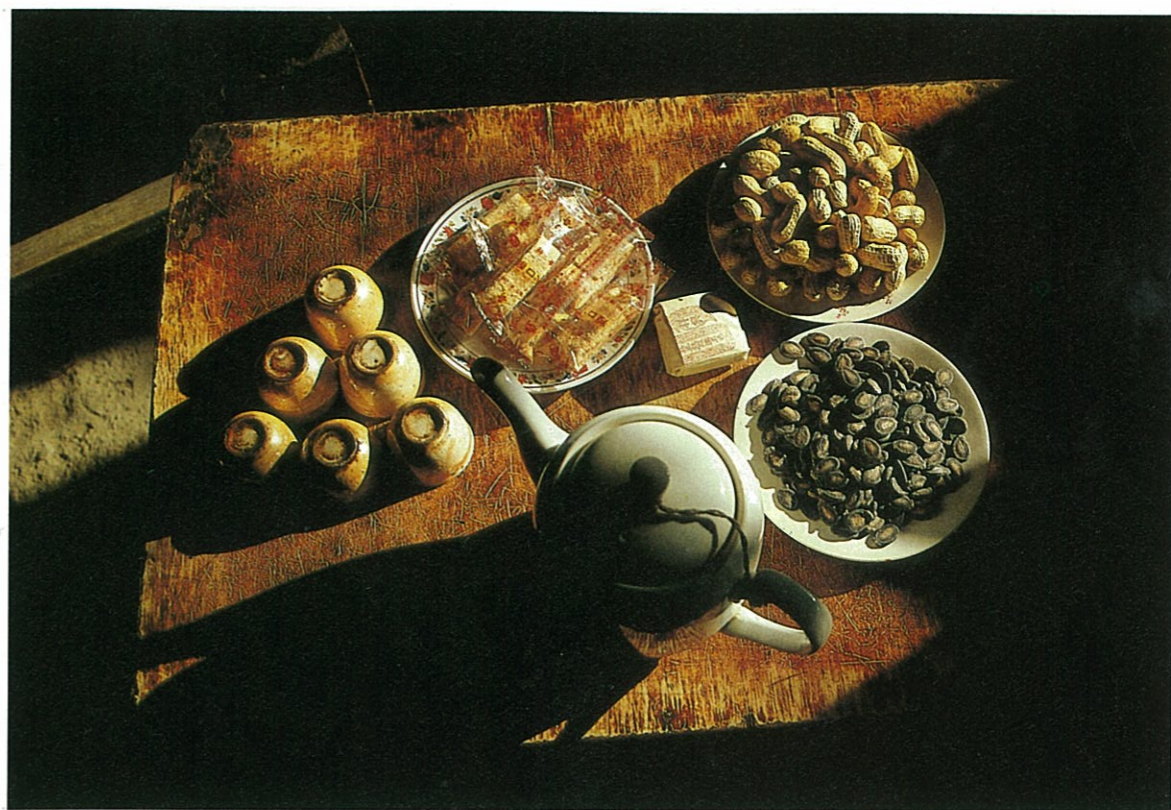
「那時候，海上商船多，海盜也多。好在海盜頭目和我同鄉，從不搶我的船，我生意一直做得很平安。」清柏回憶說。

民國37年，大陸局勢已亂。年底，清柏想：就再去台灣一次吧，大好生意不做可惜。就去最後一次吧，往後就好好在家安居。當時兒子5歲，女兒3歲。和妻子美珍，也一向恩愛。

往常他出遠門經商，美珍從來不曾說什麼，這次卻像是有什麼預感似的，一直哭著不讓他出門。蔡清柏心裡也覺得怪異，但他不肯信這個邪。他交代親如生母的一個嬸嬸，好好安慰美珍，還是走了。

他就是這樣來了台灣，再也沒有回去過。

起初，船泊在基隆港。家人打電報說共產黨來了，叫蔡清柏先不要回去。他的同鄉黃玉樹駐守白肯島，要他幫助弄些糧草。他一口氣答應了，把原擬運回福建的五十桶煤油運到白肯島支援，人也跟著到了白肯島。



「我們那時候都認為一定很快就反攻大陸。民國40年，蔣經國到白肯島巡視，我帶頭喊：『蔣太子萬歲！』大夥兒全跟著我一起喊。」他說，「那時候，大家都以為他們帶我們來，也會再帶我們回去！」

時光一年年過去，眼看一時間是回不去了，蔡清柏只好到台北延平北路一帶開一家雜貨店，這一開，又是8年。

「在早期，台灣社會秩序好。我那個店，晚上都不必關門上鎖。後來開不下去，是因為早時五十桶煤油捐給部隊後，我身上沒有錢去跟人家結清煤油的錢，人又回不去莆田。債主找上門來，只好把雜貨店估給人家。」他說。

身無分文。他到基隆港海洋學校去挑砂石，賣勞力，一挑，又是11年。然後蔡清柏想：總不能賣勞力賣一輩子吧，於是隻身到了高雄，開麵攤子。

「我那麵攤子就擺在藍寶石歌廳門口，生意好得很。有一個流氓特別壞，當時白吃我兩千多元不想還。我催他還錢，他居然把我的擔子全砸了。雜貨店估給我以後，我就變得很認命。擔子被砸了，我收拾收拾，忍住氣憤重新在原地擺攤。想不到，那流氓還不放過我，」蔡清柏深吸了一口煙，繼續說：「我站在麵擔後面的石階上，看見流氓提著一把亮光光的長武士刀，從路那頭遠遠的跑過去。別人都勸我快閃避，我忽然一股怒氣湧上胸口。我偏不走。看準了那壞人走近，提起一鍋滾沸的湯水朝他前身潑去，他馬上脫了一層皮，躺在地哀叫。」

仇是報了，麵攤子卻也開不下去。他流浪到楊梅，每天為窯廠搬拿一萬塊溼土磚，賺來的錢全花來喝悶酒，喝完酒倒頭大睡。他變得更加認命了。說起來，在

奉 客的茶食，簡單而美味。

高雄用熱湯潑傷那個痞子，對秉性溫良的蔡清柏而言，是他惟一的一次對命運所做的激烈反擊。

楊梅窯廠的同事，有時招他去娼寮玩，或勸他至少討個老婆安頓下來。蔡清柏卻始終相信，總有一天，他還要回去團聚。雖然眼看著反攻大陸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了，蔡清柏卻絲毫不肯對不起守在老家的美珍。他對同事說：「我老婆知道台灣的小姐漂亮，出門那一年，哭著鬧著，不肯讓我來。我在這裡亂來，回去準會挨打……」

可是當時他並不知道，美珍恰恰就在那一兩年裡在大陸過世。窯業沒落，蔡清柏也上了年紀，體力也差不多消耗殆盡，做不動

粗活了。原先每餐吃得下五碗白飯，如今逐漸只吃得下兩碗。他在台北各餐廳、公司當倒開水工友，跟著工作，四處流浪。

民國70年，蔡清柏和家人取得了連繫，這才知道妻子美珍早已不在人世。從故鄉轉來一張合照，中間坐著那位從小把他當親生兒子似的孀母，兩旁是蔡清柏的兒子、媳婦；女兒、女婿，還有五個孫子，就差一個美珍不在照片裡。他翻來覆去摩娑著照片，不禁掉下眼淚。

是歷史，是命運，讓他終於辜負了她的企盼，生離又死別。

蝸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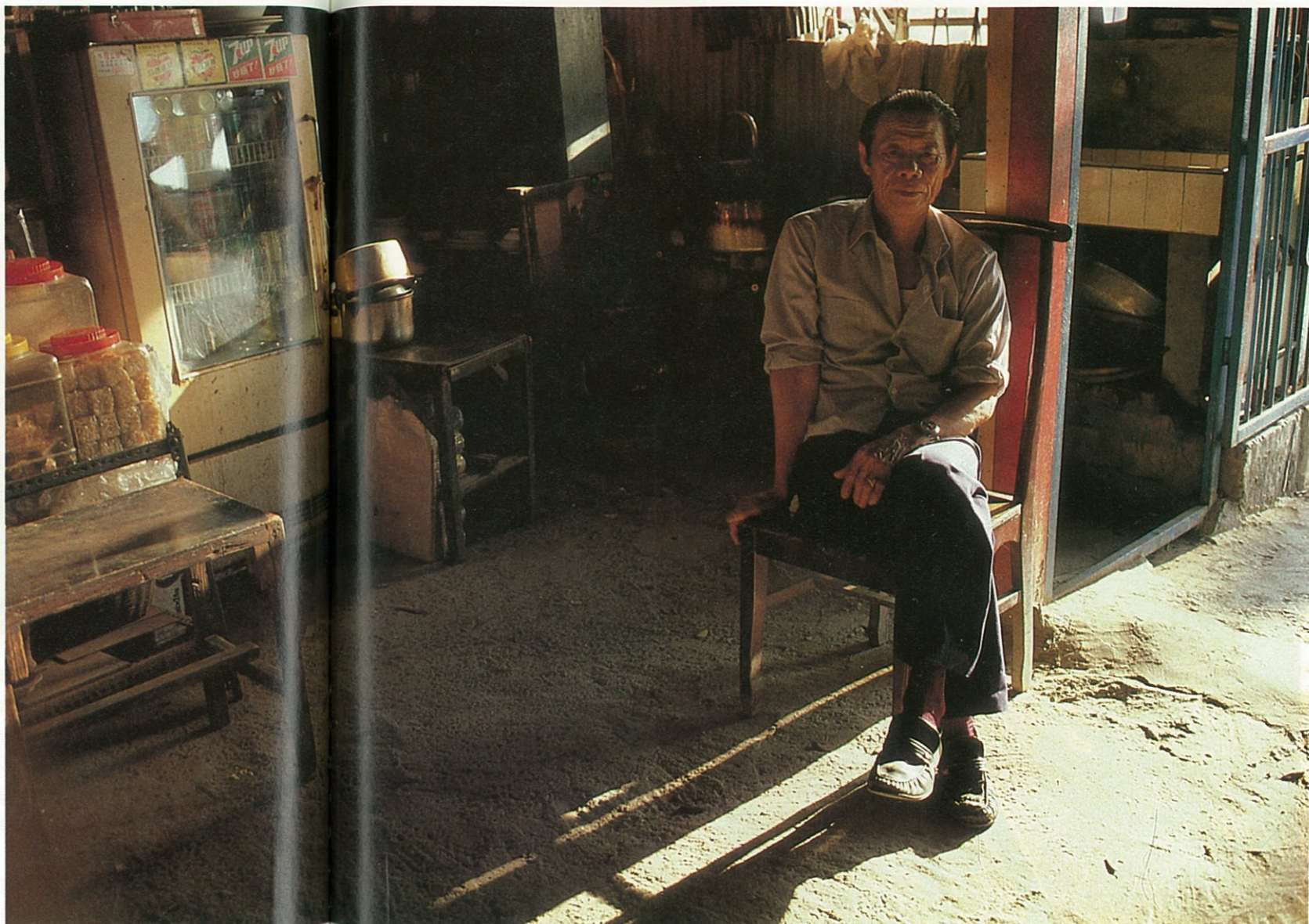


每天，清柏伺候著往來的或清閒、或畸零的茶客。

蔡清柏挨著房門口偏促地坐著。我們坐在他的床鋪上，配著茶和兩枚剛上市的青鮮的橘子，聽著他喁喁地述說他大半生的故事。

3150元租來的房間，不足兩坪大，沒有任何窗戶或較大的通氣口。晚上睡覺，只得打開房門通風。這樣鴿籠似的蝸居，在台北市甘州街，比比皆是，光是蔡清柏住的那層樓就有17間，專門出租給工人、城市貧民、外鄉人。

「地方實在太小，不好意思哦。」他手掩著金牙，很不好意思地笑



起來。

朋友來他這兒聊天，特別容易觸動蔡清柏的今昔之感。他再環顧一下四周：牆上掛滿無處收放的舊西裝、內衣褲，木衣櫥、小麵櫃（高雄開店時代留下的東西）和桌子，全都鼻子眼睛不分地擠在一塊，蔡清柏於是又不免一番嗟嘆：

「從前故鄉家裡的房子，光主屋，就不止50坪，還不包括庭院、倉庫呢。屋後是山，屋前是海。海水漲起來，搖櫓的人就搖著船

回家。」他回憶著說，「我們家有果園、茶圃，自己抓魚、曬鹽，吃的東西都鮮跳跳的。我呢，是人人尊敬的小老闆……」

如今離鄉背井，怪只怪當年一念之差。他說他那時一心只顧賺更多的錢。「那裡知道自己原來沒有賺錢的命。真是命啊，不然，為什麼那一回，美珍拼命拉著我，不讓我走，我卻拗著偏要走？怪呀。」他說：「現在呢，可以回家探親了，可我窮得像一個『台灣乞丐』。沒有錢，不敢回家。

回家去大概也沒有人認我。美珍12年前死了。離家的時候兒子才5歲、女兒3歲，這等於沒養過他們，如果人家不認我，也是該的。」

蔡清柏有一樁最重大的、未了的心願。他的父母過世得早。21歲就守寡的孀母，為了撫養他長大，竟然終生不肯再嫁，待他比生母更親。這孀母今年都87歲了。蔡清柏常想，孀孀生前，孀侄總得再相會一次。他光想像會面的情景，就先把自已弄得滿眶淚水：

陽 光明燦的午後，趁閒空休息一下。

「見到孀母，我一定馬上雙膝落地。我一定是跪在那兒直流眼淚，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我沒帶錢回去，她一定會安慰我：傻孩子，沒有錢有什麼關係，阿母不棄嫌……」

其實他很想再看看家鄉的那一大片田地。雖然他知道他的地早

家以後，蹲在地上找鍋子準備燒飯。房間太小，鍋、盤不得不塞進床底下。



被共產黨沒收，早已經不是他的，但——

「是我的不是我的，都沒關係，我只是要看一看；想要在老家屋前的地皮上站一站，知道土地好好的，都還在，就安心了。放在我心裡的，連共產黨也搶不走。」他說。

但，這些反覆不盡的鄉愁思念之情，終究抵不過一個殘酷的事實：他，手頭上沒有返鄉的旅費。

蔡清柏的身份，不算是老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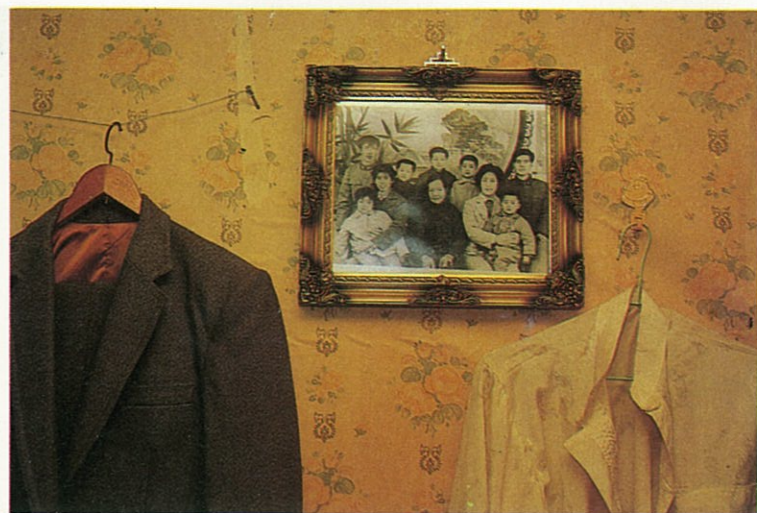
原只是單純的生意人。雖然戰時捐助過五十桶煤油給一個反共游擊隊，現已無從查證，顯然拿不到什麼返鄉補助。他現在在淡水河二號水門外的一家茶館倒茶水，每月薪水五千，加上仁愛院補助孤苦老人每月兩千塊，加起來一個月共收入七千元。扣掉三千出頭的房租，再扣掉煙、酒、食、藥費，實在存不了什麼錢。

「唉，當初為貪賺多一點錢，落得現在身無分文。誰知自己沒

這個命哦……」他拿出半瓶據說從北京出品的「活絡油」，不停搓揉著手腳，再服下一顆蠟封的「活絡丸」，也是大陸貨。否則，次日會筋骨僵硬，無法提茶壺。

茶棚

淡水河二號水門，厚大的堤防隔開了兩個世界：堤防內，是西門町的萬丈紅塵；堤防外，是榕樹清蔭下錯落的茶棚。蔡清柏便在其中的一個茶棚，伺候著往來



的或清閒、或畸零的茶客。

據蔡清柏說，「酒癩」大概是堤防外最出名的人物。他是福州人，今年50歲，從前當了小偷，被管訓過。酒癩很肥壯，早上勒索稀飯擔，晚上勒索宵夜店，連警察都怕她。他不時用棉被抱來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女，成天抱在一起，連女孩要上廁所都不准。那女孩無父無母，從來不吃飯，大家只看過她吃零食。酒癩偶而一時興起，會打開棉被，問別人：「這是我太太，你相信嗎？要不要我們表演給你看看？……」大家慌得逃開去。

蔡柏很可憐那女孩，有時候拿東西餵她；他很不齒酒癩欺侮一個智能障礙的少女，但又打不過酒癩。「見羞呀！」他這樣罵。

堤防裡頭又有一個八十多歲，常來茶棚兜售獎券的老婦人，最近忽然失去了行踪。她家人來探問過。蔡清柏很擔心她也許遇上壞人，遭了搶，變成河上浮屍。淡水河一向浮屍不少。他惦記著老婦人的安危，不禁更加自傷身世。到處幫客人添茶，還是讓老闆娘不斷呼喝，嫌他動作慢。

「從前，我是小老闆。現在老了，還讓人家這樣呼來喝去。這

從 莆田家鄉寄來的家人照片，清柏拿去放大了，再配上精美的木框，懸掛在床前的牆壁上。

就叫苦命……」他說著，佝僂著背，緩緩趕去招呼新到的茶客。

儘管淪落至此，蔡清柏還是有所不為。比方說，客人不小心在茶棚掉了錢，他拾到了，必定交到老闆那裡招領。客人回來找，他還主動提醒老闆要還人家，不免弄得老闆有些尷尬。

他說：「來台40年，我一直規規矩矩，沒有做過不清楚的事。也不喜歡人家不清楚。」而「清柏」這個名字用台語唸，正好和「清白」同音。

茶棚裡的茶葉，包成鳳梨酥大小、論包計價。米黃紙上有朱紅色的矜記：「真正鐵羅漢名色」。背後又有四行小字：

遠年久藏岩茶 生津止渴解酒
諸君光顧請認 蝠鹿商標為記
典雅而入世的色澤和廣告字句，彷彿正是蔡清柏那一代人的道德風格。他就這樣捧著茶包，在



家的路上。

航躉的淡水河畔卑微而矜持地討生活。

如戲

黃昏，落日在龐大的水面天空，上演絢麗的晚霞；暮雲隨著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不斷變換著金、紅、紫、橙、藍……各種顏色和形狀。淡水河是躉；但涼風拂來依然清爽，美麗的彩霞依然令人心馳神往。

茶棚邊有一座戲台，一無遮攔，正適合眺望落日，客人也特別喜歡在此泡茶。蔡清柏把茶具、躺椅提上戲台，招呼一下客人，不自覺望著淡水河面，發了一會兒呆。

從前，他往來於海峽兩岸做生意，帆船也曾在淡水河停泊過。

想起曾經船回莆田，家人、鄰居拿鞭炮來迎接，盛況有如戲台上衣錦還鄉的秀才；現在，自嘲是「台灣乞丐」，不能回家，回家也想必沒有人來接。

他站在戲台上，覺得果然人生如戲。回顧這大半生，他說：「一點味道也沒有。」



台灣美麗的自然森林，
千百年所演化聚生，
是大地最珍貴的資源。
也是維護生態平衡
最重要的角色。

以照顧人類的健康
為最終的理念的，
——工研醋
邀請您來共同參與

回饋：



好醋大家分享

益壽多健康酢
益壽多健康露

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工廠：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0巷1號 ☎：(02) 7765711 (7線)
台北門市：忠孝東路三段24號(台北工專側門對面) ☎：(02) 7713492
台中門市：貴和街123巷13號(忠信國小後) ☎：(04) 2269159
高雄門市：九如二路418號(後火車站附近) ☎：(07) 3219540



《來自台灣森林的緊急報告》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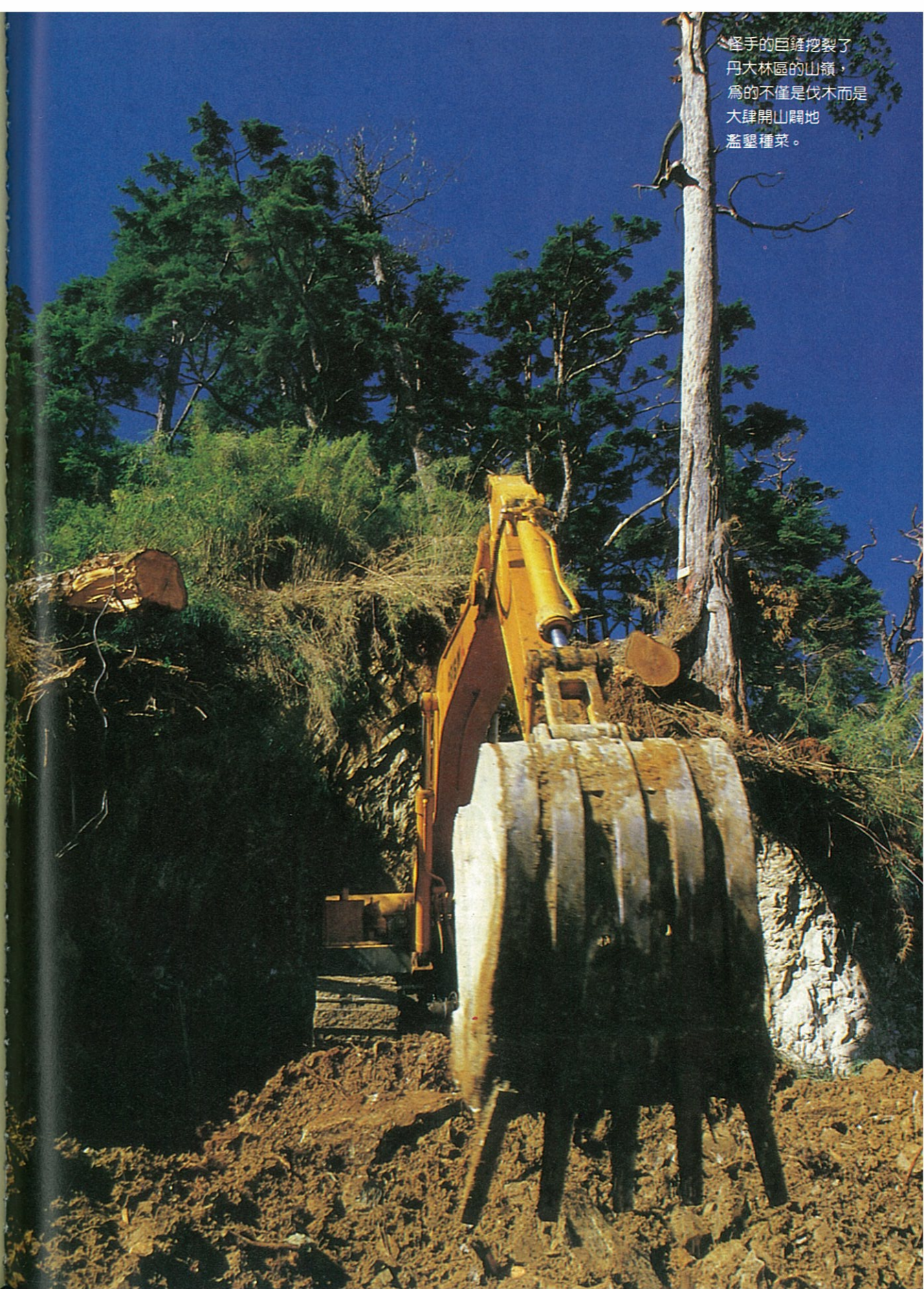
制止 枉法瀆職濫墾高山 原林的黑手！

林務局何德宏局長回給人間雜誌的一封信，從反面揭發了：
民間農林資本及林政機構結合起來的，
台灣森林中的黑色王國，
長期剝傷、蠶食、剝削和盜竊國家和人民
最珍貴的自然森林和生態的資源……
這是從官方說辭和現地紀實相對照下
揭發出來的，令人悲痛的台灣林務醜聞……

攝影 / 撰文 ■ 賴春標

〔1988・元月〕人間 106

怪手的巨鏟挖裂了
丹大林區的山巒，
為的不僅是伐木而是
大肆開山闢地
濫墾種菜。



「第23期人間」雜誌，刊出了我那篇深入南投縣水里鄉東80餘公里的中央山脈「丹大林道」沿道各林區被人非法濫伐濫墾的報導（「丹大林區砍伐現場報告」，「人間」23期頁25），總也算引起省農林廳的重視。九月十九日，林務局給本文的作者來信，表示要找人核實，督促各單位查辦。信上說：

「…有關丹大事業區開墾種植蔬菜等之報導，本局至表重視，已交由有關單位派人前往實地調查中。對本案之處理措施等，容於實際調查後再行函告……」

官樣文章

從事報導工作的人最大的安慰，莫過於自己的報告引起社會、人民和政府的重視，從而去弊革新。十月十三日，我收到林務局何德宏局長的官函，說是經林務局「深入調查」，得出這樣的結果來：

「(一)、查本局為補償振昌公司防腐廠開闢孫海林道之虧損及平息糾紛，自民國61年起，就丹大事業區第七、八、九、十、十四、十六、十七等林班，分五期交地，並辦理租地造林契約，面積5032.31公頃，迄已完成造林4706.42公頃，林相優美，其中依照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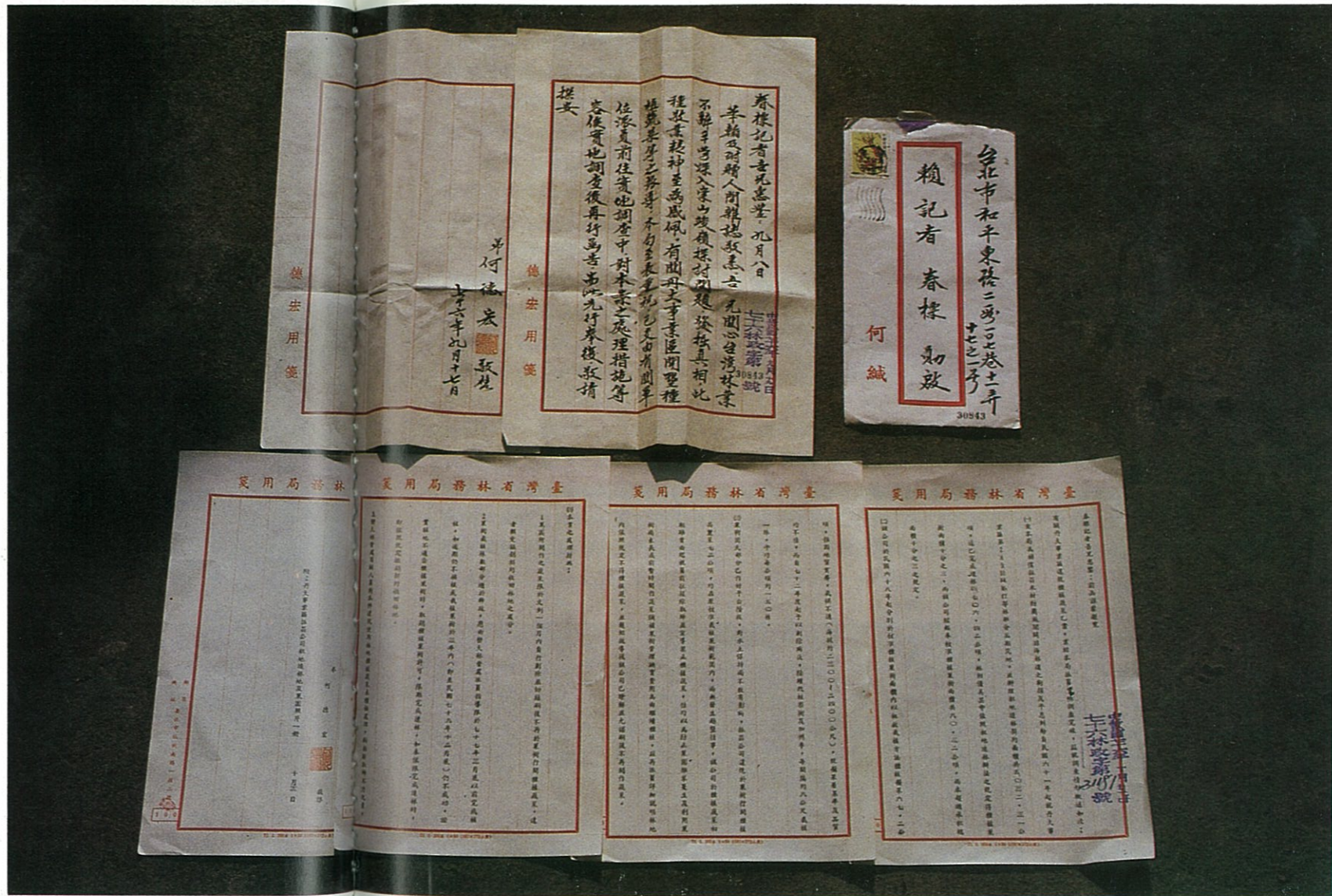
造林辦法之規定，得種植果樹面積十分之三，而該公司經報奉核准種植果樹面積共80.32公頃，尚未超過承租總面積十分之三之規定

(二)、該公司於民國68年起，分別於核准種植果樹面積內以粗放栽植方法種植蘋果67.2公頃，惟因地質貧瘠，氣候不適（海拔2300~2400公尺），致蘋果果率及品質均不佳，而且72年度起，予以剷除淘汰，陸續改植梨樹及加州李，每間隔約8公尺栽植一株，平均每公頃約150株。

(三)、果樹園已大部做好平台階段，對水土保持尚不致有影響。振昌公司違規於果樹行間種植高麗菜72公頃，均在原核准栽植範圍內，尚無發生越墾情事。該公司於種植蔬菜初期雖曾由巡視員前往拔除取締並宣導栽植蔬菜，惟均以為防止果園雜草蔓生及利用果樹尚未成長前暫時作蔬菜，彌補果樹管理扶育費為由，繼續種植。茲再派人詳細說明林地內依規定不得種植蔬菜，並幾經疏導後，該公司已了解並允諾嗣後不再間作蔬菜。

(四)、本案之處理措施：

1. 果園所間作之蔬菜，限文到一個月內自行剷除，並切結事後



不再於果樹行間種植蔬菜，違者願受撤銷契約，收回林地之處分。

2. 果樹栽植株數過於稀疏，應由巒大林管處派員指導，限於(民國)77年3月底以前完成補植。如逾期仍不補植，或栽植果樹，於三年內(即至民國79年12月底)仍不成功，證實該地不適合種植果樹，取銷種植果樹許可，限期完成造林。如未依限完成造林時，即應依照規定撤銷契約，收回林地。

3. 巒大林管處有關人員，對本件違規使用林地種植蔬菜未積極

處理，顯難辭取締不力之責，將予懲處……」

林務局為振昌公司 低報濫墾林地的面積

十月下旬，我和自立晚報記者李疾親自到丹大林區核實。何德宏局長說，振昌公司「違規」「在果樹行間種植蔬菜72公頃」，都在「原核准栽植果樹範圍內」，沒有「越墾情事」。

我和記者李疾發現的事實卻很不相同：

一、七林班(丹野農場)裡的

高麗菜園，從林道直闖到300公尺深的卡社溪底，面積在30公頃以上。

二、第八林班在去年(1987)元旦被濫墾出來。單是這兒的高麗菜園，就有80公頃以上

三、十林班和十七林班，被人濫墾開四個大面積高麗菜園。菜園總面積合計也在80公頃以上。

我們找不到第八、第九林班，所以不知道這兩個林班被濫墾種菜的情況。但是光由我們調查到的，林班中橫遭不法商人濫墾種菜的面積，就有200公頃左右，這

林務局長給本文作者前後兩封信，第一封對超高濫伐案件避口不提。第二封對濫墾調查也與事實不符。

與何局長說的72公頃，相去太遠了。

曲解法令，縱容濫墾

何德宏引用了「租地造林辦法」中的規定，來說明振昌公司防腐廠在租來的造林地中，以三分之一以內面積來種果樹之合法性。但這是指一般租地造林的丘陵地和低海拔山區而言，而且規定出

巒大林區管理處租地造林菓種植清冊：

調查人：吳式禮

本欄資料：錄自巒大林管處內部檔案

丹大林區	第7林班	第8林班	第9、8林班	第10林班	第17林班
菓樹許可種植面積	11.23公頃	28.12公頃	6.91公頃	10.13公頃	10.58公頃
菓樹株數	1927株	4844株	1770株	3912株	1117株
菓樹種類	蘋果梨子	蘋果梨子	蘋果梨子	蘋果梨子	蘋果梨子
種植地點	丹大林道75公里	丹大林道64公里	丹大林道62公里	丹大林道44公里	丹大林道42公里
菓樹種植年度	68年度	68年度	60年度	68年度	71年度
有無征收租金	無	無	無	無	無

承租人：振昌防腐工廠 立約日期：73年1月9日

租造林地面積不能超過25公頃。這個「租地造林」辦法，根本是鼓勵小面積丘陵地或低海拔地造林，目的在鼓勵造林。而為了增進業者造林的意願，又准在一定面積內種果樹。

但是我們查出振昌在丹大承租的4700公頃「造林地」，是以專案申請特准，而且租地在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陡峻山區。照何局長說，振昌公司在這一片4700公頃承租地上，就有權開闢其十分之三，即1400公頃的果樹園了。果然如此，則今日梨山，恰是明日丹大的現實寫照，林務局還談什麼「水土保持」，「國土保安」！林務局不但曲解法令，為振昌公司防腐蝕曲意辯飾，還為振昌公司預留更大的濫墾權。其中奧妙，正是撲朔迷離！

何德宏局長的覆函說，從民國68年起，林務局就准許振昌在核准種植果樹面積（即承租造林地總面積的十分之三）內，「以粗放栽植方法」種植蘋果……

誰都知道，所謂「粗放栽植」，有這條件：「不改變地形土質，不破壞水土保持」。林務局的造林課長余春榮就說，「改變坡地墾為梯田，設立灌溉、排水系統，這叫農場精緻經營，怎麼能說是『粗放栽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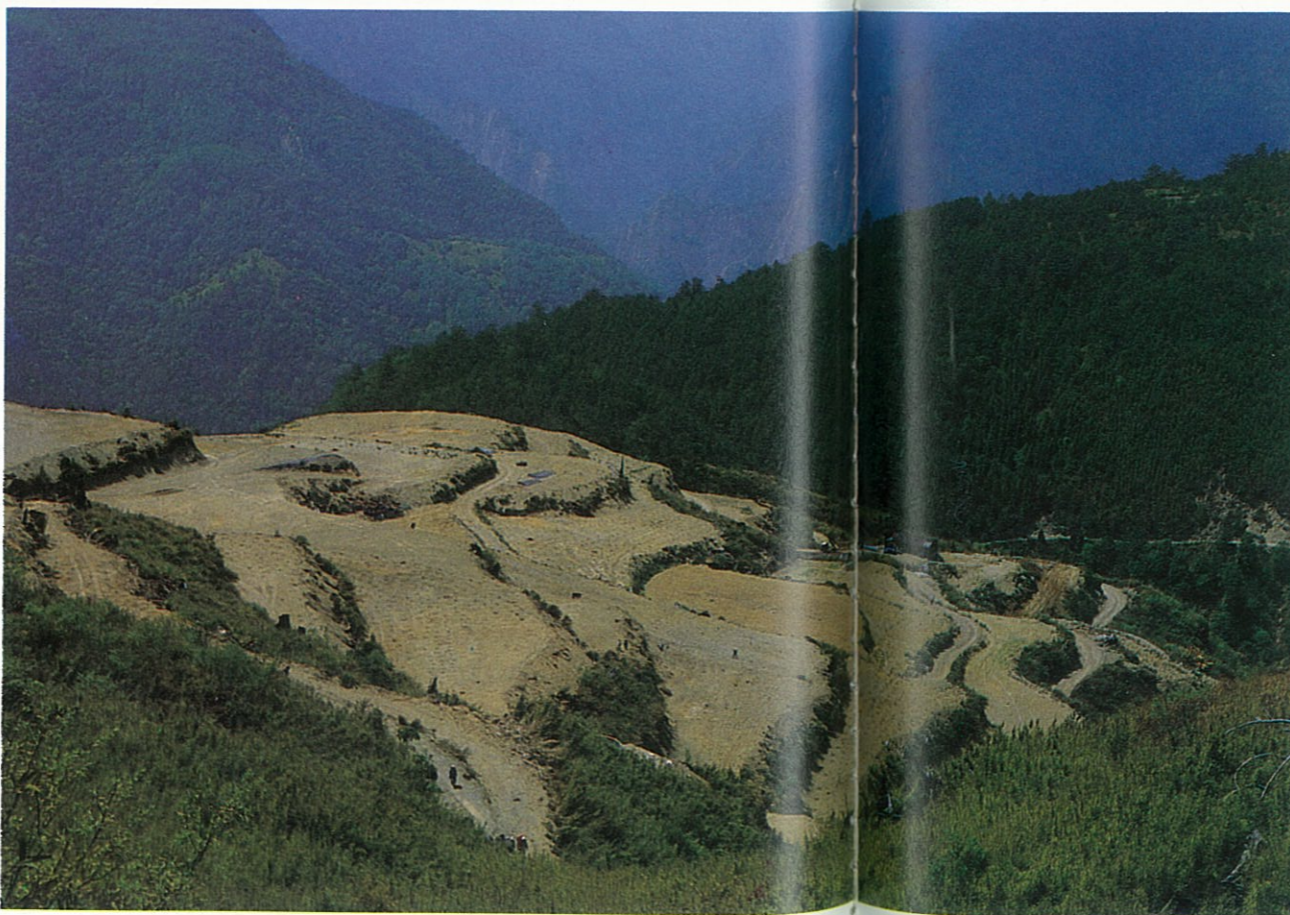
但是，如果您上丹大林區來看，你可以看到有200公頃以上的伐木地，被大肆破壞了表土，重大改變山坡地形關成數十層梯田。而何德宏局長卻說振昌在搞「粗放

以前是紅檜森林地，如今已成數十層階梯田（標高2400公尺）。像這焦山禿嶺的八林班，林務局長說，這裡已種了8年的菓樹不會影響水土保持，但至今菓樹在那裏？

栽種」！

縱容濫墾林地，起碼五年了！

我們調查的證據說明，丹大第七林班、第十林班，讓商人上來大規模墾闢為高冷蔬菜園，已五年以上的歷史！但是，這五年多來，整個巒大林管處的公文資料上，卻沒有任何巡查員限令商民剷除蔬菜撤銷租約案記載！林管處秘書李如順充滿自信地說，「丹大山上，天天有林務人員巡查，大規模在那兒關地種菜，絕無可能！」我和李疾站在那一大片丹大林道上的高麗菜園，想著李如順秘書的話，心中湧起一陣痛苦的滑稽之感。何局長公文上描寫一段巡查人員對振昌公司溫和、明理、忍耐地宣導政策的一幕，在這個現地上想起來，尤其像是



一篇拙劣的小說。

從巒大林管處取得的一項文件顯示：丹大林區讓人承租「試種果樹」，早在1979年開始，到現在已有8年。但是丹大林區果樹出租的文件中，年年的「租金」、「收成」欄上，一律是個「無」字。換句話說，林管處租出林地長達八年，分文沒有收入！

這不正說明長年來的果園種植一直是明白的「失敗」嗎？

因此，當林務局因為「人間」雜誌的指控而進行「調查」後，煞有介事地令振昌「文到一月內」把高麗菜「自行剷除」。可巧也不巧，「文到一月」，正是大片飽滿翠綠的高麗菜一車車收成送下山的時候。去年十月十六日，我再上丹大，就親眼見過八部豐收的菜車，駛下高山。大片高麗

菜種在特別「稀疏」的果樹行間，而在林地上果樹的「合法」性也是經過曲解、強解的「租地造林」。林務局和商人相互勾結，大搞「假的租地造林，真的濫墾種菜」的一大片黑暗的疑雲，便高高地籠罩在我們的上空……

何德宏局長對「違規」種菜的振昌，擺著寬大的胸懷，說是振昌得再試種果樹三年，到1990（民79）年種不成，就取得銷種果樹的許可，還「限期完成造林」，否則「撤銷契約，收回林地」。

立刻停止濫墾！

商人投下幾百、幾千萬台幣，推平台，搞水利灌溉，如果是「假造林、真種菜」，今後三年「寬赦」時間，豈不是振昌把林地轉租給高冷菜農場大肆濫墾營利機



會嗎？

依據「台灣省國有林地出租造林管理辦法」第三條內規定，濫墾或違反規定種植其他農作物；擅自將地轉移或轉租，林務局應當終止租約，並得將其地上物收歸國有的。另依台灣省保林法的規定，發現在公有林內濫墾、非法設置工作物時，林務單位應「立即排除侵害，拆除其地上物或工作物」，並「復舊造林」。若有損失，並應請求賠償。」此外，也規定林務局在查獲危害森林案件時，應「迅助移送當地警察機關偵辦」。

何局長在「處理」振昌問題上的優容，是否有瀆職之嫌？

何德宏局長在結束他的來函前，把振昌種菜的責任推卸給巒大林管處「有關人員」。

替死去的森林，起來控訴！

對此！我們深不以為然，對於一個這麼大規模非法濫改變深山國有林地的行為，想來已不是一個小小的地方林區管理處所能包庇與縱容！

何局長如要嚴懲違法人員，那第一個辦的應該是負責此次（76年政字第31181）號專案實地調查丹大濫墾案的林務局專員，因為

何局長來信說，他們在菓樹行間種菜？

他們欺上瞞下的掩蓋許多不法事實。丹大林區曾是台灣最大的檜木林地，如今已被砍伐的5千多項材地中，承租給振昌公司4600公頃的，不是種植林相低劣的柳杉、二葉松，就是大肆濫墾成菜園，有的甚至被大片廢棄荒蕪！

我和李疾沈痛地瞭望著丹大山區被惡蟲蛀過的、受傷的土地，心中充滿了無限的哀痛與悲憤。

政府正在大力提倡民主化改革。我們不能讓這個逍遙在台灣深山地區的，不斷侵蝕、剝削和盜竊國家自然財產的，黑暗的「林政——奸商資本」結構，再猖狂下去。☹

後記：

至76年12月3日最後一次戡測為止，第10、17林班濫墾地上的高麗菜全未拔除，第8林班仍有小部份高麗菜種植，至於稀疏菓樹問題，尚不見任何補植。新墾闢的八林班幾次大雨過後，薄薄的高山腐植土今已大量流失，留下的僅是冰冷的碎岩。

- 第一次勘測：76年10月17日
- 第二次勘測：76年12月3日
- 勘測依據：（100公尺×100公尺為1公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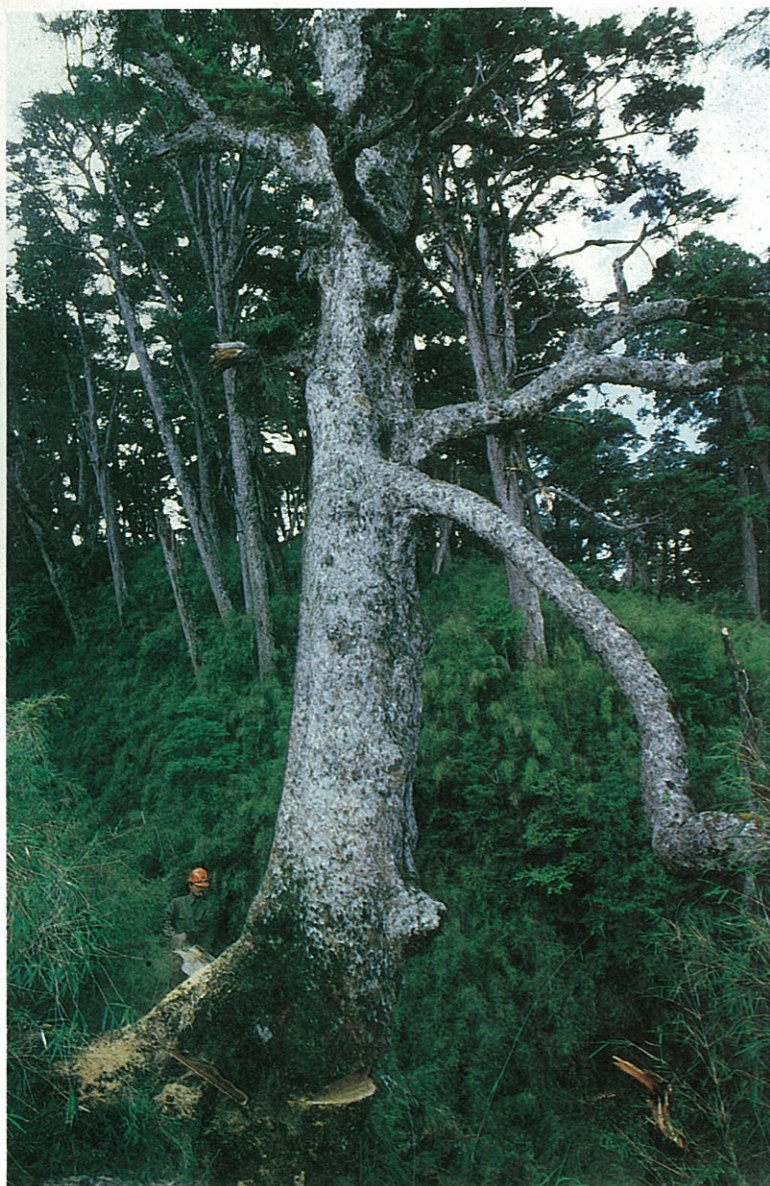
《來自台灣森林的緊急報告》之二

爲丹大山區森林伸慘冤！

標高超過2500公尺，和坡度超過35度的森林，以及高山集水源區的保護性森林，依法一律禁伐。這是因這三種「伐木施業限制」區，不易再造林成活的緣故。但是「人間」雜誌記者賴春標，幾度深入丹大山區，精確勘測，發現省林務局涉有低報伐林地區標高和坡度，蓋許商民砍伐「限制區」中珍貴的台灣紅檜、扁柏及鐵杉的重嫌！衆山不語，群樹無言人們喲，在那渺遠的深山裡，有誰在恣情盜竊、踐踏國家珍貴的森林資源？

丹大 8 林班2700公尺處的鐵杉砍倒了。

攝影 / 撰文 ■ 賴春標



這是(甲案) 8林班17小班伐區，現場標高2700公尺，被伐的鐵杉林下全是高密箭竹。

長在海拔2700公尺處的一棵鐵杉，在油動鏈鋸的吵嘈聲中，發出裂帛也似的哀鳴，轟然倒下。

「大樹隨山倒，閃(躲)啣！」伐木工蘇科甲對著曠野的丹大山區吆喝著，他的迴聲在丹大第八林班的山谷裡悲壯、幽遠地迴繞著。

大樹倒了。百千年來一棵大樹經過風霜雨露的孕育，雲霧霜雪的洗鍊，終於在人的貪慾中、在幾十分鐘的鋸樹歷程中，以它全部的重量，廢然倒在山坡的雜樹

上，讓雜樹發出傷痛、驚嘩的聲音。

「伊娘咧，不好鋸呢！」

工人蘇科甲望著斜在山坡的巨大的樹屍，這樣說。他掏出香烟，沈默地抽著。然後又扛起近於兩公尺長的油動鏈鋸，走向附近的一片鐵杉林子。

這是去年九月十二日，我在丹大林道64公里處第八林班第十七小班採訪時所見。幾年來，多少台灣珍貴的紅檜、扁柏、鐵杉，在這高寒、離開社會渺遠的山區，悠悠地、大量地、持續地被砍伐著，在這中央山脈的稜脊上，紛紛仆倒了，結束它們數百年的生命……

伐樹的倫理與邏輯

也許有不少的大自然的愛好者，認為天然森林、天然樹木，應該絕對禁止砍伐，把伐木看成絕對之惡。其實，樹木、木材，是人類進入文明生活之後極為重要的、生活上不可或缺的資源。柴薪造屋、武器的柄、造船、一直到木器、傢俱、造紙……全離不開樹木。到了近代，木料的用量尤為浩大。樹木的生產與消費之間，開始出現重大的失衡。

因此，人不只開始漫無目的砍伐，而且開始去「經營」森林。有條件、有計劃地砍伐、種植、造林。森林學甚至在大學中成了一門專業科系。在各級政府有林政部門，中央也有林務機關，而伐木更有它的倫理與邏輯。

●海拔2500公尺以上的原始森林禁止砍伐，因為生長條件惡劣，除了自然大化之功，人力很難在那麼高的海拔地帶造林。

●山的坡度在35度以上的林地禁止砍伐。因為在這樣的陡坡，樹難種，也難長。

●高山集水區主要溪流兩岸

應留下50公尺以上的「保護林帶」，以確保人的水源。

●伐木和造林同時並舉，要有計劃、有管理地砍伐與造林，以保持森林資源之生生不息，保持木材的生產與消費的平衡。

●「當前台灣造林技術所無法造林成活的地區，例如高山箭竹草生地；岩石地……和標高超過2500公尺、坡度超過35度的山區，我們稱為「超限地」。「超限地」上的樹林，依法禁止砍伐。」林務局造林課長余春榮更是如此說。

一團狐疑

我站在丹大第八林班的伐木現場，心中湧起一團疑問。對於有十數年登山經驗的我，這片林地是到中央山脈最高的湖泊「七彩湖」的必經森林，位置就在湖泊登山口東側50公尺，是台灣紅檜和鐵杉的混生林。在丹大高山嚮導地圖上，明白地標示著這處林地標高2700公尺！

就在這伐木區原始林的下方，標高2550公尺處聚生著一片近百公頃綿密的箭竹，箭竹叢中露出無數枯朽的樹頭。很顯然，從前這裡是原始林，被砍光以後，因為屬於超限地區，無法造林、沒有造林，而自然長成的一片箭竹「草原」。我還記得訪問林務局造林課長余春榮時他就說過，「…伐木和造林要同時並舉。伐木之前，先要為伐後在伐木地上造林做好準備，要充分評估，一片森林做伐木處份之後，能不能造林成功，否則，根本就不應該砍伐。」然而，眼前這一片箭竹草原，卻活生生地說明林務單位違反規定和法令，不知在什麼時候，砍掉這海拔2550公尺，明知不能再造林成活的森林！今天丹大山區，由於長期濫伐，處處都是崩崖、裸嶺和枯黃的草生地。



蘇科甲與被他伐倒的巨大鐵杉。

從丹大山區下來的第二天，記者迫不及待地造訪了台灣省林務局。局裡的新聞室主任陳阿興和主任秘書林德勝接見了我。

「我們錯不了！」

兩位先生都說，「近年來」林務局已經不在標高2500公尺以上的森林砍伐。在我的要求下，林務局讓我看丹大八林班十七小班林木標售檔案資料，在處份當案「處分林地調查」欄上，該伐木地的標高赫然是2300公尺而不是2700公尺，相差竟高達400公尺！

以下是錄音訪問整理出來的，我和林務局林產課長林華三的討論內容：(林產課是主管全省國有林標售處份單位)

賴春標(以下簡稱「賴」)：我研測過丹大八林班十七小班的標高是2700公尺。為什麼這份標售合約書上的同地標高卻是2300公尺呢？

林華三(以下簡稱「林」)：這不可能！標高2500公尺、坡度35度以上的林區屬於限制砍伐地區……你們的測高顯然有問題。

賴：你們的測定會不會出差錯呢？

林：應該不會。上山測量人員

都帶有林班位置基本圖；林區等高線圖；測高器等必要工具，再加上林務的測量員有專業知識，有經驗，錯不了。

此外測回來的報告，還得通過層層審核，現場的誤錯，也會在審核中發現。

賴：能不能談談這審核的全部過程。一個伐木案是怎麼敲定的？

林：每一件伐木預定案，先由我們的經理組查閱各林區林地資料後編定，再由各地方林管處派人依案複測。合於各項伐木規定的預定砍伐林區，再做「每木調查」，定了案，還得經地方林管處、省林務局複審一次，這些程序都通過，再報請局長裁定。

賴：能不能說說，怎麼才算「合於各項伐木規定」？

林：我們有「伐木施業實施辦法」。要之，標高2500公尺以上，坡度35度以上林地，高山集水區保安林帶林地，不能砍樹，這叫「施業限制地」……

賴：伐木案審核的方式怎樣，由林務局的哪個單位負責審核？

林：不論是各地方林管處或者本局，案子的審查，都要用林區



丹大林區的濫伐濫墾，就在陡峻的山嶺後面大肆展開。

林班位置圖、等高線圖、航測圖，按圖核對現地複測人員、現地繪測的伐木預定地的林班基本圖。

參加審核查對的工作人員，由技士、技正等專業人員負責。實際在林務局搞審核的是參加會審的各有關單位，技術上的查審由本局經理組負責。這麼一來，超高、超坡度或在高山集水區保護林伐木或誤伐情況絕難發生。

聽完林課長詳細的解說，又見那標售檔案書上，從初審到複審，總有十來個專業人員和多單位審查、簽名蓋章。不論程序、法規、

人力，不能不說相當完備。至此，我開始有些對自己十多年來的爬山經驗所知丹大八林班的標高認識失去信心。這時，有個林產課員帶著一點兒嘲笑說，可能我的測高有誤。「我們的每一個標售案，全得經十幾個專業人員測定和審查砍伐預定地的標高和坡度。」他說，「你採用的丹大林區等高線圖，一定是舊的，不準確啦。舊的會差好幾百公尺哦！我們錯不得，也錯不了！」

「我們只搞書面審查！」

在這種詳實的解說下，任何一位對事物都充滿善意的人，自然無法堅持對林務局的疑心。然而，如果我必需相信林務局，我就必需否定任何一個熟悉丹大山區情況的登山人最普通的常識：七彩湖附近的丹大第八林班標高在2700公尺左右。

拋開我長年的登山經驗不說吧，我記得我用來測高的丹大山區等高線圖，是從台中一個登山會借來的最新年份的等高線圖。幾天後，我和幾個老登山人談起此事，他們全斬釘截鐵地咬定丹大第八林班的標高是在2700公尺左右。

見到了這些熱愛山林的朋友，對丹大八林班標高的肯定，給了我更大的信心。隔日，打電話到南投縣集集鎮，請教該林區的處長陳天璜有關丹大八林班的標高問題，當時陳處長毫不遲疑的回答：「8林班17小班，現正作業中的伐木區標高是2300公尺絕對沒有錯，這高度是林地現場測量後又經本處按圖複審通過不會有誤。」「丹大林區其他林班有否2500公尺以上伐木？」我問。「丹大各林區近年來從沒有在2500公尺以上林地伐木。」陳處長說。

聽完陳天璜處長這肯定的答覆，想來這高度差距的疑問？最後只



有林務局的經理組才有答案。

去年九月廿三日，在林務局主祕林德勝陪同下，我拜會了林務局經理組長蘇學坡。蘇組長是個比較積極主張良好經營和利用台灣原生森林的人。「很多人說台灣原生森林砍伐過量，應該禁伐保護。」他說，「人們卻不知道森林也會老化。讓原生森林老化、枯死而不加利用，很可惜！」

當我提出想要理解經理組審核伐木處份案的實際作業時，蘇組長頗有難色。「知道這些做什麼？」他問。我說：「我想理解一下丹大林區八林班十七小班，泰興木材行目前正在砍伐的那一塊林地，林務局經理組是怎麼審核的。」蘇學坡組長沈思了片刻，終於召來一位經理組的組員。

「我們經理組，並不搞什麼按照林區等高線圖去核對和審議每一個伐木預定案的作業。」那個

年約四十來歲的組員說，「每年那麼多的伐木案，我們哪來時間去逐一審查呀！」

「這麼一來，林務局要怎樣避免、防止各林區林地現場人員測量時有無疏漏或違反「伐木施業實施辦法？」我問。

「我們只看各林區送來的伐木調查案卷，只要沒有違反規定，我們就通過。」他說。

「只是書面審查嗎？」

「不錯。」

我簡直也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告訴他，正是林務局林產課長林華三告訴我的，經理組是審議伐木案最後的技術單位，應該按圖核對審查……。此刻那個組員沈默的面對蘇組長。我向蘇學坡問這位組員的姓名和職級，蘇組長不肯說。我又問：「貴組這位先生的說法，是否代表組長您的看法？」這時臉色漲紅的蘇組長

千年才形成的原始林木被違法運下山，留下的是破碎的山河。

不正面答覆，竟細聲的說道：「你這是在逼我們嗎！」最後，我向他提議希望能借閱他們的丹大山區等高線圖，好當面查對丹大八林班的標高。蘇學坡愕了一會，忽然說，「快下班了，改天來查對……」我一抬腕錶，離開下班的時間，還差20分鐘。

幾天後，我又兩度來到林務局拜訪經理組。「組長因公不在」組裡總是如此回答。

最正確的答案，問大山去吧！

最初發現林務局搞錯丹大山區的標高，以為是個別的、個人的、一時的誤差。但這回從林務局經理組出來，我感到一種恐怖：如果這個標高誤差是蓄意、普遍的作業……老天！我的心因劇烈的痛



這是(丙案)7林班5小班違法的砍伐林地，現場標高2650公尺，坡度平均在40~50度間。

苦悸動起來。

事實的真象問誰去？「問大山去！再到丹大山區，自個兒測量去！」我激動地對自己說。

去年十月十七日，我帶了最精準的丹林地等高線圖、林班圖、測高器、測斜坡度計上了丹大八林班七彩湖登山口。我發現那一片墨綠的原生森林，如今被人拉開了近10公頃大的缺口，原來的檜木不見了，地上密生著伐木後的箭竹林……。「高山箭竹地造林是不會成功的」，余春榮課長的話又迴繞在腦際。「阿標，你瞧」！這時候，和我同行的自立晚報記者李疾呀了出來，他讓我看看他手中的測高計，指針上是2600，由測量地點往上延伸百公尺都在伐木，這證實了該伐木區標高已達2700公尺無誤！

由此，我們開始在丹大山區的伐木林地測下標高和坡度，逐一紀錄下來。十月二十日，我們調到了林務局四個標售處份審核伐木林資料檔案。

我們於是發現了一項全面性的、組織性的偽照記錄，令人震慄！我以表列方式（見上表），來呈現林務局檔案資料與各伐木現場間的一截黑暗的差距

案 例	項 目	檔 號	檔 案 中		實測標高	差 數	檔 案		實測	差 數
			標 高	標 高			坡 度	坡 度		
甲	丹大事業區 第八林班 十四、十七小班	75-711 鑿16林產字 28637號	2300公尺	2550公尺 ~ 2700公尺	400公尺	30度	30°	0		
			1800公尺 ~ 2200公尺	2400公尺 ~ 2650公尺	450公尺	30° 左右	平均 50° 以上	20°		
乙	丹大事業區 第八林班 七小班	74-711 鑿9林產字 04591號	2100公尺	2400公尺 ~ 2650公尺	400公尺	30°	平均 40° 以上	10°		
			1600公尺 ~ 2000公尺	1800公尺 ~ 2200公尺	200公尺	15° ~ 30°	平均 45° 以上	15° ~ 30°		
丙	丹大事業區 第七林班 五、八、十一小班	75鑿林產 字07314號	2200公尺	2200公尺 ~ 2500公尺	200公尺	30° ~ 35°	平均 50° 以上	20°		
			2200公尺	2200公尺 ~ 2500公尺	200公尺	30° ~ 35°	平均 50° 以上	20°		
丁	丹大事業區 第七林班 四、八小班	76鑿林產 字第03035號	2200公尺	2200公尺 ~ 2500公尺	200公尺	30° ~ 35°	平均 50° 以上	20°		
			2200公尺	2200公尺 ~ 2500公尺	200公尺	30° ~ 35°	平均 50° 以上	20°		
戊	丹大事業區 第九林班 八、九小班	林產物採取許 可證(76)主 字第94號	2200公尺	2200公尺 ~ 2500公尺	200公尺	30° ~ 35°	平均 50° 以上	20°		
			2200公尺	2200公尺 ~ 2500公尺	200公尺	30° ~ 35°	平均 50° 以上	20°		



這是甲案伐木地，經我們的測高器測量結果，證實違法超高伐木。

甲案低報高度，乙、丙兩案低報海拔高度及平均坡度，戊案低報平均坡度，丁案（雖然在2500公尺以下）不只是低報坡度，該伐區更是主要溪流卡社溪的保護林帶，依法不准砍伐，但該案的林地調查欄上卻登記著，該林地非保安林，複審通過，經理組長蘇學坡（簽章）。以上五處伐木區，乙、丁兩案在去年五月才砍完，其餘三案目前正伐木作業中！

10月中旬，我再上丹大山區勘测的消息，很快的傳到了地方林管處與林務局。下山後，當我把以前的疑問再度提出向各林務局主管求證時，他們如此說道：

●陳天璜處長：「我們最近已再派人上山複測，證實8林班17小班正確標高為2680公尺，那是因本處測高器壞了，對此疏忽本處以後會改進。」

●林德勝主任秘書：「丹大8林班卻是超高砍伐，深山僻地疏忽是難免的，錯了我們一定會改進。」

以後也希望你多報導一些好的，對我們就是最大的鼓勵，要知道深山現場人員如能多盡一份力，就是對國家一種莫大的貢獻。」

●蘇學坡組長：「8林班17小班的標高是誤測了，陳處長剛向我報告過……。」「再次的請問組長，貴組核審伐木預定案時，需不需要以等高線圖核對作業？」我問。「是應該要的！」蘇組長。我又問道：「那上次求證貴組時，為何說，你們不需要以等高線圖、林班基本圖等按圖審核，而只需書面審查即可？」蘇組長：「因為上次我們談話的氣氛不是很好，當時我們又不太熟，也不瞭解，你想知道審核過程的目的為何？」

從九月初，深入查訪這件超高伐木案，一個多月來，造訪過了整個材政體系的主管官員與林地現場人員，其中的感受只能用太多的遺憾和不解來形容。

整個林務局的伐木施業案卷中，件件都合於「伐木施業實施辦法」

的規定。可單就丹大林區一個地方，我們隨手就查出案卷中的數目字與現場地之間的重大差距。若說這重大差距，不是蓄意、有組織、有目的地造成，恐怕需要林務局做出奇蹟般的理由來解釋才能過關了。

我們要求林務局回答的問題

1. 為什麼上述五個伐木審議案卷上的調查結果，在林地標高和坡度問題上，和記者自己測得的有那麼大的差距？

2. 低報林地標高和坡度，對台灣森林進行違法盜伐，是全林務局官員瀆職圖利他人，中飽私囊呢？還是少數林政官員失職、瀆職……？

3. 這種情況，在全台灣林區還存在多少，這樣盜竊台灣森林資源，浸浸然已有幾年歷史？

4. 林務局整個審核伐木處份林地的作業，到底怎麼實施？是自己造假審核記錄，還是受到各地



這是(丁案)7林班4小班違法林地，現場平均坡度在45度以上，該伐木區為卡社溪底的保護林帶，但標售檔案書中却寫著：「此處非保安林。」以致被伐。

官方說法：

本廳是林務局的上級單位，每年的伐木預定案，在林務局實地調查並審核通過後，需全部移送本廳再做書面審查。凡處份預定地標高在2500公尺以上、平均坡度35度以上或屬於高山集水區保護林保安林者皆會被原案退回而不予通過。假如有林務單位違反這些規定而伐木，就必須負行政與法律責任。
農林廳：蔡榮賢股長、彭國棟技正。

林管處不實記錄左右……？

標高2500公尺以上的林地，坡度在35度以上的林地，一旦砍伐，就永遠無法造林了。

高山溪流保護林帶，一旦砍伐，會對台灣溪河水土保持造成立即的破壞。

而就丹大山區一地，我們已經發現五個伐木區是偽報標高和坡

度，有的剛剛把樹砍完，有的正在猖狂砍伐！我們不能不擔心，全省這樣被瘋狂砍伐的地方還有多少處？

森林是我們最為珍貴的資源之一。台灣高山森林，經百千年而聚生，能涵養水源，攔止沙泥淤積於河流和水庫，能阻蒸水氣，調節溫度和濕度，並為台灣自然植

物與動物提供良好的生存環境。

此外，標高2500公尺的台灣高山森林，大概都是極為珍貴的台灣紅檜、扁柏和鐵杉的混生林。紅檜、扁柏，是世界上珍貴稀有的樹木，材質十分優秀，有相當的經濟價值。紅檜要80年到100才能成木成材。60多年來，台灣不曾砍伐過經人工種活的一棵紅檜，

這是(乙案)8林班7小班違法砍伐地，現場標高2650公尺，平均坡度50度以上。

何況是生長在標高2500公尺或坡度在35度以上，一般樹木都難以植林成活的地帶！

因此，我們提出最緊急的呼籲：

●立刻下令至少五年內全面禁伐台灣原始森林，全面清查各伐木施業地區和林場，逐步揭發違規、違法砍伐案件。

●組織公正第三者的調查組，全面進行複審和查閱對伐木現場與伐木施業檔案。

●立刻追究林務局、各地林管處的行政上、法律上的責任，做出果斷、緊急的行政和法律處份，並追查林商和林政單位的不法關係，嚴肅追究法辦，防止把一切責任推諉給基層小林官。

●全面整頓我省林務政治，刷新人事及行政，徵用歷年守正不阿的好林官，新任有理想，有專業知識的林政人材，全面醫治台灣林業長期的沈疴！

森林處地遍遠，在崇山峻嶺中，為常人所不能至。林政的廢弛、破壞、也不易為社會、人民所見證與感知。林政風紀不張，數十年於茲，長此以往，不出十年，台灣眾山將成為荒禿崩解的枯山，帶來重大的損失和難於再生的生態和環境的全面破壞。

我們要求你和一切關心和熱愛我國原生森林資源的民眾，一道起來，揭發和監視一切枉法濫砍、濫墾的行為。



「保證其他林地沒有超限砍伐」

——訪問林務局何德宏局長

——訪問林務局何德宏局長

初步完成丹大林區的採訪，我帶著一顆傷痛的心，再訪林務局何德宏局長。以下是我們談話中比較重要的內容：

賴春標（以下簡稱賴）：請問局長，對2500公尺以上高山林地伐木問題，有何看法？

何局長（以下簡稱何）：從民國73年開始，政府頒訂了一項特別行政命令，限伐2500公尺以上的森林。這限伐政策的由來，是因在2500公尺以上林地伐木後造林，並不理想……。

賴：在目前的林業政策下，2500公尺以上的森林，林務局是否有權砍伐？林地勘測人員會不會發生誤測高度行為？

何：應該是不可以砍伐。至於林地測量問題20~30公尺的誤差是可能的，過大的差距一定不可能發生。

賴：據我所知，在丹大林區八林班，泰興木材行的伐木區現場林地標高為2700公尺，但在標售合約檔案中卻是記載著2300公尺，經我們求證丹大林區的處長陳天璜，據他說是因為管理處的測高器壞了，所以才造成誤測，對此說局長有何看法？

何：陳處長對此處超高砍伐問題已在近日向我報告了，錯了就要承認。每位入山測量人員都有專業的知識與技術，如果是測高

器壞了，造成誤測，那會叫人笑話。

賴：八林班泰興木材行那個伐木區，被做不實的高度記載而違法伐木，您以為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何：有兩種原因：(一)、可能是測量人員怠忽職責；(二)、可能就如外界所言，搞「官商掛勾」，測量調查人員被業者收買而故意造假，但不管如何，林務局絕不會去要求他們造假伐木。

賴：近年在丹大林區，超過2500公尺以上伐木的，只有八林班十七小班這一塊林地，還是尚有其他？台灣其他林區是不是也有超高伐木行為？



何：我想沒有了，僅是這一塊了。

賴：請問局長，如何知道？

何：陳處長向我保證過了，其他林地都沒有問題。

賴：林務局有一套完備的林業法令和層層的監督管制作業，為何還會發生這種違法砍樹行為？

何：林務有了弊端，並不是說每個人都有問題，有問題的只是少數。在此健全制度下，應該不可能發生人為因素。至於監督與管制，因林務局審核是用平面圖，上面並沒有註明海拔高度，所以發生了高度監督的不周。

賴：這件偽造林地高度，超高伐木的行為如果有責任，那麼責任應由誰來負責？

何：當然是林區現場測量人員。

訪問後記：

「丹大林區違規超高伐木，只有丹大8林班這一塊，其他林地沒有了……這是處長向我保證的。」當何局長向作者做此保證時，那時我心中湧起一股莫名的沈痛！局長的保證對我而言，或僅是官民對話，但同樣的保證出現於林區處長向林務最高首長提出時，那，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因為在丹大山區偽造高度、坡度伐木，不僅是一處而事實是有五處（這僅是有資料舉證的部份）。

問何局長超高伐木是否僅有一處？這，主要想證實何局長瞭解多少？陳天璜處長的保證，事實顯示出了問題。但由這次的訪問中卻帶給我無盡的疑惑，接連不斷發生的違規伐木，何局長卻說僅有一件，那麼何局長不是有意隱瞞全部真象，就是局長以下整個林政系都在欺上瞞下，造假到底。

遺憾的不僅如此，何局長、蘇組長對作者表示，偽造高度違規

伐木，是林區現場測量人員的責任，但當我們深入瞭解整個伐木案成立的過程後，我們實在無法苟同兩位先生的說法。每一伐木案的編定是林務局經理組，最後按圖審核的亦是經理組，在這層層嚴格管制下，林務出了嚴重的弊端，相對的也顯出整個林政系統的監督功能完全喪失，但兩位林務長官避談此問題，同聲說，那是林區基層人員的責任。

假如調查證明，編案的方式與審核的方法如上所述，那麼偽造的問題是出在林務系統的上層決策單位，而不是職小位卑的基層人員。

今日丹大林區會發生一連串林務違法案件，那正說明一個事實——有了不負責任的林政體系就會產生森林的坎坷命運！

如這老化的林政系統罹患了重病，那訂立再好的林業政策與法令，又有何用？

在這種完全泯滅林業良知與喪失監督功能的林政結構下，台灣的森林那還有前途可言！

攝影 ■ 王靖佳
撰文 ■ 賴春標

林務局何德宏局長。

團結起來，……治癒地球的核能創傷

1945年

在廣島、長崎上空開花的原子彈
造成第一次核能被害的慘劇。

42年來，

全世界核武試爆、核能發電、
與核廢料的棄置和鈾礦開發
造成多達1千萬人的核能被害者。

去年九月1日

全世界遭受核武器、核工業曝害的

士兵、市民、少數民族、
與反核、和平運動家們，

第一次在美國紐約聚集一堂，

向凶殘、愚妄的世界核武核工結構

發出正義的怒聲與控訴，

為共同再造全人類和平生存的基盤，

跨出了英勇、堅毅的第一步……

顯示第一屆核受害者世界大會召開的橫布條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

攝影 / 撰文 ■ 樋口健二
翻譯 ■ 荊果





瑪利亞·奧士本女士在三哩島事件發生後持續不斷的追蹤 100 個家庭的現況，這一次也參加了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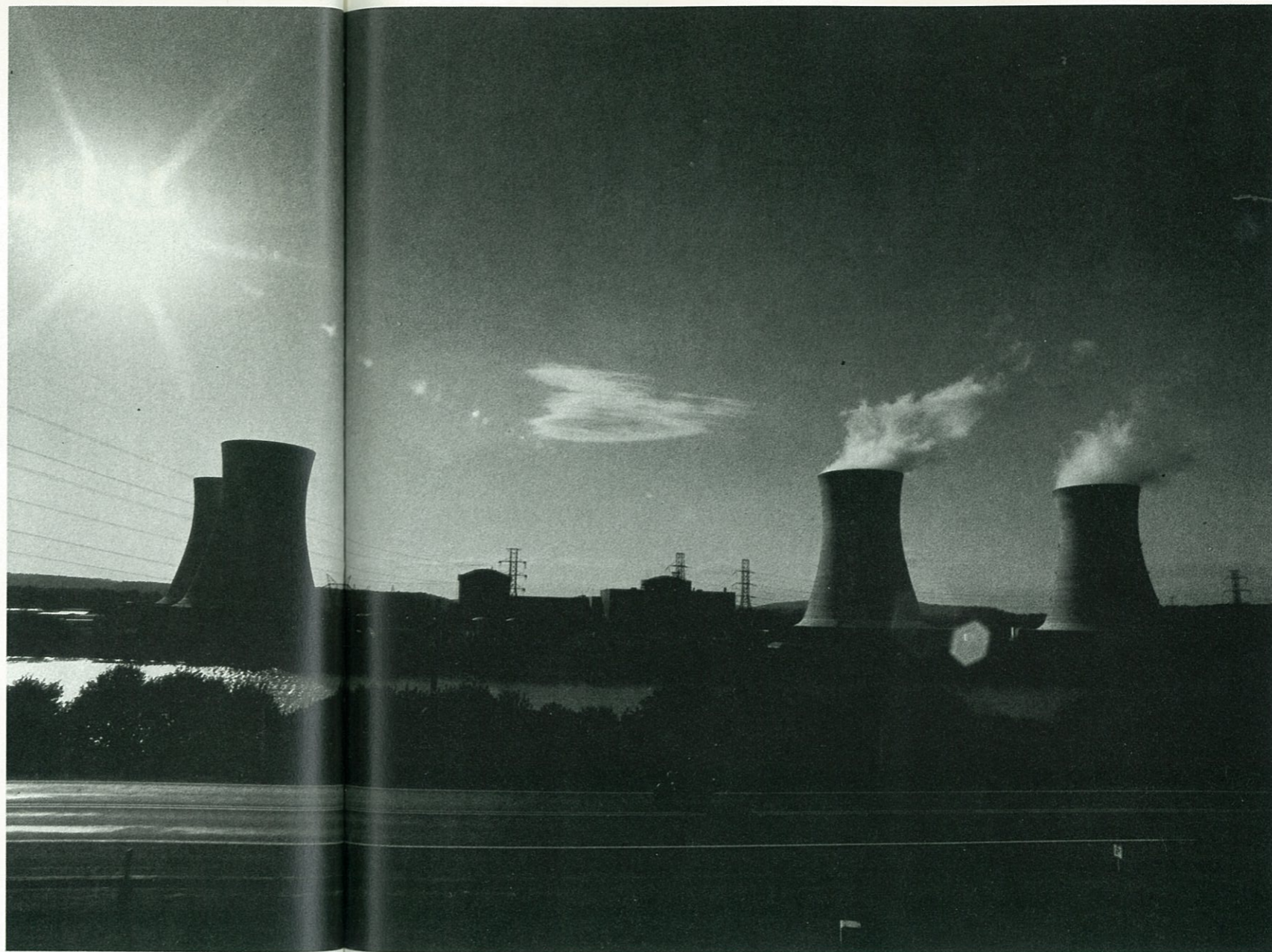
從一九八七年九月廿六日到十月三日，為期九天的「第一屆核受害受難者世界大會」，在紐約的一家飯店召開了。

遺憾的是：蘇聯、中國，和東歐各國，都沒有派員參加。但世界各地的核爆受害者會聚一堂，在歷史上這還是第一次。其中包括：日本廣島、長崎的原爆受害者；美國、英國的被曝士兵；核子實驗區的風尾住民；美國的原住民印地安人；澳洲亞波利吉尼鈾礦區的輻射線受害者；各國核電廠事故中的輻射能受害者；核子兵工廠的受害工人；核電廠內部和原子能設施的被曝勞動者；比基尼環礁核子實驗場被害者；及其他相關的科學家、醫師、律師、和平運動者等大約四百人。他們從各自的立場出發，訴述了核害的實況和受害者生活上的痛苦。並對於必要的爭取補償運動或反核運動，認真地交換了意見。

全世界的核受害受難者超過了一千萬。每一位參加者可以說都背負著這種恐怖現實的十字架。目前地球上到處都籠罩在核子陰影之下，除了絕對的反核外，人類已經沒有自救的道路了。參加了這次的大會，本人深深地體會到這個運動的歷史意義。



三哩島事件發生八年後，1987年7月3日在核電廠10公里外的山谷中發現了這株令人聳然的植物。它的花蕊中竟然長出了枝葉，可見這個地區至今仍受到輻射能的污染。



我在九月廿七日的全體會議中，報告了「日本核電廠被曝勞動者的實態」。接著在三十日的另一次全體會議和分科會議中，再度報告了「日本首度核電被曝事件裁判·岩佐訴訟案。」在分科會議中，我有充分的時間詳述所有的項目。

把我送來紐約的是日本反核電運動的領導者，高木仁三郎氏。

這次行程也是一項呼籲全國有心人士的募捐運動的結果。我要向那些人的善意表示感謝。

瀕臨崩潰的拉布文化

關於這個世界大會的報告，因為篇幅有限，只能把印象特別深刻的幾位與會者的發言內容介紹如下。

首先，遭受蘇聯車諾比爾核電

廠事故的輻射能污染的瑞典北部住民，拉布人（撒彌人）保爾·道伊氏的談話給我很大的震撼。

「根據出國前兩天的報導，從二千五百頭羚羊檢驗出一萬貝克勒（Becquerel）的輻射能（銻一三七，半衰期三十年）」這是他的開場白。因為這只是一場十五分鐘的報告，而且內容太過嚴重也無法提問題。翌日我才再提

三哩島的核電廠一號主機目前已停止運轉，但其被溶蝕掉35%的原子爐仍令美國人震撼不已。



1987年9月26日
早上9點半「第一屆核受害者世界大會」的揭幕式在紐約市的羅斯福飯店召開。

出見面採訪的要求。他談了一個半小時。

「我們族人，住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已經有數千年之久。一九八六年四月廿八日，瑞典福斯馬克附近的監視站檢出了異常的輻射能，我們才知道出了事情。我們那地方距離車諾比爾有兩千公里，卻仍然免不掉受汙染。實在太可怕了」，他的臉色凝重，繼續說：「受到死亡灰塵汙染的羚羊身上，最早檢出三百貝克勒的輻射能。後來愈來愈嚴重。不久，

到處都可以檢出一萬貝克勒的數值。最嚴重的地方，竟然高達七萬貝克勒。我們原本都在野地放養馴鹿。馴鹿都吃一種叫做萊香的地苔，因為受輻射能的汙染，地苔一下減少了很多。我們不得不殺了一萬八千頭馴鹿，一部分埋在地下，另一部分則拿來做貂和狐狸的飼料。

瑞典政府規定的輻射能安全量（每一公斤肉）是三百貝克勒。由於輻射能含量太高，所以馴鹿肉根本無法食用」，道伊表情無

奈的說。「有個觀光去處叫做奧雷山，那裡有美麗的湖泊，每年都有很多遊客來釣鮭魚或鱒魚。划雪的客人也不少；但事故發生了，1986年政府就停發入山許可證。」

拉布人自古以馴鹿肉為主食，把皮、角，及骨頭，拿來作手工藝品，經營著一種很獨特的生活文化。可以說，他們一切的生活、文化，都離不開馴鹿。

拉布人在瑞典有一萬七千人，挪威有四萬人，芬蘭有四千人。

「到今年冬季，我們希望收回四百頭的馴鹿關在欄子裡，把輻射能降低到一千五百貝克勒以下。不過，據說連乾草堆也檢出了六萬二千貝克勒。所以我們不得不高價購進其他地方的乾草。據估計，到了十一月，可以把安全量從三百貝克勒提高到一千貝克勒」。就是這樣，數千年來拉布人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美麗風土上經營出來的生活文化，已經在想像不到的輻射能汙染的影響下，瀕臨於崩壞。

核能發電的原來宗旨是「和平利用」。但一經爆發，其破壞力足以毀滅一個民族。如此的殘酷現實，令我一時不知如何置辭。

來自各國的控訴

其次，來自丹麥的M·馬克遜女士和她的先生一起上講台，他們也報告了身受車諾比爾核電廠的輻射能汙染的情形。「我們夫婦直到現在聽取了三百位妻女的控訴。她們全都流著眼淚說，她們的丈夫已經無法再從事勞動了。原因是輻射能後遺症所產生的倦怠感。每操作十五分鐘，就接不上氣了。有的人甚至會嘔吐，大家都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只是覺得好悲哀。我的丈夫也瘦



來自美國烏蘭鈾礦的印度安人在大會上報告說，許多在鈾礦場工作的印第安人因吸入氫氣而死亡。

大會期間，日本原子彈被爆者和印度人士彼此交換反核運動經驗，以促進反核運動的加強。





瑞典的保爾·道伊是來自目前歐洲唯一的遊牧民族，車諾比爾事件使得這個民族瀕臨崩潰。



廣島大學名譽教授森瀧市郎先生也是原子彈被爆者，目前是日本反核運動的領導者。

成這個樣子。現在不帶拐杖就不能走路了。」言談之間，似乎有一股抑不住的怒氣因無處可洩而全身都在發抖。

事故發生的當時正在蘇聯訪問的一位美國觀光客，愛迪斯·詹遜氏說：「我偶然住進了芬蘭赫爾辛基的一家旅館，住客裡面有很多的反核電運動人士，他們都是車諾比爾事件發生後才從事運動的。他們強調『輻射能汙染已經給這個世界帶來了迫切的危機』。我也領悟到核能將使世界趨於毀滅，核能絕對沒有和平利用的可能。」

住在德、蘇國境附近的西德人，李洛氏也說：「車諾比爾事件發生後，德國的畸型胎生產報告，至今連續不斷，實在可怕。還有，土壤汙染的情況也非常嚴重。可是政府的發表幾乎都是一派胡言。因為全世界都在推動核能政策，官方當然要故意隱藏事實」，表示了對政府的嚴正批判。

車諾比爾事故的後遺症，各國政府的評定過低，一般的報導也是安全無虞，在日本也一樣。但實際情形卻是令人恐怖的。南斯拉夫的懷孕婦女成群地到醫院要求墮胎。土耳其也有一項報導說，1986年十一月間，發生了許多缺腦嬰兒的病例。

一位英國婦女，約妮·金女士報告說，她的丈夫是在英國色拉菲爾特核料再處理工廠工作，因吸進了鏽而致死。她說她代表亡夫上台控訴。

「他在48歲那一年雙眼失明。那是因為腦癌的關係。他在無助的痛苦中斷氣。不僅如此，連我們七歲的小孫子，也發現了睪丸癌」，講完話，她用力地咬著下唇。

一位美國原住民印地安人，哀切地訴述說：「我們比白人更早



1987年9月27日各國代表在聯合國附近遊行。

來到這個地方。後來白人把我們趕往沙漠裡的保留區。可是，現在他們發現那裡有鈾礦，又想把我們趕走，卻又要我們族人去鈾礦場工作。礦場裡沒有安全設備。很多族人因為吸進了氡氣（radon，記號Rn.）而死去。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在痛苦中掙扎著」。因為印地安人不擁有美國公民權，美國政府對其死亡數字或罹病數字連個調查都沒有。這就是一味追求科學文明的白人的自私表現。澳洲的亞波里吉尼（原住民）

的境遇也完全一樣。

有一位查利·陳，是大溪地島上針對法國的南太平洋核武實驗的反對運動家。在發言中頗用手勢，相當雄辯。

「直到現在，我已經被法國人逮捕過三次，每次都判我坐牢。令人驚奇的，法國人竟然說核子實驗的過程完全在控制之下。但是我們的居住區域搞核爆實驗，我們怎麼受得了。我們絕對不原諒他們。如果真的要麼可靠，他們可以在自己國家裡搞嘛。蠻橫

到如此地步，叫人不知怎麼說才好。現在，波里尼西亞有四百名兒童，受到核害而無法接受醫療，很多孩子們身上已經出現了輻射能障害。有的孩子沒有肛門」。講完話，會場上爆發出一片掌聲。這裡再度證明了大國的自私作風。最後，來聽聽美國的瑪利亞·奧士本女士的話。她以八年的時間，追踪了三哩島核電事故後遺症的嚴重實態。筆者在十月二日，往賓州首府哈利士巴克市郊外去訪問她。是日，當地的天空一片



愛迪斯·詹森當車諾比爾事件發生時，正在蘇聯旅遊。事故的發生使她感觸很深。

蔚藍。

這個看來和平安靜的城市，八年前，也就是1979年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六時左右，正被那恐怖的輻射能悄悄地包圍著。

「我送丈夫到停車場，聞到一陣陣金屬味道，覺得有些奇怪。那天天氣很好，把女孩送往學校，我就在戶外打發時間。到了十點左右，吹起了強風，我就進入房裡。正想換孩子的尿布，卻發現自己的手和臉部有些發紅，孩子也一樣。究竟怎麼回事呢？過一天，聽對面住戶說，全世界的傳播媒體都派人來了。」

「到學校去接回女孩，吃過午餐後走到河的西邊。這時候感覺到眼睛發痛，好像是被灼燙一樣。那是事故發生後的第三天。警報響了，教堂的鐘也響了，活像是遭到空襲」；她的描述很詳細。「我用車子載著狗和小孩，逃到朋友家去。州長出現在電視上，說住在三哩島核電廠周圍八公里範圍內的妊婦和小孩都要離開。在這以前，大家都吸進了輻射能了。我們離家八天。有一天天氣很冷，回家去拿衣服，那是晚間，往三哩島核電廠那邊看去，核電廠像白天一樣的亮。直昇機在核電廠上空旋轉著。我想大概是新聞界或輻射能檢查人員，但後來聽說，那是因為核電廠一帶的輻射能太密，用直昇機把它攪散」。實情如此，而政府當局卻說安全無虞，掩蓋過去了。但不久，在植物上面也出現了輻射能障害了。

畸形花朵，畸形蕃茄，畸形葉子等，在核電廠七公里半徑範圍內大量出現了。

瑪利想這樣下去會不得了。於是和朋友的簡·李·瑪約利女士和她的先生幾個人，開始研究當地的風向並作居民的健康調查。她們的工作直到現在未曾中斷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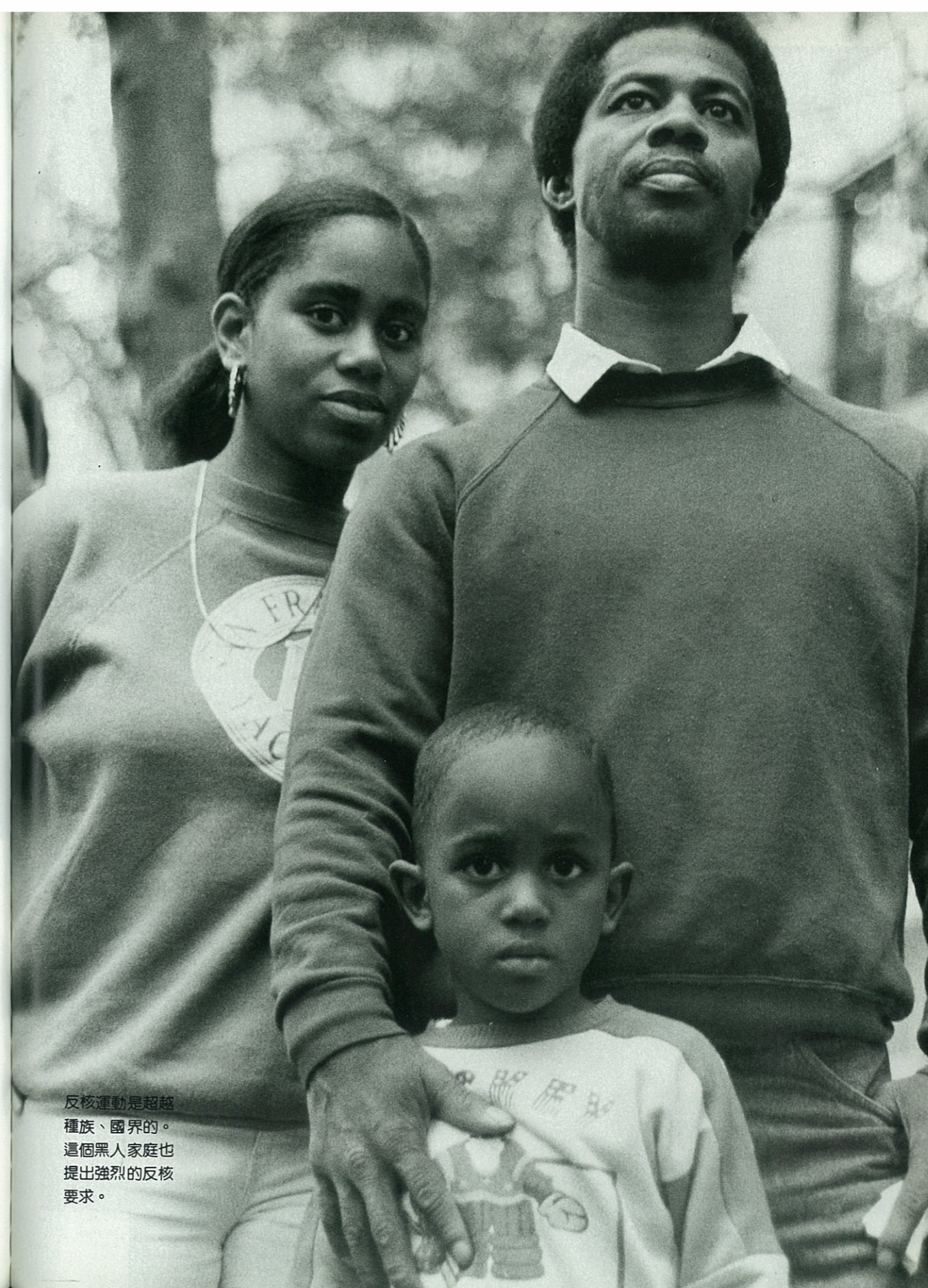
「有的人頭髮掉了，家裡的狗死了，我們發現了很多恐怖的事實。對一百個家庭的四三三人進行了會面調查的結果，知道已經有二十一人死於癌症。現在因癌症而痛苦的人有二十六人。最近以來逐漸有市民去參加這一類的裁判過程，可見事實上問題很多，那一帶並不安全。我們預料到將來還會出現更可怖的事實。我們只有堅決地奮鬥下去。」她的語氣非常的沉重。如果一直說下去，不知道講到那裡才能結束。

全世界的核害受難者，在十月三日的閉幕會議上，發表了如下的決議：「我們把地球變成了被曝者了。讓大家攜手，來治療地球的創傷吧！治療地球，也就是治療我們本身。」

決議有前文，和九項行動目標。前文中的一段說：「或廢絕核燃料，核兵器；或迎接核害帶來的死滅，今天我人類已經面臨了重大的抉擇。全球的核害受難者已經達到了龐大的數字，而且正在繼續增加中。這份責任，必須由核武國家和核能產業來擔當。」這樣確認了今天的核害受難者的現狀。接著說：「不論核子武器，核能設施，我們反對一切核燃料，核武系統。為了達成全面核武裁軍的目標，我們要向所有的國家和軍事產業呼籲採取緊急行動。並且要求設立由核害受難者、醫師、法律專家所構成的全球性連絡系統（日本廣島、美國猶他州，被舉為候補中心）」最後預定「第二屆核害受難者世界大會」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在西德波昂召開。

我們希望，多數核害受難者的心聲能真正獲得回應，人類生存的新基盤終能被建立。更期盼，本次大會就是走向這個目標巨幅的第一步。」

♀



反核運動是超越種族、國界的。這個黑人家庭也提出強烈的反核要求。

台灣三十多年來的經濟發展已逐漸把台灣推向了廢墟的邊緣。公害的猖獗、生態破壞的嚴重已到民怨載天的程度；戕害到人民的健康及生活的品質。長此以往，台灣將步入更難以收拾的環境危機。正值民衆自力救濟風起雲湧之際，我們認為需要整合、釐清過去環保運動的經驗，據以反省，重新出發，為未來台灣環保運動作出更大的貢獻。我們認為：

1. 環保運動應以政府帶頭的超級污染者——國營工廠為我們努力反對的首要對象。
2. 現階段民衆的自力救濟運動是必然而正當的。
3. 環保運動需要一學術及行動團體，支援各地的自力救濟，以對抗污染者的「專家」，同時扮演一經驗傳遞、相互支援、分工合作的組織角色。

基於上述三種經驗總結，我們認為有必要在環保運動衝突日見高昇的此刻，成立一個跨地域支援性的環保運動團體，以滿足下列三種功能：

1. 草根性：它將協助環保運動的地區民衆，以演講、文宣、組織等方式，喚醒民衆的環境意識，並爭取到應有的環境人權。同時，它不以公職為主，未來也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讓來自人民的力量還給人民；
2. 學術性：讓環保運動的地區民衆能因這團體與學術界取得聯繫，得到知識的支援，而不致於孤立無援地被迫獨自走上街頭，引發衝突；
3. 運動性：它將不以研究或支援自力救濟為

綠色和平起跑！

滿足，其最終目標在於促進各地區的反公害民衆團結起來，催化成立全島聯盟性的壓力團體，並對當前經濟、政治問題，提出生態學的觀點，務促使決策當局知道，一切政經發展都將對台灣乃至人類生存環境發生影響，而一切發展的考慮必將生態環境列為第一優先。

在熱心環保運動人士的推動下，我們成立了「綠色和平工作室」，未來推動的目標有四大方向：

1. 全面推動以國營工廠、工業區為第一優先的污染改善工作。對無誠意改善的公害工廠，我們必以各種和平的民衆力量及手段迫令其停工。政府的國營工廠、工業區如無法改善污染，則台灣的環境法律、公權力勢必蕩然無存，台灣的環境問題永無解決的一日。
2. 全力推動環境影響評估工作，並以當地居民民意為依歸，來決定工廠的興建與否，建立環境人權的民主化。
3. 全力主張台灣能源政策的民主化，對今後核能電廠的興建，除嚴格審慎的評估外，務必循經台灣全國民意的同意，以避免引發政治和社會的風暴。
4. 聯繫民間環保運動團體，促成一個以和平方式、超越地域性的、相互支援的環保運動組織。

現在「綠色和平工作室」已經成立了，我們也看到環保運動即將踏入另一個新階段的開端。讓我們團結友愛，為環境人權的民主化，為子子孫孫的生存環境，獻身奮鬥！

林俊義(東海大學生物系教授) 李清彥
 陳國誠(清華大學化工研究所教授) 林美娜
 黃提源(清華大學應用數學系教授) 粘錫麟
 張昭鼎(清華大學化學研究所教授) 蔡仁堅
 張曉春(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賴春標
 法律顧問：黃國鐘

黃國鐘 林俊義 董提源
 張曉春 李清彥
 林美娜 粘錫麟 蔡仁堅 賴春標

“綠色和平工作室”是環保運動的義工隊，所有成員完全義務奉獻，但是工作經費匱乏，急需您的支持！如有捐款請郵撥：1166557-7林美娜 謝謝您！



綠色和平工作室
Green Peace Environment Workshop

連絡處：台北郵政84-263信箱

1979年以後的大陸文學思潮

訪問「人民文學」主編 / 作家劉心武

劉心武，一九四二年生於四川成都，在北京長大，曾任中學教師多年。一九七七年以短篇小說《班主任》轟動中國大陸文壇，被認為是文革結束後「傷痕文學」作品的濫觴。到目前為止，他已經出版包括小說、散文、文學論文集等20本書。其中長篇小說《鐘鼓樓》得到一九八五年「茅盾文學獎」。去年（一九八七）年初，就任《人民文學》主編三個月之後，因馬建的一篇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引起軒然大波而遭到停職處分，直到九月廿一日，他訪美的前兩天，才恢復職務。他訪美一個多月，曾到多所大學演講，並在愛荷華與來自海峽兩岸及旅美的中國作家座談。

去年十一月初返華前夕，劉心武在加州聖地亞哥多接受李黎訪問。這個訪問，他純以一名中國作家的身份，暢談十年來中國大陸各種文學現象、比較海峽兩岸的文學趨向、自己寫作的心路歷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省思……。在這篇訪談裡，可以看出一個寫作者的良心、關懷和自省，也同時可以進一步深入瞭解現今中國大陸多種多樣的文學淵源及發展趨勢。劉心武本人的深思、誠懇和坦率，更使得這篇有豐厚內容的訪問記讀來親切又有深度。

撰文 ■ 李黎

李黎（以下簡稱李）：九年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張華在北京訪問了你。他是第一個從國外回去對你作訪問的人。那篇訪問錄音由我整理出來，登在一九七九年四月號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上。當期的編者「卷頭語」裡說：「這一期最長的文章，是《訪劉心武談中國的新寫實文學》。文藝愛好者，或關心中國大陸的社會生活與文藝發展的人士，一定會同意，本刊用這麼多的篇幅刊登這篇長文，是值得的。」

在這過去的九年裡，中國、中國大陸的文藝，以及你個人的文藝創作，都息息相關地有很大的變化。請你先就這個題目談談你的感受好嗎？

劉心武（以下簡稱劉）：九年了——這次你換個園地發表吧！我覺得主要的變化是：八〇年後走向多元，出現了美學前題完全不同的多種多樣的文學創作；現在已經找不到所謂文學的「主潮」了。在那時候，我的作品，和其他的一些文學作品，被稱為「傷痕文學」，一大批作品跟著湧現，構成一個「傷痕文學」的浪潮。在那以後出現過「改革文學」的浪潮、「知青文學」的浪潮、「反思文學」的浪潮……等等。八〇年以後就逐漸多元，八三年以後就徹底多元化了。我覺得這就是最大的變化。

從「人」的角度關心社會

李：至於你個人呢？

劉：我個人可以說是始終貫串下來的一個作家。因為早期一些寫「傷痕文學」的朋友，後來他們就不怎麼太寫了，我則始終一直堅持下來寫。我的創作也發生很多變化：最早是覺得用小說的形式說一些真話、傾訴一些自己真誠的感受；後來我很快就感覺到，文學本身好像並不能承擔這麼沉重的「任務」；比如說我一開頭，幾乎在每一篇作品中提出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甚至還在作品裡面把那些問題加以闡釋或解決，那根本是文學所不能夠完成的任務。後來創作環境逐漸好起來，提供了從文學上思索或探索，我開始意識到文學應該更多地去從社會的、人生的角度，而不一

定是從政治的角度，來觀察這個社會，作為一個出發點來進行創作。所以我從《我愛每一片綠葉》開始，創作上有了變化；就不再是大聲疾呼式的寫法了，而是採取了從細微處去開掘，像《如意》和《立體交叉橋》，就是我對人生、

對人、和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探索的「結晶」吧！也是我自己現在想起來覺得優點比



較多的作品。

但是後來我又不滿足了。由於後來創作環境進一步的改善、創作園地的增加，以及一大批年輕的作家湧上文壇，很多作家開始進行「唯美」的創作，比如說純技巧的探索，文字的錘鍊……他們對社會、對人生的興趣開始淡化，而轉向對自己內心，或對自己週圍一小部分世界的興趣。在這個情況下，我有一段徘徊。我也試著寫過一些類似這樣的作品，但是我這樣的作品都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後來我又覺得我還是應該發揮我的長處，還是應該有一部分作家比較多的從「人」的角度來關心社會、擁抱生活，這樣就開始醞釀《鐘鼓樓》的創作。《鐘鼓樓》實際上是我在三個角度的交叉點上找文學：一個是文學的本性，它承擔不了太重大的任務，但它可以撞進人的心靈，促進人的靈魂——去誘發人向善、誘發人去思考自己的存在，和自己週圍社會的存在。第二個角度是從我自己創作的軌跡出發，我是走比較寫實的路子，儘管我也從國內過去的作品、新作品和翻譯的外國作品汲取營養，但是我應該發揮我自己的特長——這也是很多讀者承認我的一個基本要素；他們覺得我是一個關注社會、擁抱生活的作家。所以我還是要從「社會」的角度來考慮我的文學創作。《鐘鼓樓》實際上是對北京市普通市民生態群落的一個文學性的分析和開掘。第三個角度，是我自己的個性，我的生活道路相對來說是比較平淡無奇的——當然，從今年開始我也成為不那麼「平淡」的人物了。如果完全從自己個人經歷的角度來提創作的話，那絕對比不了像張賢亮這樣的人。張賢亮很多作品取自於他自己的遭遇，像他寫過去在勞改隊，在最低層的遭遇，我的經歷本身不可能有這麼多的現成的文學性。我之所以能成為作家，主要是我內心活動比較豐富，我比較願意去感受很多事情之後，自己來冥思苦想；對我來說，主要靠精微分析可能取勝。所以我在《鐘鼓樓》的總體攻勢上也採取這樣的打法，我寫的是最平淡的、常態的生活畫面。

短期與長期的寫作計劃

《鐘鼓樓》出來以後，文壇已是徹底的多元狀況了，很多作家也發表了「宣言」，他們的美學前提和其他作家很不一樣，和我的也很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我怎麼繼續往下寫？於是我就有了一個短期打算和長期打算。短期打算是想我乾脆搞一些非常寫實的——當一些作家對「寫實」這個路子感到厭倦、廢棄的時候，我覺得恰恰要更加寫實，發展我「精微寫實」的方向。借用美國前些年的一種「照像現實主義」藝術創作名詞吧，比如畫個婦女像，每個雀斑都畫得非常

準確，但是它確實又和照像不一樣，它給你的衝擊力和真的攝影不一樣。我想在小說創作裡用這樣的嚐試。所以我轉向到紀實性文學的嚐試。

比如一九八五年發表的《五一九長鏡頭》、《公共汽車咏嘆調》，還有一篇注意的人比較少，但是我自己覺得在技巧上超過前兩篇的，叫《王府井萬花筒》，去年發表在《人民文學》。同時從去年開始我在《收穫》雜誌開關一個專欄，叫《私人照像簿》，因為我覺得現在文字多種多樣，隨著國家的開放，信息量相當大了，過去讀者需要通過文學作品來瞭解真實情況、瞭解信息，現在這種閱讀心理逐漸在減退，因為可以通過很多其它途徑得到多種多樣的信息。所以讀者對文學的要求也就更嚴格了。但反過來說，由於他們得到信息的途徑非常之多，因而對通過「虛構」去感受，也不是太感興趣的。在中國開放過程當中，出現這樣一個總體心態：由於得到的信息比過去多得多，便不再是如飢似渴地一定要去追踪文學、或者報上的新聞報導，而是希望自己開出各種途徑。另一方面說，反倒要求知道得更精細、更準確。這種讀者心態，也沒有批評家把它提煉出來寫成文章加以研究。但我感受到了，特別是一批比較有頭腦的文學讀者，他們開始有這種要求。

於是開始做一種嚐試：把最真實的東西，像私人收藏的照片，和我自己內心最真實的一些對人生社會的感受，以及生活中確實有的、活生生的、但不是知名人物的真實的命運的遭際，把它們串合在一起，構成《私人照像簿》這樣一種新的東西。這個專欄出現之後，在文壇上反應是比較冷淡的，沒有出現什麼評論。雖有評論家表示感興趣，但覺得難以置評。首先不知道該歸在哪一類，算是評小說還是報告文學，還是散文呢？因為不同的評論有他的一套美學「儀器」，不知該用哪一套好。讀者反應也不像《五一九長鏡頭》和《公共汽車咏嘆調》那樣得到大量的讀者來信、廣泛的社會呼應。但是我所得到的少部分來信都是非常內行的，那些信本身甚至都有文學價值，只是我沒有徵求這些寫信者的同意，所以不好隨便把它們發表。所以我想我這種試驗也不能說是失敗了。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也不會有具體的回應，包括照片提供者，到最後還會有些我覺得還是很合理的顧慮；所以有時我文章寫好了，但是尊重他們的意見，沒有拿出來發表。現在我發表的十篇都是照片持有者、提供者同意的了。這是我短期的計劃——在「精微寫實」方面，作些哪怕是很基本的試驗。我想對我長遠的創作來說也是很重要的一步。

長遠的計劃，我是打算寫一部反映中國三代知識分

子命運的長篇，其中主要是寫「文化大革命」這一段，知識分子在那時的遭遇。究竟怎麼寫，也是一直在醞釀的。因為這樣一個工程要開工的話，要有一個自己很有信心的總體的美學上的設計。現在我覺得不斷產生創作衝動，在總體設計上有很多各種各樣的想法，不斷的否定一些又重新設想一些、又相激相盪互作調適。這過程被今年年初碰見的不愉快事打斷了，但是在冷靜下來後，由於有更多的時間在家裡看書、來想；而且在這半年的遭際裡，我覺得對社會人生的一些過去沒有看到的方面，有了新的體驗，所以我想可能明年可以開筆。

努力的貫穿下去

整個來說，我是隨著這幾年的文字發展走過來的，起碼在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七這十年的文學，我是一直貫穿下來的一個人，不管寫的怎麼樣。我自己也想繼續的貫穿下去，也希望有一個總體的社會條件，能使得作家貫穿下去。因為——我說到這兒岔出去，不是理論的問題——四九年以後，中國的文藝政策一直搖擺不定，它造成一個很不好的現象：貫穿性的作家非常之少；有的作家幾年裡寫的作品非常有影響，後來由於各種各樣原因就不寫了，從文壇上消失了。比方四九年之後的路翎，由於反胡風運動，他被打成「反革命」，很快地結束了他的創作，這是一個惡性的例子。像王蒙、劉賓雁，他們當時初露頭角表現得很好，後來由於「反右」一下停頓了，一停頓就是二十年，現在這幾年他們當然貫穿下來了，但是劉賓雁是否能繼續貫穿下去，我們當然很關心。他們創作要從五十年代算起，但他們也是中斷過，因此這十年當中他們固然是貫穿下來，但是從作家來說他們不是貫穿性的。還有一些作家，並沒有遭到表面上的打擊，例如茅盾，他四九年後是很受重視的作家，又當文化部長；但也很奇怪，他的小說創作也中斷了，他有社會活動，寫作就停頓了。像沈從文、巴金實際上也是這樣。唯一能貫穿下來的老作家就是老舍。但恰恰是他，「文化大革命」當中成為一具死屍。所以我想從一九七七年以後我們這批作家，應該從自身努力的把自我貫穿下去，從整個社會來說也應該提供一個好的條件。一個作家如果沒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貫穿性的創作的話，是不可能為這個民族提供「精品」的。他可以成為轟動一時的名家，但不可能有大家氣象。當然也並不是說有了這樣的條件自己就一定成為這樣的作家，但總歸如果有這樣的想法、有這樣的條件、有很多人這樣去做，對我們整個國家的文學發展來說是一件幸事。當然有些不能貫穿下去也是純個人的原因，像當

時「傷痕文學」一些寫作的的朋友，他們沒有貫穿下來恐怕不是客觀的原因，而是主觀上後來不想弄了，或者是在文學發展過程當中，他們跟不上文學發展的總形勢——不是說你要去跟別人認同，而是在總的發展情勢下，要作出新的抉擇，不斷使自己創作發生變化。他們可能懶得去變化、或者想變化而變化不了……

李：作家當然是要不間的「寫」，但長期堅持寫作也並非必須的條件。一個「大」的作家，並不需要隨著時代、技巧的變化而跟著寫。比如沈從文，他就寫那一段時代的中國，已經代表出一個民族的精神和美了。如果有一個真正的作家只寫「文革」，寫得好就可以反映那整個時代了。

劉：你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說作家一定要追逐時代最新的題材，或者一定要隨著時代的發展去反映每個階段的風貌。我不是這個意思。一個作家可以永遠寫幾十年前的一個生活畫面，這沒有關係，但是我覺得嚴格地說，一個作家該不斷的創作，當然一個作家可以有一段時間不發表作品——在醞釀一個作品或者惜墨如金；現在有些作家發得太多，我自己是不是有這個毛病，我願意反省一下。這並不是我剛才所要肯定的一種做法。但我覺得一個作家忠於文學的話，應該貫穿下來；在這意義上來說，我對沈老後來中斷創作，還是覺得遺憾。他不一定非要寫新社會或改變他的寫法。我之所以說我不斷調整自己的美學前提、不斷改進自己的寫法，也是因為我是在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當中，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大破壞，在廢墟、甚至文學死屍之上重建文學。參加這樣一個重建文學的新的「文學活動」，特點是像胚胎在母體裡，從精子與卵子的原始結合，頻繁進行細胞分裂，到第十個月胎兒降生。實際上這等於把生物發展的億萬世年的歷史濃縮在這十個月裡重演一遍。我現在所處的這個新時期文學時代，就有這個特點；特別是七七年到八〇年這一段，從最原始的「文學要真誠」、「文學要反映真實情況」、「文學要說實話」開始，重新把中國和外國文學範疇中一切有過的進展過程，壓縮在幾年裡重演一遍。這也是可能有的作家後來不能繼續「發育」下去的原因，也是像我這樣的作家跟著去補課，去很快的把「非文學」的東西排除出去，把真正的文學性的東西生長成熟。所以這是非常時期的現象。你剛才講的是一個太平社會裡應有的景像：社會環境穩定，作家根本不要去管外面的文壇在發生什麼事情，忠於自己的文學前提潛心創作就是了。現在中國有可能出現這樣一個大的好的環境，作家可以成熟地潛心創作。我想我現在也應該爭取進入到這種狀態中去。不過你剛才所說的那種境界，無論從我主

觀還是我所處的環境客觀方面，都還達不到。

李：我想回頭澄清一下你剛才提到的一點。你說現在許多讀者一方面對虛構小說不感興趣，一方面對文學要求希望更精細、更準確；你自己也在嚐試從「精微寫實」到「紀實文學」。可是據我所知，從四九年以後的三四十年裡，「寫實主義」的文學在中國一直是一枝獨秀，有些時期裡幾乎成為圖解政策工具的等義詞。一旦文學政策放寬、讀者有選擇時，便本能地對寫實主義文學反感、心理上拒斥。作者也是走唯美、「出世」的創作路子。可是你又說紀實文學是受歡迎的。這中間是否有矛盾？還是我們在名詞的定義上有含混模糊？

寫實主義不是革命現實主義

劉：你抓到了要害。我們首先沒有確定我們所使用的概念的具體涵意。我們先要界定一些概念，否則這樣的討論會亂成一團。現在我說，我使用的幾個概念是什麼意思：四九年以後主要強調的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寫作方法，一般是不使用「寫實主義」這個符號的。一說「寫實主義」就認為不是指這個「革命現實主義」。當年張華的訪問，這題目本身就成為有人批評我的依據，說：「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作家，應該是用『革命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怎麼可以和外面來的發表談話，他把你寫成是『新寫實主義』？」所以不管是新的還是舊，「寫實主義」這個概念是不可取的。「革命現實主義」這個口號是從蘇聯進口的一個文藝理論概念，其提出、演變有個過程，這裡就不去說它了，免得扯得太遠。四九年以後，中國的文學界是接受這個口號，以此為創作原則的。毛澤東也提出過「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也引起一些爭論。但是除了文革中的某些「革命樣板戲」被認為能達到這「兩結合」境界以外，文學作品基本上都被認為沒有達到。暫時不去討論這個問題。總歸說，當時中國的所謂「革命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到最後被強調到一種非常荒謬的地步，實際上就是完全要「以階級鬥爭為綱」，根據一系列固定的政治和政策的內涵，來塑造人物組織故事寫成作品。我現在所說的「寫實主義」當然不是「革命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意思。我使用的「寫實主義」概念，是和「非寫實主義」這兩個粗泛的概念相呼應的。我現在不想就創作方法進行精密的學術性討論，因為就我自己寫具體作品的人來說，這種口號、創作方法的界定，不是太感興趣的。不過在討論問題時，我不得不作些粗略的考慮。

現在中國總的來說，出現兩大類的創作路子：一是寫實的。以社會、人生、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感

情等等，為作品的主要描述對象，通過這些來表達他要表達的東西。另一種是很明顯的「非寫實」，比較典型的比如像殘雪，她寫些變形的、非現實的景像，她更多是寫內心的獨特感受，呈現出畫面時現實是不一樣的、是變了形的、扭曲的、或者把現實撕碎了再拚接的……。現在愈來愈成為一些年輕作家感興趣的領域。包括某些「尋根文學」，他們並沒有經歷過過去那樣的生活，雖然作了些實際調查、找尋了些殘存的文化遺迹，但實際上是新造出來的「幻景」；比如像鄭萬隆的《老棒子酒館》，三十年代在東北生活過的老作家像駱賓基、端木蕻良他們就覺得當時酒店絕不是那樣的，他們太清楚不過了：房子、桌子是什麼樣的、該賣什麼酒……。鄭萬隆並沒有那樣生活，是虛構出來的，表達他作家內心的一種追求，這當然也是一種很值得尊重的創作方法，但他也基本上屬於非寫實的。我呢，現在總的來說，個人創作比較起來還是寫實的。

李：現在好像有一種「一分為二」的看法，認為寫實的就是比較「入世」的、關懷的，而非寫實的則是「出世」的、唯美的……。你的看法呢？

劉：這種說法不要把它推向極端、不要絕對化。因為非寫實的作品有時候也很可能是作家對現實非常關注、非常關切、非常多的感受以後，所選擇的一種表達型式。所以就非寫實這個方式來說，也不要輕易地就說成他們都是出世的、遠離社會的、不關注大眾人生的……不好這麼講。但在目前中國出現的創作「狀態」來說，確實存在著你說的這種現象，但還不必急於把它提昇為一種道理。目前看來是有一批作家、包括有一批作品內容仍然可以算是寫實的，比如他們緬懷知青時候的某一些生活片斷，他們也可能表達出對社會人生一種退出的態度，他所要表達的並不是社會人生中大家關心的東西，而是他自己內心一些更深遠的感受。阿城就是一個代表。我覺得阿城的作品和殘雪的就不一樣，他的作品是很「寫實」的，但確實像他自己所說的：他寫作是為了安慰他自己的靈魂。他雖然寫的是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或知青的生活，甚至某些細節寫得非常準確，但他主要表達的是超越這一切的一種淡泊、寧靜、與世無爭……的境界，透露出一種道家的氣息。所以不好用「寫實」、「非寫實」來和現在所出現的這樣的作家對社會人生的偏向於「入世」或「出世」等同起來。但在大體上又是契合的。只能這樣說。

李：還有一點：傾向於「非寫實」的作品另一個特點是非常「個人」。我想這也可能是對於四十年來中國文藝政策要求作品面向大眾、一致性、群體性……

的一種反思與反動——我這裡所說的「反動」當然不是大陸上所謂的政治性的反革命「反動」。我之所以追問這點，是想引到下一個題目。你在聖地牙哥加州大學的一場演講中，曾稍稍提到一個「巧合」現象：中國大陸現今的文藝趨向，很相似於二十年前台灣所走過的文藝道路。你能不能作進一步的分析比較呢？

「非寫實」不是件壞事

劉：可以啊，但是我對台灣方面情況並不真正瞭解，對這個問題也沒有研究，所以我主要要偏重於大陸方面的情況。我不敢貿然進行比較，我講大陸方面，有助於大家共同來進行比較。我同意你剛才的說法：大陸出現新的寫實主義作品，跟過去「革命現實主義」口號下那種根據政治要求和政策規定來製造作品是完全不同的，它體現了作家本身對社會人生的獨特看法、獨立思考。不但這樣，還出現非寫實主義作品，這種作品的出現，我個人覺得要拍手歡迎，因為這種你剛才所說的所謂「反動」，實在是對過去那種畸型的文學狀況合理的補充。中國本來就該有這種文學。不僅非寫實主義文學作品的出現是中國文壇的一種新收穫，就是作家的一些新的文學活動方式、新的姿態出現也是值得歡迎的；譬如現在有些作家，他沒有固定職業，確實是真正自由撰稿的，像阿城、北島，他們是所謂「沒有單位」的。還有些年輕作家徒步旅行，用些艱苦的辦法到各地方去觀察人們生活狀況，像馬建。這我覺得也是文壇的一種進步。另外像一些作家覺得不必「文以載道」、作品主要寫給自己看、「安慰自己的靈魂」、自娛，或者寫給自己的朋友看、或者寫給一部分符合他的文學趣味的讀者看。這些作品只要有雜誌願意發表出來、有地方給他印，我覺得也不是壞事情。這也是一種給中國文壇豐富的因素。

現在為什麼在一部分青年作家、青年編輯、青年評論家當中，對「唯美」的、遠離社會的、淡化社會內容的作品，產生特別濃厚的、激昂的激賞情緒？除了你剛才講的因為過去框框太多、路子太窄、搞得乏味而產生心理上的「反動」以外，我覺得也還有這些因素：一個是在目前中國這個大的環境當中，堅持寫實的寫法、堅持用文學作品干預生活關注社會，還不可避免會碰到一些麻煩。這是使一些作家望而生畏的。既然現在多種多樣東西都可以寫，何必選取最困難的一種？這是一個心理原因。另外就是，現在很多作家——特別是年輕作家，急於使自己的作品走向世界，因此他們覺得中國社會現實太獨特了，是個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指導思想，這就很難和外國西方溝通，所以他們覺得乾脆把這點超越算了，乾脆完全

超越了目前中國的現實，可能更容易被外國人、漢學家所賞識。這種心理我覺得有他天真的一面，但也無可厚非，因為中國文壇關閉這麼多年，這些人有和世界文壇溝通的願望，這也是一種善良美好的願望，在剛開始時出現這樣一種心態和做法也不是什麼不得了的事。

文學創作、創新的一個很重大的心理，就是「厭煩情緒」，「厭煩」為人类的創新帶來了重大動力。人們有時急於要變一個辦法，往往不是出於一種忿恨，而是厭倦。所以在經歷那麼一個單調、枯燥的時期之後，一些作家覺得越出奇制勝越好，越和原來的不一樣越好，越「出格兒」越大越好。這樣一種創新狀態有時便會流於一種浮泛的創新，因為真正的創新是很艱難的，僅僅靠厭煩情緒是不行的；再厭煩也要把過去人類和自己積累的過程加以考察，但是他們沒有這個耐心。現在一些年輕作家、編輯和評論家有兩個先天不足：一個是他們對外面世界那麼關切，但他們本身並不掌握一門外語，不能進行直接的閱讀和溝通。第二，他們對傳統文化和已有的東西是那樣的厭倦，但他們並未有系統地學習和研究，包括科班的或者系統的自學過程都沒有，主要是靠一些情緒、靈感、心血來潮即興的聰明……。

「大陸紅了瓊瑤，台灣紅了阿城」

你剛才問的，我還沒答到：為什麼大陸出現的文學態勢和二十年前台灣出現的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我對這種相似之處有所感覺，但為什麼會這樣，我還沒有明晰的判斷。我回想起今年一月份你曾給我封信，講到你一個看法：「大陸紅了瓊瑤，台灣紅了阿城。」你感到很「有趣」，你的「有趣」我感到似乎也包含了「困惑」的涵意。為什麼？我想，在海峽兩邊文學家們都是最敏感的，他們對自己所處的環境總是會發現許多不滿、許多不盡人意之處，因此作家的心理狀態往往是要去補充這個社會的不足。這甚至可以牽涉到全世界作家的創作心態問題。凡是真正的作家總有某一種反現狀的意識，起碼在潛意識裡有。一個滿足的人是不可能成為作家的。作家在社會已經很美好的情況下尚且要去發現人間的不公正、不如意的東西，何況生活環境是有缺陷的、不滿足的。所以我想，台灣對阿城的興趣，據我自己的分析，恐怕是因為過去完全不瞭解大陸文壇的情況，而且一般來說他們看到的也是宣傳的政治、政策概念化的非文學性作品，看到阿城的作品會感到很驚訝，因為阿城的作品是超越政治的、超越意識形態的。另外，台灣的一大批作家和二十年代、三十年代非左翼文學有天然的連繫——

我用「非左翼文學」這個寬泛的概念——他們有的有師生關係、或者當時同在文壇的關係；所以他們很驚訝地發現了他們以為在大陸上已經完全滅絕了的東西。二、三十年代非左翼的文學家，在大陸上生活下來的，基本上他們的文學生涯都被中斷了。沈從文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不但他的作品基本上不印行，幾乎大陸上新的一代到七十年代末期以前已經不知道這麼個作家了，本人也就默默無聞地在故宮博物院裡描古代服飾。所以他們很驚訝地發現：經過這樣一個漫長的歲月以後，這樣一種文學居然還有傳人，不但有直接的弟子如汪曾祺，而且在私人關係上和沈老沒有關係的三十多歲的阿城身上，發現了這種文學新的生機，而且竟然這麼成熟。所以他們產生了激賞。這是我對阿城在台灣這麼受賞識所作的解釋。

瓊瑤為什麼在大陸紅？這邊原來也是禁絕看台灣作品的，同時也禁絕消遣、消閑的作品。當然，對瓊瑤的評價也有人跟我爭論說，那不僅是消遣消閑，還有文學價值；但不管怎樣，就算裡面還融解了一部分社會啊人生啊，還是言情，基本上還是軟性的讀物。這種東西原來在大陸上根本沒有。開放了以後，讀者進入了「文化消費」意識，選擇一些比較輕鬆、不動腦筋讀的東西，瓊瑤作品就紅起來了。

我想誇張一點來說，在台灣文壇上似乎出現——我只能用「似乎」，因為我實在瞭解得不夠全面——一種「左傾」的情緒——當然我這「左傾」不是政治上的，而是一種整體的思想運動的「傾」。這種「左傾」甚至包括從大陸的土地上去找到「真正的」文學，這也是一種「左傾」，因為如果根據國民黨的宣揚，大陸上根本不可能有像阿城這樣的文學，即使有也不要承認他。但他們現在走向了現實，走向政治現實主義：這是大陸的現實，大陸有文學，而且有好的、有值得向台灣讀者推薦的嚴肅的、美的東西。我的「左傾」這是個意思，絕不是指政治立場。他們能超越原來的局限性去看待共產黨下的大陸文壇，把它當作學術性的來看，這是個很好的心態。台灣的雜誌上也發現原來是禁區的東西，像魯迅的研究、作品的介紹分析；還有介紹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我看到馬克的照片、「新馬」的倡導人和後起之秀的照片、介紹他們的文學。我絕不會誤解這些作者政治上的看法，但是他們能心平氣和地把他們看到的現象：共產黨的存在、馬克思主義的興起和發展、大陸文壇等等都當作學術研究的對象來進行研究。用加引號的「左傾」來概括也不準確，我們該想個更準確的符號來概括這樣一種文化現象。

說到大陸，我也要用加引號的「右傾」，這如果產

生誤解，會為大陸一些作家帶來很不愉快的誤會，我也絕不是政治上的意思。他們開始對於一些原來是「禁區」的東西感興趣，比如「非現實主義」、轉向內心開始表現自我、超越政治、超越意識型態……。現在有一批作家的一個大動向就是朝這方向擺動。出現了這樣的作品、這樣的作家、而且這樣作家的生存方式，像我剛才舉的例子；也出現了大量介紹西方的非馬克思主義、甚至非新馬克思主義派的純粹資產階級學者的成果。出現了很多「叢書」，這些叢書率先翻譯的並不是新馬的，按說這樣一個國家開放該從新馬開放起，但卻不，反而倒著來。他們也當作學術研究問題。

海峽兩岸出現這樣一種擺動，都是對原有的「禁區」的一種冷靜的、學術性的進軍。從整個中華文化發展的前題來看的話，我覺得都是好事。當然都有偏頗、天真之處，大陸這方面甚至還有可笑之處，或者因為急不可耐而有不準確、不妥當之處。但是整個來說，是整個中華民族文化開始紮紮實實地和世界文化溝通，而且孕育了一個很大的變動，還是一件好事。

李：這種現象能不能用一個多邊都可以用的名詞來概括，譬如說「自由主義化」，因為都同樣是一種liberalization——思想領域的解放，解放於原先政府權威所設立的禁區。

劉：但是這個符號也不好，在大陸一定會產生誤解。從更大的背景來看，人類現在正在爭取擺脫困境，東西方對話跟這也有關係。我們如果不拘泥於狹隘的定義，也甚至可以說蘇聯、東歐國家也在「右」，西方這些包括最保守的政治家也在「左傾」——都在逐漸把對方看成可以打交道的對手，不像過去，完全封鎖不通。對整個人類來說，這個時代已成過去。在很多個領域都出現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來考察海峽兩岸文壇的動向，也就不必驚訝了。當然我這樣的想法是很粗糙的，不過作家是不可能單純從自己所在的那塊土地、單純從自己所屬於的那個民族來考慮問題。全世界的作家，不管是什麼政治信仰，到頭來都要從整個人類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否則成不了作家。你可以成個政治家或者其他學術領域的專家，但是作家根本的出發點是人類，所以不同政治制度下、不同政治信仰的作家，最後能夠率先對話、進行交流，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為沒有比作家更「人類化」的了。除非他是個政治傳聲筒、宣傳工具。

李：我知道你與劉再復的許多文學觀是相近的，你曾公開表示對他的觀點的贊同。為此，你也曾連續遭到一些保守人士的批評。但有趣的是：同時又有一批年輕的文藝理論家，認為你們的觀點還是保守的、不稀奇的、無需再說了的，他們管你們叫「補課隊」，

說你們是在「辦夜校」，提倡些早已該有的東西。前一種且不去說他，對於後者這樣的批評，你們有什麼看法？

「我們都具有某種過渡性的色彩」

劉：像劉再復這樣的一批中年作家或者文藝理論工作者，在文壇上的作用要這樣來看：一方面，他們——包括我自己——本身都認識到我們具有某種過渡性色彩，這是時代決定的。我們何嘗不願意成為一個穩定的時代的代表人物呢？但我們生活在一個過渡的年代，我們這個民族正在經歷一個最大的變動，而且關係到民族生存；這個變動不可能在短期之內完成，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我們的理論或創作可能帶有某種過渡性色彩，我們有這種自覺感。而這種自覺感又可能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可以高度評價為一種責任感，因為自覺去完成這種過渡的人並不是很多的；另一方面我們自己也承認我們自己的侷限性。所以像「補課」、「辦夜校」也是些調侃的話，如果真是那麼樣低劣的話也就不必做這件事了；實際上所起的作用非常大，也就是說：雖然這些很多東西人類已經把它們認為不是屬於哪一個民族、哪一個階級或者哪一種意識型態的成果，而一種全人類的共同成果，但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有時候還是需要經過一些過渡性的人物來作一些事情，才能夠進行一次民族心靈的啟蒙。

李：不過我對「補課」這個說法倒是解釋成你剛才說過的，在短短幾年裡經歷了文學從胚胎到萌芽、茁壯的時期……

劉：你這樣理解就準確了。這個「補課」不是完全笨重、機械地「補」，而是在比較短的時期內進行迅速的啟蒙，把這個民族本來要花很長時間去完成的事情，在較短的時間間就孕育成熟，所以這些作品是了不起的。包括我的作品也有這個特點。所以它存在的價值和本身的局限性是糅合在一起的。不過我們也都盼望這樣一個階段能迅速結束，然後我們也都能共同享受這個過渡性階段的成果，然後去完全發展我們自己，同時去為這個民族作出比較真正成熟的貢獻。我確實有這個想法。有些比我們年紀大的人就不能理解這種作用，覺得是離經叛道，像劉再復就曾被說是「反馬克思主義」；又因為我支持他，便說我們兩個是「和海外反共輿論結成聯盟」等等，這種種誤解是很荒謬的。有些年輕人，又從另一個角度產生誤解，覺得這些根本沒有必要，他們要直接去和西方世界、西方文學認同，而且覺得別人因此也就認了他們了，可以跨越過這個階段。但這樣就產生出兩個很尖銳的問題：一個是他們脫離了中國廣大的民眾，所以有時候他們

自己轟轟烈烈，但沒有多少人知道他們，因此影響力很有限。另外，西方也不可能在你整個民族背景還沒有開拓變革的情況下，個別承認你個體的價值到那個程度；特別因為這些去認同的人一般來說都不可能用西方語言進行創作，他們的創作母語都還是純粹的中國文字，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也是中國新潮人物的一種過渡性人物。中國今後可能會出現那樣一種作家，他會使用幾種語言來進行創作，與西方交流時無需翻譯，但他傳達本民族獨特的東西；但目前中國這些新潮作家也只是導向那樣作家出現的過渡階段人物而已。所以雙方都是過渡性的，而這過渡性又是由我們所處的這民族的生存狀態所決定的。

李：我們現在來談你「過渡性」以後的文學方向。讀了你近年的作品、尤其是《鐘鼓樓》，我可以感覺到你特別是對市井小人物充滿了一份關懷、寬容、理解，到了結局尤其是溫暖而樂觀。你自認是一個人道主義作家嗎？對於你目前這樣的創作形式，你有沒有要進一步改變、突破的意圖，以便更深刻地觸及、反映現實？

對人道主義切膚的認識

劉：我當然是一個人道主義的作家。但是，對於「人道主義」的想法，我也是在逐步的深化。到一九八六年年年底為止，就是在今年初我經歷的那一場大風浪以前，我的作品基本上都有這樣一個特點：呼喚人與人之間的理解——不但是理解，呼喚「諒解」，所以在我的作品裡，不管寫到多少事情，到最後總是很真誠地把我內心所湧出的一種溫馨的東西滲透在我作品裡，而且我希望讀者在我那樣溫馨的感召下，能更好地去向善、去對待別人。我這樣一種人道主義情緒，現在分析起來，更多的並不是從關於人道主義理論的修養上獲得的，而是從「文化大革命」當中很多慘無人道的現象對我的刺激所衍出來的。這從《如意》那篇可看特別清楚。但是我現在感覺到，正像以前有的作家跟我開玩笑說的一樣：「你的作品之所以還有讓別人覺得不滿足的，是你本人身世還是太順利了，你的內心感受還是比較單純的。」王蒙就曾經跟我講過類似這樣意思的話。他們也開玩笑說：最好也把我打成一次右派，不過不要等二十年後才平反，這樣就對我有好處。玩笑歸玩笑。今年這個《人民文學》所碰到的事把我提進比較大的風浪裡去，而我這次的遭遇有以下特點是他們當年都不具備的：比如說在中國報紙頭版上發新聞點名，是當年王蒙、劉賓雁、張賢亮他們都沒有經歷過的，這事出來後從《人民日報》開始，所有各報都是頭版消息、發評論員文章，《光明日報

》還是頭版頭條。有人提醒我：文革初期也是通過批判《海瑞罷官》，也是《光明日報》頭版，但一開始都還是稱「吳晗同志」，這次《光明日報》新聞提要就是「劉心武」，沒有「同志」字樣。因此這個社會震動是比較大的，大到超過當年他們被點名、被批評的程度。還有就是現在有電視新聞聯播，中斷原來錄好的節目，臨時插進來宣佈這樣一段新聞，這個震動也是很大的。另外中國有「國際廣播電台」，用三十幾種文字向海外廣播，向全世界宣佈這件事。所以衝擊還是很大的。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週圍各種各樣的人對我的態度也有這樣那樣的變化。我因此發現：我原來覺得人與人之間如果不理解，應該可以努力去互相理解，現在我開始覺得有的人我實在不能理解，而有的人也實在不能理解我。因此人與人之間可能存在著一種又要發生直接關係但又互相之間根本不能理解，這作為一種文學研究課題，對我來說是個新的領域。而在《鐘鼓樓》這個長篇裡，居然對這樣的一種人的關係沒有進行探討。這是一個缺陷。另外，我現在感覺到，有的事情是不能諒解的。我在作品裡那麼誠懇的、執著的去呼喚諒解，但我發現在這社會上人世間，有時候別人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諒解你的，而有些做法是非常不人道的。他還不是文化大革命時那種表面的、很容易識破的不人道，而是人的內心一種「人性惡」的東西。原來我有理性上的認識，或者有浮泛的認識，而這次有了切膚的認識。所以我感覺到，作為一個作家、寫小說的人，最好從這方面去探索。我這方面積累了很多嶄新的、對我個人來說比較深刻的經驗，一些生活的、社會的、內心的、情感的體驗、人性的煎熬……這些對我今後創作非常有用。在堅持人道主義這點上我是不會變的，因為人道主義據我理解，最根本的包括以下幾點：它強調人的尊嚴和個性的價值，以人為本，除了分析人類社會各種因素外，還分析人本身的內心、人的本性，人在社會所形成的人性，包括人性中善的一面、惡的一面，以及善惡難辨、善惡交織、亦善亦惡、不善不惡等等。當然人道主義包括了人與人關係的調節，理解和諒解是一種辦法，但「不能理解」這種長期存在的人類之間的現象也值得研究，在某些情況下，你的良知告訴你，已經達到「不能諒解」的程度，這甚至也構成人道主義的組成部分。現在我對「人道主義」的理解比原來更寬泛，而且更深入了。所以我的人道主義創作方向不會變，但是我的作品可能會有新的變化。在《鐘鼓樓》裡我寫了好幾十個人物，其中除了對「龍點睛」很少諒解以外，對其他所有人我都努力去理解和諒解，而他們彼此之間最後也

都趨於理解和諒解。現在看來，若是作為一個短篇，還不失為一種處理辦法，因為短篇有時是人生的片斷，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和諒解也構成我們自己人生體驗當中的很多片斷；但是一個比較大的篇幅，想要比較宏觀的描述生活，如果都是理解和諒解的描寫，便可能會失之片面或過份的樂觀。

李：你前面提到計劃要寫的關於文革的長篇，是不是就會在這方面有所改變？

劉：當然。

李：那麼跟許多其它寫文革的作品會有什麼不一樣？

沒有「懺悔錄」的傷痕文學

劉：可能會有很大不同。現在作品還沒出來，我不急於宣佈它將在哪一方面不同，但我可以拋開自己的創作計劃，來講一講為什麼到現在為止，這些寫文革的作品，都普遍為社會所不滿意。為什麼？因為現在一般的寫文革的作品，都停留在比較簡單地鞭笞壞人、歌頌「好人」，也就是說，把善和惡、迫害者和被迫害者，分成兩塊。這樣的作品當然也是需要的，是人們對文革的第一步認識，但當然是很不夠的。實際上，「文革」是個非常複雜的現象，而且這個現象是個全人類的現象，因為文革曾引起連鎖反應，不光是中國，在法國也有學生運動。尤其在文革初期，發生連鎖性的左傾，把國際共產運動的希望寄託在毛、寄託在「文化大革命」上……。所以我想，首先是要突破這樣一個框框：說文革是好人受迫害、壞人們迫害他們，這樣一個簡單模式。要先從更高層次來分析。另外，文革當中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凡是每一個活下來的人，最後他都不乾淨了。死去的可能有乾淨的，譬如傅雷，他的靈魂可能是清白的。既然沒有死、熬過來的，不可能乾淨。包括被迫害者本身，靈魂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扭曲。因為如果你不寫檢查、不在表面上或強迫自己去和那荒謬的理論認同的話，你無從生存。而中國人——這就要說到儒家傳統了，是最講「面子」的，而中國人過去又是最不願意作自我檢討的，因為他跟基督教文化有很大的區別：基督教文化有個前題是「原罪感」，中國人沒有原罪感，他的一切錯誤、缺點、罪惡，都可以推到別人身上去，文革就最容易推到「四人幫」身上去，或者推到毛的錯誤上去。每個人在文革當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包括那些早期的「紅衛兵」，後來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迫害；「工宣隊」雖是壓制知識分子的，但他本身也受到了。所以這形成一種非常複雜的關係，因此現在為什麼沒有作家宣稱自己寫文革，一個很重大的原因就是現在再那樣一般的寫是不行了，現在你要真寫

就要拿出你的良知，你要突破「難為情」這一關。拿我自己來說是這樣的，如果你嚴格檢驗我在文革當中的表現的話，籠統來說，我在文革當中是個清白的人，但如果嚴格檢驗每個階段的話，很多片斷——比如說批鬥會，我也要參加啊，雖然不是積極鬥人的。

李：到現在為止，我所讀到的關於文革的文學作品，都是血淚史，而無懺悔錄。中國文學裡好像很少「懺悔」的情操。

劉：沒有。在當時那個社會環境裡，我最清楚的是：維繫自己的內心良知，已經到一個非常困難的地步，因此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程度上都出賣過自己的良知，否則很難苟活下來。因此如果真正要寫文化大革命的作品，要超過原來那些作品，就必須要突破這一關，而這一關是現在很多作家不願意突破的。因為突破這一關對自己內心來說很痛苦，這麼去做會遇到很多誤解、冒很多風險，何苦呢？不如轉入唯美什麼的輕車熟路，比較省事。所以現在一般作家對於這個題材不碰，不碰的一個重大原因，不是說文革沒有結論、對文革不可以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而是他越不過「良知」上自我譴責這一關——不光是懺悔，而且需要非常深刻的自我解剖，簡單的懺悔不能解決問題。拿我來說，文革當中很多事情我也很難說我有什麼要懺悔的，但是我可以自己很清醒的認識到，一些人的悲慘命運，乃至於他們死亡，我也是有一份責任的。這份責任我用不著懺悔，但是我的靈魂為什麼被扭曲了？為什麼我成為那種惡勢力當中一個小小的分子？所以我有個構想，原來的構思是個中篇，叫做《我的殺人經過》，講一個在文革當中最軟弱、最善良、最正派、最願意維繫自己內心清白和良知的知識份子，但是在那種情況下——也不是說他起了什麼關鍵作用而造成另一個人死亡，而是他冷靜回想時，另外一個人自殺，他在構成那個大環境中也有他一份責任。我想很細緻地把他內心在每一個參與當中的層次寫出來，用第一人稱來寫，並不是自傳性的，但要把我自己很多生活經驗放進去。這篇基本上已經寫了很大一部分，由於今年這件事，後來停下來了。現在我覺得還很不夠，如果要寫就要重寫。

李：在你的作品中，我看到對於善良人性的希望和肯定，這是不是一種對儒家的「性善」和「仁愛」的認同呢？事實上，中國目前正處在一個新舊倫理價值體系青黃不接的「真空」時代。而你剛才也提到，你最近深一步的認識了所謂「人性惡」的東西。所以你會怎樣面對、調整這種倫理道德價值的重估呢？

孔孟之道是中國社會前進的墮力？

劉：我不搞學術，只是寫小說，勉強叫「小說家」吧！小說家當然也有必要在哲學和倫理方面有所認同。現在我的心情是很惶惑的。這次在哈佛，我和杜維明教授討論了一夜。我向他請教他的「新儒學」想法。我覺得自己的心情很複雜。在他看來，像中國這樣一個有著爛熟的，自己的文明的民族，如果想「全盤西化」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從自己的文化遺產中找到最好的部分，這一部分在他看來就是儒家思想。把這這部分與西方文明的長處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新的民族精神。當然，我的概括可能不準確，大體上我獲得的印象是這樣。他這個說法在理性上現在對我來說還是頗有感召力，但在感性上，我又覺得，我所遇到的種種中國社會前進的惰力，好像又有很多是來自儒家的孔孟之道。舉例來說，把群體觀念強調到一個令人厭惡的程度，這在孔孟之道裡是很明顯的。雖然在孔孟之道的典籍裡可以找到很多句子，你可以把它們解釋成跟西方人道主義沒有多大區別的東西，乃至某些句子和基督教的教義似乎也沒多大區別；但統觀整個孔孟之道，你會感覺到實際上講到的「愛」、「仁愛」、「民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不脫離開一個大的前題，就是一個大的群體前題。而這個群體前題又跟西方的社會契約意識不一樣。我認為西方是既尊重個人自由，又很講究人與人之間的契約，因為這世界不可能一個人生存，即使不情願的也要與其他人共處，大家一定要商量怎麼能每個人保證自由而又不妨礙別人。所以西方的群體意識是另外一回事。中國人的群體意識是群體秩序，像梁山泊排座次就是其中一個體現——每一個人都是秩序當中一把交椅上的；或者在網絡結構當中的個體就是一個網結，起碼是四條線牽著，甚至更多。所以我就深切感覺到：當浮泛提起個體時，提到「愛」、「仁」這些，都不能脫離這個大前題。我讀《水滸傳》時總是感到很不愉快。《水滸傳》的作家究竟思想是怎麼樣，我沒有研究過，施耐庵是否尊崇儒學、受孔孟之道多大影響，我沒有細分析，但就拿這部中國現在認為輝煌的文學成果的書來看的話，有兩點讓我覺得很驚訝：一點是在這部小說裡，他只承認一百零八個人的價值，而這一百零八人的價值是依次向下排列的；最不通的是宋江，因為他排在第一位，小說裡寫到每一個英雄好漢，我特別佩服，覺得武藝特別高強、心靈特別美好的，一見及時雨宋江就納頭便拜。為什麼？他既定的位置便是如此。這讓我很困惑。另外，包括像魯智深、武松這樣很好的人物，小說裡卻寫到他們殺死小和尚、報仇時越過障礙就一刀殺死丫頭什麼的，李逵劫法場，兩把斧一路殺下去……。

作者寫得非常輕鬆。這使我產生這樣的想法：它和西方觀念完全不同。這些被殺的個體，在這世界上完全沒有他們的生存權利，為什麼因為劫法場救人，就要順便把他砍掉？他是不是有母親、妻子在等他回去？他的兒女怎麼辦？施耐庵寫得很輕鬆，完全不在乎這些人的價值。又比如多次寫到賣人肉包子，我始終從小就不能接受，就像魯迅不能接受二十四孝一樣。發現是武松，便解了繩子不殺和好，但吃了其他那些人，就連武松也無所謂，並不因為他們賣人肉包子就產生心理衝激。他並沒有譴責。我卻很關心這包子裡的肉是誰的？當然不是英雄好漢的。這個人為什麼要被做成肉包子？可是這個中國作家非常愉快地、非常輕鬆地寫下來，讀者讀的時候從來不提出疑問。就好像過去人們看二十四孝，從來不想那個「郭巨埋兒」多麼殘酷一樣，覺得理所當然，或者麻木不仁。像這樣的東西已經被認為是我國文學藝術當中高峰性的東西，我現在就找出質問：這種作品究竟在幹什麼？究竟在灌輸什麼東西？這是個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就我切身感受來說，儒家的這種孔孟之道，沒有給中國社會帶來多少好處，到了宋明理學，那就更令我恐怖了。因為我感覺到現在有一些不同意改革、不同意開放、很保守很僵化的人，他們的全部道理，實際上仍然可以概括成這樣的一些話：「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所以我就天然地反感。比如說劉再復，他無非提出一點不算太新穎的看法，但實際上對舊有的文學理論框框衝破了，馬上就有人認為他是反馬克思主義，把這問題看得很大。為什麼呢？他們認為有一種亙古不變的天理，現在你違背了天條。劉再復提出「文學的主體性」、提出以人為主體等等，王若水也是講人道主義、講以人為根本、一切為了人；他們就不能容忍。這不就是「存天理、滅人欲」嗎？雖然他們說自己是堅持維護馬克思主義，但實際上他們的思維邏輯還是儒學的在作怪。因為現在中華民族，在大陸這一塊土地上，總是要解決一個民族貧困的問題——總體的貧困。我來美國發現美國有窮人、有討飯的、流浪的、街頭賣唱的、醉鬼……但是社會整體富裕，這是非常清楚的事。但是中國大陸，雖然也有個體戶的非常有錢，這幾年來隨著改革開放，人民生活水準普遍提高、消費程度提高、家用電器進入許多家庭……有些人相對來說生活是不錯，但他整體是貧窮的，這總體貧窮是一目瞭然的。這個民族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可是還有些人現在不把這些問題放在心上，他總還是用「階級鬥爭為綱」的觀點來觀察事物，他認為考慮你這句話、這篇文章、這些做法，是否違背了某種抽象的理念、那種亙古不變的

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實際上是不是馬克思主義都難說，是他自己想像出來、凝固化了的一種「正宗」的東西，然後用它來衡量，簡直不顧這民族最基本最重大的民族貧窮需要改變的問題。因此我覺得他們的思維也就是這八個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從我的切身體驗當中，我對儒家的東西是非常反感。剛才說的那六個字和八個字，活生生的幽靈還在中國大地上徘徊。可能有些人是非常真誠地覺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或者覺得是該「存天理、滅人欲」，但越真誠就越可怕。

當然，我不做純學術研究，像杜維明先生、和國內有些搞新儒學的，如果他們真能從儒家的學說當中闡發出新的生命使我信服，我也可能會去認同，但現在談不到，現在或是一種很惶惑的心情。像李澤厚，也是從另一個角度提出新儒學，他的概括中有「西體中用」，但「中用」究竟是怎麼個用法，我還在等待他進一步發表他的學說；因為我覺得有的完全可以不用，比方排座次。還有我在愛荷華跟陳映真談後，發現有共同點的，就是不能忽視弱小者和自己不能發言者的存在。在「中用」當中經常把這部分人徹底忽略了，因為中國都是家長說了算，或者輩份高的說了算。當然，「體」和「用」之間的區別也許我沒搞清楚，李澤厚並沒有把「用」字很精緻化，還停在一個大的毛胚上。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在東西兩方面意識型態和文化撞擊的激盪當中，作為一個過渡性的知識份子，我確實有惶惑之感。

李：那麼，你認為新的倫理價值體系該如何尋找？如何重建？

期待「全方位」的開放

劉：我是寄希望於改革和開放。我說的「改革開放」是廣義的，而且按我的提法是先提開放再提改革。開放是全方位的開放，應該允許各種各樣的想法、座標系、新價值的構想……都讓它出來，然後由此個體為基礎的群體進行自由選擇。最後會出來一種新的東西的。不忙先畫框框。比如杜維明教授提出要「嚴正排拒」西方不好的東西，我對這點疑問很多，因為如果先訂下一個明確的前題，哪些要嚴正排拒，憑什麼要由誰來訂呢？而且「嚴正」兩個字令我戰戰兢兢。所以我覺得「開放」就要全方位的，允許各種各樣想法、學說、試驗都存在。另外就是要支持任何一種想改變中國目前這種貧窮狀況的想法，不管是從人文科學角度，還是自然科學、還是工程技術乃至於政治角度，任何一種探索變革的東西都應予以支持；但也都不要急於把模式訂下來，讓它自由競爭、互相消長。所以

我想「重建」是要有個過程。目前來說，不可能存在這樣一個高級工程師，他能夠設計出一個十全十美的方案，然後照著這個方案而行。只有在現在這個大的人文環境裡，容忍、鼓勵開放和改革，才有希望。

李：對於劉曉波的強烈否定中國文學縱的繼承價值的觀點，你有什麼看法？

劉：我覺得劉曉波這種意見，是一代人心聲的一種爆發，所以我很尊重。對他這樣以怪誕的、粗暴的、偏激的、讓人不愉快的方式撒下來的意見，務必要予以保護。他發表在《深圳青年報》上的演講稿像張大字報，使我很不愉快，但我覺得務必不要給他扣帽子、不要壓制他，而是可以請他把他的想法再精緻化、學術化，寫成文章一篇篇發表出來，這對民族會是件幸事。但是他那篇演講裡有些地方我覺得是很好笑的，比如說他否定中國多少年傳統；當然該允許人家否定，問題是有道理沒道理。他的「氣」已經提上來了，但是「理」就很欠缺。記得最後一段他拿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明相比較，他想為中國傳統文化偏於理性，西方是從感性出發，他個人選擇了後者，所以金錢肉慾都是好東西。很多人看了他那樣的粗鄙字眼氣瘋了，但我覺得無所謂，他完全可以在東西文化兩者間進行抉擇，也可以拿些符號去概括他最感興趣的東西。但是我覺得他對前人的研究成果可能了解得不夠。我當然也了解得不夠，我不專攻這個，但他既然專門來談這問題，就該超過我。但據我看到的來說，一般都是把西方文明概括為偏重理性的，東方神祕主義才是從感性出發的。他完全弄擰了。他也可以認為原來學者都不對，那就該重新建構學術基礎，不是這麼喊兩句就能解決問題的。所以這些地方反映他很幼稚，很不成熟。有些人激烈的肯定他也並不反映他的實際情況。他與李澤厚辯駁的文章我沒有仔細讀過，那倒是篇學術性文章，然而裡面也有這樣的毛病，就是他對前人的藝術成果涉獵得不夠，因此很多前題是他想當然的，不是約定俗成的。比如對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區別，他的概括是萬萬站不住腳的。

李：我一看到那篇文章就想到二十年前台灣的李敖。

劉：兩邊都出現這樣的人，我認為可能是受於一種潛在的客觀規律所支配的。

李：就你看來，西方的現代派作品對現在中國的作家有沒有影響？有多大影響？現在大陸有些文學作品，頗似台灣六十年代的一些所謂「受到西方現代派影響」的產物。是不是有類似的情況呢？

劉：現在國內的文學不是孤立發展，是與其它藝術門類一起的；譬如電影、造型藝術、戲劇、音樂等等，形成一個群體，互相溝通。而真正能夠與世界文化率

先溝通的，是那些使用共同抽象符號的藝術門類，如繪畫，再來是電影。為什麼現在新導演有這些觀念？因為真正好的電影用不著翻譯，他使用的電影語言是世界共同的，一放出來就行了。還有作曲——無標題音樂。所以他們率先溝通。但是文學是第二訊號系統，不是直觀的、共同的符號，而中國的創作母語又是特別的不同，不像英語和西班牙語的「不同」。因此相對來說，文學上的所謂「現代派」是最稚嫩的。而文學當中的詩文比較接近抽象符號，因為詩是情緒化、意象化的東西。文學的新生代怎麼獲得西方現代派的影響呢？他們更多的還不一定從西方的翻譯作品中獲得，而很多是從西方電影、繪畫等共同符號當中獲取更多、衝擊力更大，然後通過人類藝術感的一種「通感」移植到文學上來。我覺得這是更大的影響。如果把這個影響算進去的話，他們直接從西方文學上得到的影響並不多，但從西方整體的藝術當中得到的可能非常多。現在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這些年輕的作家在國內看西方藝術的複製品、看西方電影、聽西方音樂，這些符號是人類共通的。我看台灣情形可能也是一樣，當然台灣外語一般比大陸好，但這「通感」起很大的作用。

李：最後，請你談談這回首次訪問美國之行的感受和衝擊。

劉：我雖然是第一次來美國，但近幾年隨著開放，關於美國的信息也比較多，我是很關注的，自己覺得不是太隔膜。我又到過一些其他西方國家以及日本。像我這樣一個比較願意瞭解外面世界的，而且似乎也瞭解到一些的人，衝擊很大。（我覺得現在我所感受到的美國，完全不是我原來所看到的那些材料，或者原來到別的西方國家所產生的那些浮淺的想法所能解釋的。美國的整個社會以及她的文化面貌，是與我自己所在的土地上的是那麼樣的不相同，差異之大超出我的想像。我得等回去再整理我的思緒。特別是我一個人旅行，感受力更多。如果是跟一個中國人的團一起，等於是每天早上重新出國晚上再回國，那就不一樣了。所以感受之大是第一點。第二點是美國非常有魅力。這種魅力究竟在哪，我現在一下子概括不出來。簡單的說是她的多元化、多樣性、提供你無限選擇可能的特點，對我衝擊力特別大。原來雖然從理性上面知道一些，但是一站站這樣走過來，在無數的方面都感受到這點。她的魅力一下子很難形容。另外，我感覺到這樣一個社會，有著非常精微的結構，幾乎是電腦化的感覺——我指的特別是一般的科技角度上的進步。這個非常精微的一面，直到現在很多中國人都不了解。這個社會組織到這樣，很多細緻精微的東西，

我雖然還完全不懂，但已開始意識到。從表面上來看，這個社會用中國的說法是「非亂了套不可」的，但底下有某種很深沉、很精緻的東西。另外，我感受到大體上來說，整個美國對中國的興趣確實非常濃厚，特別是像這麼多名牌大學邀請我這個不會說英文的作家，到這些學府去演講，不但有中國人來聽，也有很多美國人來聽，有很多還並不一定是研究中國文學的，也有不懂中文的來主動跟我接觸，這點是出乎我的意料的。現在美國對中國的興趣這麼濃厚，究竟原因在哪裡，我還沒有完全知透，但我想總歸是一件好事，因為中國現在要開放、改革，與世界文明溝通，美國作為西方最強大最有影響的國家，有這樣的興趣，甚至觸角伸到了中國當代文學方面來，這還是很令人興奮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另外也感覺到還是一下子很難理解這樣一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因此我這次雖然來一個多月了將近兩個月，但一方面因為語言限制、一方面也感覺到這一點，因此主要還是在華人圈子裡活動。真正的早期美國移民後代接觸的還是很少。所以我有重到美國訪問的想法，以更擴大接觸面。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四日，美國·加州·聖地牙哥

(本訪問稿整理後未經劉先生過目，如有紀錄錯誤，由訪問者負責，並向劉先生致歉。)

劉心武訪問記注釋：

路翎：四十年代崛起於重慶極為重要的作家，有明顯的自然主義傾向，作品有「飢餓的郭素娥」、「財主的兒女們」，五十年代初因為以比較上人道主義角度描寫參與韓戰的士兵為題材的小說受到批判，一直沈默到八〇年代再復出，是「胡風反黨集團的一員」

反胡風運動：參照翟志城「起來吧！中國的脊樑」。

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中國著名小說家、劇作家。代表作有《二馬》、《駱駝祥子》、《四世同堂》、《茶館》等多部。「文革」起時因被批鬥，投湖自盡。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三十年代在蘇聯由日丹諾夫等倡議的創作路線，要求內容反映現實光明面、突出正面人物、結尾要「樂觀進取」。

革命樣板戲：「文革」期間，江青「欽定」的八部舞台劇，作為表演藝術效法的典範。

以階級鬥爭為綱：毛澤東闡釋的馬列主義說法，意謂一切皆應以「階級鬥爭」為基準。

殘雪：大陸女青年小說家，作品以荒誕、象徵等為特色，代表作《山上的小屋》，見《聯合文學》第三

十期。

尋根文學：近年來在中國大陸湧現的一批中、青年作家的一個文學流派，以文學重新實現民族文化及個別地域文化，探索其歷史、精神及特色。韓少功、阿城、鄭萬隆、李杭育、賈平凹等均為代表人物。

鄭萬隆：「尋根文學」作家之一，代表作《老棒子酒館》見《聯合文學》第三十期。

路賓基、端木蕻良：皆為一九一〇年代誕生的東北作家。

知青時期：當今大陸作家常寫的一個題材，即文革期間大量知識青年被「下放」到農村及偏遠地區勞動的經驗。

北島：大陸青年詩人，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崛起時，被稱為「朦朧派」。著有詩集《太陽札記》及小說集《波動》

馬建：《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的作者、旅行攝影家。劉心武主編的《人民文學》一九八七年一、二月合刊號刊登這篇小說，被批評為「醜化侮辱藏族同胞」，劉乃被停職。

汪曾祺：江蘇高郵人，一九二〇年生，一九四三年西南聯大中文系畢業，沈從文的高足。文學作品以恬淡雋永的短篇見長，並是一位畫家、書法家。「尋根派」譽之為濫觴人物。《聯合文學》三十一期有其專輯。

劉再復：福建人，一九四一年生，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是該院第一位「民選」出來的所長。劉氏是中國當代著名的文學理論家、散文詩人、魯迅研究學者。他的文學觀的重點是「人」在文學中的主體性地位、作家的歷史使命感、憂患意識和人道精神。他以此對抗馬列教條主義者倡導的「人是階級理念的附屬物」的說法。

《鐘鼓樓》：劉心武於一九八五年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描述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這天上午五點到下午五點，在北京「鐘鼓樓」一帶的幾家居民發生的許多事，以一個生活剖面豐富而細膩地描繪出北京城的歷史沿革、今日北京的日常生活與社會心態。此書曾獲第二屆「茅盾文學獎」。

《如意》：劉心武寫於一九八〇年的中篇小說，寫一個滿清「格格」與一名善良的校工在晚年的一段「黃昏之戀」。曾被改編拍成同名電影。

《人民文學》事件：即指一九八七年初因馬建的小說而引起的一連串收回雜誌、編輯檢討、主編停職等等。

工宣隊：「文革」期間，各級學校「停課鬧革命」，由工人隊伍開進校園管理校務並宣傳「馬列毛思想」，簡稱「工宣隊」。

人間出版社

●理想·知性·信譽

八五年後，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趨勢下，人間出版社決心以她的理想，知性與品質，和讀者一道，共同建設優秀、豐富的出版文化。

●郵購單冊85折，五冊以上8折，五冊以內每本請另加掛號費8元，一律掛號寄書。
●歡迎親自駕臨選購，人間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02)7091920-3
●另徵義工及駐校代表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input type="checkbox"/> 非洲人間	水禾田著	定價150元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人與土地	阮義忠著	定價280元	郵購238元
<input type="checkbox"/> 植物之美	陳月霞著	定價500元	郵購425元
<input type="checkbox"/> 讓我牽著你的手	李文吉等著	定價150元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影像新銳	阮義忠等著	定價190元	郵購162元
<input type="checkbox"/> 留下來的影像	洪裕正著	定價300元	郵購255元
<input type="checkbox"/> 胡商棟訂用版	陳映真著	定價100元	郵購85元
<input type="checkbox"/> 第二種忠誠	劉賓雁著	定價150元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人妖之間	劉賓雁著	定價150元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人血不是胭脂	劉賓雁著	定價150元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金水橋	王拓著	定價150元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台北，台北(上、下冊)	王拓著	定價500元	郵購425元
<input type="checkbox"/> 牛肚港的故事	王拓著	定價200元	郵購170元
<input type="checkbox"/> 在血泊中航行	鍾喬著	定價80元	郵購68元
<input type="checkbox"/> 創意編輯	沈怡譯	定價320元	郵購272元
<input type="checkbox"/> 公書大輸出	楊憲宏等譯	定價120元	郵購102元
<input type="checkbox"/> 卓別林傳	邵君牧譯	定價130元	郵購111元
<input type="checkbox"/> 布萊希特傳	李健鳴譯	定價210元	郵購179元

請您在欲購之書前方格打「」，謝謝！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本戶存款由郵局收存，此項存款不收利息，此項存款不收利息，此項存款不收利息。但憑本單開收，請勿撕開。作收據用。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姓名	住址	電話
寄	款	人

新台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字並於數末加一零字)

人間出版社

收帳號	11746473
存款戶	人間出版社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手續費 元 火 元

經理：
副經理：
主：
管：
管：
主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登帳編號	工作站號
------	------

手續費 元 火 元

經辦局號	帳號	日期	存款金額
------	----	----	------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據號碼：
局號：

新台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字並於數末加一零字)

人間出版社

收帳號	11746473
存款戶	人間出版社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手續費 元 火 元

請注意：一、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二、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三、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四、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五、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六、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七、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八、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九、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十、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十一、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十二、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十三、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十四、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十五、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十六、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十七、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十八、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十九、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二十、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二十一、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二十二、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二十三、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二十四、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二十五、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二十六、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二十七、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二十八、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二十九、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三十、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三十一、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三十二、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三十三、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三十四、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三十五、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三十六、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三十七、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三十八、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三十九、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四十、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四十一、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四十二、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四十三、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四十四、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四十五、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四十六、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四十七、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四十八、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四十九、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五十、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五十一、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五十二、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五十三、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五十四、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五十五、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五十六、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五十七、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五十八、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五十九、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六十、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六十一、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六十二、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六十三、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六十四、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六十五、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六十六、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六十七、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六十八、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六十九、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七十、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七十一、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七十二、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七十三、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七十四、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七十五、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七十六、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七十七、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七十八、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七十九、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八十、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八十一、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八十二、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八十三、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八十四、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八十五、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八十六、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八十七、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八十八、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八十九、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九十、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九十一、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九十二、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九十三、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九十四、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九十五、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九十六、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九十七、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九十八、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九十九、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一百、存款人應將存款單存根及存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即向本行掛失。

人間出版社

理想 • 知性 • 信譽

1. 理想
出版工作者沒有理想，劃分了出版家和出版商的差別。人間出版社刊行的人間雜誌，具體說明了人間出版社的理想性。

2. 知性
好書的原點是好的著作。人間出版社和台灣、北美、香港、大陸最優秀的文藝、思想、社會、政治方面的作家，有最好的聯繫。

3. 信譽
人間出版社有適當必要的資金，也有建立在理想和知性上的高度信譽，值得你依賴和支持。

國外訂閱價格：

地區	1年		2年	
	NT	US	NT	US
港澳區	1696元(水運)	60.6	3232元(水運)	115.4
	2404元(空運)	86	4648元(空運)	166
亞洲區	1900元(水運)	68	3640元(水運)	130
	2644元(空運)	94.4	5128元(空運)	183
歐美區	1900元(水運)	68	3640元(水運)	130
	2872元(空運)	102.6	5584元(空運)	199.4

● 國外訂閱人間雜誌，請將地址與姓名以中英文書寫清楚，連同劃撥單寄回本社即可。(支票抬頭請指名Ren-chian Magazine)

Ren Chian Magazine .
NO, 8, LANE 737, TUNG-HWA, S. RD., TAIPEI
TAIWAN, R. O. C.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通 信 欄

新訂戶 續訂戶編號 _____

訂戶姓名： _____

訂閱日期：從 _____ 年 _____ 月起至 _____ 年 _____ 月止。金額 _____ 元

電 話： _____

地 址： _____

職 業： _____

請開收據 不開收據

收據地址： _____

收據抬頭： _____

統一編號： _____

● 一年訂費1480元 半年訂費750元
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全年120元)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PHILIP



VR9664

- 飛利浦超高畫質超合金“H8NT” 6磁頭 (影像4聲音2磁頭)
- MIS立體聲接收及SAP雙聲接收
- HI-FI STEREO立體聲真輸出輸入
- 24項全位遙控
- 數位式軌跡遙控
- 21天8節目標約, 可電腦遙控設定預約程式
- 全功能電腦螢幕顯示, CATV接收能力
- 白階補償細部強化迴路層次分明, 畫面更清晰

VR9645

- 飛利浦超高畫質超合金“H6NT” 數位4磁頭
- 數畫面(PIP)可任意放置於電視螢幕四角
- 電視畫面功能(DIGITAL TV MEMORY)
- 45項全功能數位遙控
- 21天8節目標約, 可電腦遙控設定預約程式
- 全功能電腦螢幕顯示, CATV接收能力
- 白階補償細部強化迴路層次分明, 畫面更清晰

VR9642

- 飛利浦高畫質超合金“H4NT” 4磁頭
- 白階補償細部強化迴路層次分明, 畫面更清晰
- 41項全位遙控
- 21天8節目標約, 可電腦遙控設定預約程式
- 全功能電腦螢幕顯示, CATV接收能力

VR9625

- 最新高畫質超合金“H3NT” 3磁頭
- 數位式軌跡27項全功能數位遙控
- 超大型多功能電腦顯示幕
- 節目式預約
- CATV接收能力

VRP25

- 飛利浦高畫質超合金“H2NT” 雙磁頭
- 微電腦螢幕顯示(OSD)
- 14天4節目標約
- 全自動自動迴帶系統
- 靜止畫面穩定無雜訊
- 分格畫面, 邊看邊找
- 叫快速找尋系統方便無比

VP9021

- 高畫質高畫質畫面處理迴路
- 前方自動上帶, 自系統
- 數位式向級系統穩定
- 全國首創自動迴帶系統
- 靜止畫面穩定無雜訊
- 分格畫面, 邊看邊找
- 正逆向快速尋找無雜訊

飛利浦超高畫質錄放影機 放眼彩色視界，重現自然原音

視界多彩，盡入眼底
原音無瑕，盡在耳際

飛利浦超高畫質錄放影機，獨具先進六磁頭及立體聲音響設計，能將畫面，聲音百分之百轉化，影像犀利出色，音質完美純真。神遊於繽紛世界，忘我於自然原音，飛利浦超高畫質錄放影機，將帶給您前所未有的生活享受。

PHILIPS — TAKE A CLOSER LOOK

現在買，當場送

即日起至77年2月16日止
買飛利浦彩色電視或錄放影機，隨貨附贈法國皮爾卡登高級對筆。



台灣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 (有關產品及全省經銷商地址之詳細資料, 請電本公司各營業所洽詢)
 台北市敦化北路150號 ☎ 7155105 新竹市中華路581號 ☎ (035) 265894 台中市三民路二段44號 ☎ (04) 2242790
 全省展示中心: 台北市中山路248-246 ☎ (02) 9247647 高雄市五福路299號 ☎ (07) 5515671 經理服務中心: 台北市民權路479號 ☎ (02) 7

讀完這一期人間，如果您有一份激動和感銘，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實踐您的理想·愛和希望。

-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半年6期750元。二年訂閱特價：2800元
- 台灣地區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 / 半年700元
- 請附學生證影本直接寄本社。二年學生訂閱特價：2600元
- 永久訂戶：16,000元
- 優惠全年訂戶：凡在77年1月31日前訂閱一年者，可獲贈「公營大輸出」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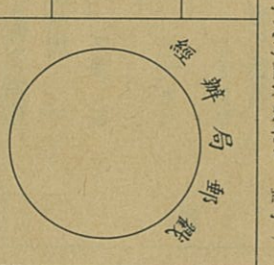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帳號	10087910	帳號未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0。
戶名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姓名	住址	電話
	(郵遞區號)	



主管： 經辦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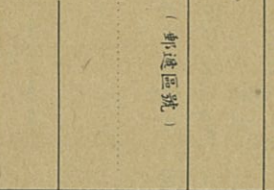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帳號	10087910	
戶名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姓名	住址	電話
	(郵遞區號)	



主管： 經辦員：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手續費	

登帳

登帳編號

手續費	

工作站號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務請於交換詳細填明，以免誤寄。二、依時交換，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自行負擔。三、因電話故障或因通知不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四、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俟通知後，存款人應於通知時，將存款單及印章一併帶回，以便換領存款單。五、本單不作為收據，存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為收據。